

花雨 636



我的爱情浅

内容简介

不解风情的呆头鹅，大笨牛！

明明靠着“拈花惹草”的功夫享誉国际，
为什么却不懂得“有花堪折直须折”的道理，
而要硬生生把她这朵娇美动人的花儿往外推咧
好吧，就算当初他是不忍心摧残“国家幼苗”好了，
可经过这几年，她都已经从小女孩长成大女人，
又主动扮演“辣手摧草”的角色把他给“强了去”，
他们之间总该没有任何阻碍了吧

一校意见：	二校意见：
打分：	打分：
政治：	政治：
色情：	色情：
处理：	处理：
签名：	签名：

封面小语

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
别人的爱情海深，
我的爱情浅……

封面构思

现代俏皮美少女

1

“踹死你 踹死你 踹死你！”

踢、踢、踢！

砰！砰！砰！

“呜——不要再打了啦 呜——”

“我问你 你以后还敢不敢欺负小白？”

“不敢了 不敢了——呜——”

哗！好凶的小女生！

钟振毅跨在他的烂脚踏车上 旁观着公园游乐区的一幕 心里直想笑。

事情是发生在半个小时之前 他骑着老妈的老爷脚踏车 经过家附近的公园时 齿轮链子脱轨了。

这部脚踏车的年纪跟他一样大 在他们钟家服役十六年了。虽然同学现在下了课都偷骑机车 只有他还在踩脚踏车 实在很不——可是看着这辆二轮车实在劳苦功高的分上 他还是很认命地找了个空地停下来 开始修脚踏车链。

午后两点半 ,盛夏艳阳最是咬人的时候 ,他把车子牵到一排灌木丛前 ,勉强寻求一些微薄的阴影。

“啾——啾——啾——”一阵狗狗的哀叫声从树丛另一端传来。

他一时好奇 ,缓下修车的动作 ,抬起了头去看。

原来另一端是一个儿童游乐区 ,有沙坑、翘翘板、溜滑梯和秋千。

有两个小男孩 ,大约十岁左右 ,其中一个用塑料绳套住了一只流浪狗的脖子 ,另一个人拼命用脚踢它 ,踢得它唉唉惨叫。

小鬼头！懒得理他们！

他这个年纪的大男孩 ,刚从童年期踏入青春期 ,满心以为自己是成熟的大人了 ,最讨厌和那些“不懂事的小孩子”打交道。

而且那是流浪狗 ,又不是他家养的狗 ,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钟振毅酷酷地撇了撇嘴 ,蹲下来继续修车。

不一会儿把链子拉回正轨 ,跨上车座 ,准备走人了。

“陈汉民！张志文！”尖锐的童音响起。

一道粉蓝色的小身影远远从公园门口飙过来 ,刮到两个小男孩的身旁。

他还来不及看清楚粉蓝洋装的小主人长什么样子 ,

她已经弯身抓起一把沙子 ,扔向套住狗狗的那个小男生。

小男生眼睛进了沙子 ,痛叫了一声 ,捂着脸溜掉了。

踢狗的那个小男生本来也想溜 ,却被“粉蓝洋装”给绊倒在地上。

下一秒钟 ,就是那阵“踹死你 ,踹死你 ,踹死你”的正义之声。

真是厉害！钟振毅不禁失笑。粉蓝洋装还矮了她的对手一个头 ,对方又人多势众 ,她居然以一敌二 ,大败恶童双人组。

“还赖在地上坐什么？还不过去跟小白道歉。”清脆的童音似银铃一般 ,清灵灵地嚷着。

受害者苦着脸。“不用了吧？它只是一只狗——”

不妙！钟振毅听他竟敢如此胆大包天 ,心里才暗叫一声 ,果然那个小男孩又得到报应了。

砰砰！马上两脚又踹下去。

“狗又怎么样？狗也听得懂人话！还不快去！”

小男生不敢再造次 ,哭丧着脸 ,转向一旁畏缩的大白狗。

“对不起——”

白狗方才被他欺负得狠了 ,见他走过来 ,连忙缩着

脑袋和尾巴 ,不敢嚣张。

小女孩看到 ,心里又有气。

“大声一点 !”

“对——对不起 !”

“叫什么名字 !”

“小白。”

“小白怎样 ?”

“小白对不起 !”

“哼 !”

“我——我可以走了吧 ?”

“下次再被我撞见你欺负小动物 ,当心我一拳揍扁你。”

小男孩发现她已经有放人的意思 ,哪里还客气什么 ?一转眼跑得比飞的还快。

哈哈哈哈哈——钟振毅在灌木丛这一侧笑得直打跌。

好凶的女生 ,连比她大的男生都怕她 ,将来长大一定不得了 !

“大哥哥 ,你在笑什么 ?”冷不防一个甜甜的声音在他身旁冒出来。

钟振毅吓了一跳 ,方才那个小女生竟走过来 ,和他隔着一道灌木丛相望。

她好娇小 , 头顶只及他的胸口 , 尤其他现在又跨在脚踏车上 , 更是比她高出一大截。

她看起来才六七岁 , 头发用蓝色蝴蝶结扎成两个马尾 , 水灵大眼闪着好奇的神采 , 粉红色唇瓣噙着开朗的微笑 , 神情一点都不怕生。看她粉嫩粉嫩的俏样儿 , 怎么都不像是刚痛扁过两个手下败将。

他一时有点不敢相信 , 这个笑容甜甜、嘴巴甜甜的小女孩 , 就是刚才那个整治得人说不出话来的“恰北北”。

“大哥哥 , 你的车子坏了吗 ?”小女孩盯着他手上的油污 , 一脸好奇。

被她一问钟振毅才醒悟 , 他还得赶着和同学碰面 , 一起去撞球间打弹子呢 ! 谁有工夫理这种小鬼头 ?

他头一撇 , 酷酷地哼了一声 : “对。”

“我的手帕借你。”女孩掏出小巾子 , 隔着灌木丛递过来。

手帕上的娃娃图案差点让他吐血。

“那种手帕是小孩子在用的 , 我们大人才不用。”他不屑一顾。

“真的啊 ?”小女孩咬着下唇 , 一副很难过的样子。

看她这副模样 , 恁是铁石心肠的人都会软化。

“你刚才不是很怜北北吗？怎么现在又这么好心了？”他忍不住逗起她来。

“噢，被你看到了。”小女孩很不好意思地摸摸马尾。“都是陈汉民和张志文啦！他们最喜欢欺负小白、小黄和小花了，以前我只是听同学说，今天亲眼看到了，当然要替它们报仇！”

原来公园里除了白狗之外，还有黄狗和花狗，他以前倒没注意过。

“他们有两个人，你不怕他们联手打你？”他好奇地问。

“才不怕呢！陈汉民和张志文最‘肉脚’了，他们才打不过我。”小女生鼓颊瞪眼的，神气极了。

钟振毅又有一种失笑的冲动。

咳咳！不跟她扯了。

“我有事，要走了，你自己去玩吧！”他握稳把手就想骑开去。

“哥哥，你的头发为什么是那种颜色的？”小女孩清脆的声音唤住他。

他下意识摸摸褐色的头发，很骄傲地回头。“怎么样？好看吧？我昨天去染的，这个颜色叫做‘古铜金’，就是在大太阳下看起来会变成金色的意思。”

“喔——”小女孩抓起自己乌溜顺长的马尾 ,再瞧瞧他的褐发 ,反复两三次之后 ,终于了解地点点头。

“好了 ,我要走了 ,不理你了。”他又想骑开来。

“哥哥 ,你叫什么名字 ?”

她问题真多耶 !

钟振毅本来不想理她 ,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还是停下步伐 ,不耐烦地回答了。

“我的外号叫‘牛仔’ ,兄弟们都这么叫我。”人在江湖混 ,当然要留下名号。

“‘孤——孤儿’。”女孩困难地随他发那个闽语音。

钟振毅险些跌倒。

“你才是孤儿 !”他破口大骂 ,“‘牛仔’ ,听见没有 ? ‘牛仔’ !”

“孤——孤——”

眼看他又要变成“孤儿” ,他只好换个方式指导她 :
“闽语的‘牛仔’就是‘阿牛’的意思。”

“原来是阿牛哥哥。”小女孩松了一口气 ,转眼又很委屈。“我们家是外省人 ,我不会讲闽语。”

“那你刚才又怎么会讲‘肉脚’ ?”肉脚是闽语里“很蹩脚”的意思。

“我们邻居有讲过 ,我就学起来了。”小女生眨眨眼

翘的睫毛 ,可爱极了。

“外省囡仔 ,连闽语都不会讲 !”他嘀咕两声。

“哥哥 ,你为什么叫‘阿牛’ ?”小女孩又甜甜地问。

在她稚嫩的眼里 ,还不会分辨什么俊酷美丑 ,只知道这个大哥哥看起来又高又壮的 ,连她哥哥都没有他高呢 !

不过这也是当然啦 ,他看起来比她大很多 ,可能也比她哥哥大吧 !等她哥哥长大了 ,不知道会不会像这个阿牛哥一样壮壮的 ?

“那还用问 ,当然是因为我的体格跟牛一样强壮。”说起自己的体型 ,钟振毅就很得意。

在同伴之间 ,他不算最高的 ,可是骨架子宽大壮硕 ,虎背熊腰 ,最适合跟人家出去干架。而且他现在虽然不太高 ,才一百六十多公分 ,将来还有很多发育的空间 ,要长成一个高伟俊挺的帅哥 ,绝对不成问题。

“哥哥 ,你长得也很像大黄牛呢 !”

他皮肤晒得光亮亮的 ,眉毛黑浓而粗 ,一双眼睛不怎么大 ,再配上方方的国字脸 ,看起来就像故事书上忠厚老实的庄稼汉 ,尤其他又叫阿牛 ,不是天生适合种稻耕田吗 ?

小女生笑得眼睛眯眯的 ,越看他越有亲切感。

钟振毅差点跌倒。他五官这么帅又这么酷 ,这个不长眼的臭丫头居然说他长得像牛？去！

“小孩子没有审美眼光 ,懒得理你。我要走了 ,掰掰。”这次他再不停留 ,骑着脚踏车离去。

“哥哥 ,‘掰掰’是什么意思？”身后 ,童稚的叫声仍一路追着他。

她的问题真不是普通的多 ,钟振毅连头都懒得回。

“哥哥 ,我的名字叫仙仙 ,你要记住哦！”

谁问她名字了？真鸡婆。

“哥哥再见——”

他骑出公园区 ,转了个弯 ,终于消失在小女孩的视线里。



喀隆、喀隆、喀隆。

喀喀喀喀——

哎呀 ,链子又脱轨了！

脚踏车上的男孩把车子牵到公园的一处树阴下 ,挫折地踢了踢轮胎。

这台死老爷车 ,真是欠修理！幸好他再骑也没有几天了。阿海家里帮他新买了一部重型机车 ,进口的哦！

原本的那台一二五答应送给他。

钟振毅甩了甩头 ,用一种从电视上看来的帅气姿势拨开红铜色头发。

本来嘛 ,无功不受禄 ,更何况是好几万的机车 ,可是以他妈妈当大楼清洁工的薪水 ,赚到他成年也赚不到一头五十 CC 小绵羊。而阿海家里有钱得要死 ,独门独栋的花园别墅里 ,随便一颗奇石就价值两三百万。那台二手机车他如果不接收 ,八成也是送进破车场的命 ,既然如此 ,他就要了吧 !

起码以后出去飙车 ,不必再坐在别人的后座了。

“阿牛哥哥 ! 阿牛哥哥 !”一声娇娇甜甜的叫唤由远而近 ,快乐地奔到他身前停止。“阿牛哥哥 ,你的头发又变颜色了。”

钟振毅捻着一手油污 ,愕然抬头。白花花的阳光让他没有在第一时间认出小女孩的脸。

“啊 ! 是你。”之前那个为狗伸冤的小家伙嘛 ! 她居然还记得他 ,还自动把他的绰号翻译成国语版。

“阿牛哥哥 ,你在干什么 ?”小女孩讨好地蹲在他身边 ,陪他一起检查锈渍的脚踏车链。

今天她穿着一件苹果绿的小洋装 ,两束马尾扎着同色系的缎带 ,像一株新春初绽的小嫩芽。

“没干什么。”如果被同伴发现他居然和一个不满七岁的小女生“来往”，他准会被笑爆大牙。

“噢——”小女生声音拖得长长的。

太阳在慵懒的午后时分散放着威力，热浪熏鸣着榕树上的知了，残暑即将被蝉声催尽了。

绿树阴浓夏日长，空气间偶然捎来几丝凉意，吹拂着好奇热情的小娃儿，和一脸憨实却硬是装酷的大男孩。

静寂的时光，仿佛会这般无尽延伸下去——

“好了！”钟振毅欢呼一声，拍拍裤子站起来。

“裤子脏脏。”小女生提醒他。

“我要去找我同学了，你也赶快回家吧。”

“哥哥再见。”小女生跟着站起来，挥开一只小手。

钟振毅侧头送上一瞥。

“再见——你手上拿的那个是什么东西？”

“噢。”小女生连忙举高右手的塑料袋献宝。“花花哦！我捡到花花。”

花！

钟振毅心中怦地一跳，左看看，右看看。确定没人！大家都躲在家里睡午觉去了，不会有人看到他很没有英雄气概地陪一个小女生拈花惹草。

他放心地蹲到她身边来 ,掩不住眼里的雀跃。

“借我看看。”

“好 !”小女生大方地递给他塑料袋 ,灿烂的红彩从袋口里探出来。“阿牛哥哥 ,你也喜欢花花吗 ?”

钟振毅像听到什么侮辱似的 ,涨红了脸。“谁跟你说我喜欢花的 ?这种摘花拔草的事是你们娘儿们才会做的 ,我们大男人才不屑哩 !你要是敢出去对别人乱说 ,小心我扁你 !”

小女生被他的恶形恶状吓了一跳 ,连忙退开一步。

钟振毅看着她怯怯的表情 ,不禁有点罪恶感。

“我只是借来看看而已 ,又没有说我喜欢。”他不情愿地放缓了语调。

看见他又恢复成那个黝黑憨实的大哥哥 ,小女生的勇气重新回笼了。

“哥哥 ,这个花好漂亮哦 !”

这是一株大轮种的玫瑰 ,市价可不便宜 ,小丫头不知道去哪里捡来的 ,运气这么好 ?钟振毅心里又妒又羨。

“你在哪里捡到的 ?”

玫瑰的花形相当完整 ,颜色鲜红艳丽 ,根须上还粘

着黑色的培养土，整株就这么乱七八糟地塞在塑料袋里。袋子看起来也像临时找来的，袋身上还沾有一些面包屑。

“在外面的马路上，有一辆大车开过去，它就掉下来，被我捡到。”小女孩指着公园口，脸蛋兴奋得红扑扑的。“那个盆盆破掉了，我就去找袋袋来装。”

八成是从运送花木的发财车上掉下来，被她运气好遇到。钟振毅恋恋不舍地多望了一眼，狠下心来往前一递。

“好了，还你，我要走了。”想了一想，他还不太放心。“你会不会种玫瑰啊？”

可不要一带回家就让她给玩死了。

“我会啊！”小女生骄傲地挺起胸膛。“我刚刚就是在挖土土，要带回家种。”

钟振毅顺着她指的方向望过去，差点昏倒。

她居然去挖儿童沙坑的沙子，想种玫瑰花！她以为她在种西瓜吗？

“玫瑰用沙子种是种不活的啦！”他的语气比想象中更气急败坏，真是浪费这么一株漂亮的大轮种。

“啊？”小女生愣住，“那——那——我去买，我有二十块钱哦！”

二十块钱能买什么？

“只有这种漂亮的花花草草才能卖钱嘛！你有看过又脏又臭的黑土也能卖钱吗？”

小女孩垮着脸摇摇头。在她年幼的想法里，确实没见过有人在卖土的。

钟振毅在心里挣扎一下，“你去公园的花圃里挖一点土带回去啦！用那种土养，应该养得活。”

“好。哥哥，你刚刚说这叫做什么花？”

“玫瑰。”

“原来它叫做‘玫瑰’啊。”

“玫瑰还有分品种，你捡到的是大轮种玫瑰，花形比较大。它现在还只是半开状态而已，等它整个全开了，花朵的直径大概会有十几公分，很大很漂亮的。”

谈到自己最喜欢的花草泥土，钟振毅黝暗的脸庞霎时神采飞扬起来。

“十几公分是多大？”小女生听得一愣一愣的。

“大概就我的手掌这么大。”

“哇！那很大耶！”

“对啊！”钟振毅骄傲地点点头，仿佛他才是花主人。
“另外还有一种中轮种玫瑰，花形比较小，不过一根枝条可开三到八朵花，不像这种大轮种玫瑰，通常一枝开一

朵就差不多了。小轮种玫瑰的开花性又更强 ,还有一种叫蔓玫瑰 ,不过这里的气候太炎热了 ,不适合栽种这种玫瑰。”

小女生清俏的眼睛越瞪越大 ,眼底写满崇拜的光彩。

“哥哥 ,你好厉害哦 ,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 ?”

钟振毅不禁狼狈起来。

他自己也不知道 ,为什么从小就对这些翻土种花的事情特别感兴趣。

比起飙车干架 ,种花弄草实在不太酷了一点。害他每次到学校图书馆查查有没有新进的园艺书 ,都得偷偷摸摸的 ,以免被那票死党看到了 ,笑话他娘娘腔。

“因为我是天才 !”他恶狠狠地警告她 :“你不可以去外面胡乱说 ,知不知道 ?”

“好。”小女生也不管他的意思是什么 ,一律甜甜地应了下来。

“你回到家之后 ,找个盆子把玫瑰花种起来 ,记得要放在光线充足的地方。”

“好 ,我把它放在阳台上。”

“你们家阳台晒得到太阳吗 ?”

“我们阳台外面有架子 ,可以种花。”小女生踊跃提

供消息。

钟振毅大摇其头。“不行不行，玫瑰喜欢光线充足但是凉爽的地方，你天天让阳光直射它，一下子就把它晒死了。”

“那——那我把它放在客厅里。”

“客厅光线够吗？它一天要照上六个小时的光。”

“那——那——”小女生彷徨起来。半晌，她眼睛一亮，小嫩手把花苗提得高高的。“那阿牛哥哥帮我种！”

如果可以，他当然想自己抢回家，哪轮得到她？

可是，想到家里那不到七平米的客厅，阴暗而霉湿的气息，他叹了口气。

“我家没地方种。”

“噢！”小女生又垂头丧气起来。

看这花，多红多漂亮，她不要把它种死掉啦！她要它开很多很多的花，将来生很多花宝宝。

钟振毅四处看了一圈，脑中灵光一闪。

“跟我来。”

于是一大一小两道影子，钻向公园后方人迹稀少处，那里有一区高高低低的灌木林，其中一个秘密基地是他有一回心情不好，乱钻乱闯时发现的。

两个人矮着身子，在灌木丛中左钻右闪，他一面还

得回头替她拨开勾到头发的矮枝。在林木中钻了一会儿，他奋力一拨——

眼前豁然开朗。

“当当！”他得意地挥了挥手臂。

“哇——”小女生敬畏地低语。

其实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啦，顶多就是浓密的灌木丛中央，有一小块空地，约莫可容纳他们两个栖身，由外园看来，由于矮木包围，看不出来中间还别有这块小天地。

“我们把玫瑰种在这里吧！树丛不会挡到它的光线，土壤湿度刚刚好，正午时分又有一些树影可以遮阴，很适合玫瑰花生长。”

“好啊好啊。”小女生只是来当跟班的，阿牛哥哥说什么，她当然都点头应好。

于是，两个孩子快快乐乐地翻开土，把玫瑰慎重安置进它未来的新家。

小女生蹲在旁边，帮忙拨一些土，看的比做的还多，但这掩不住她眼底兴奋的灿光。

“你上次说，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做‘张仙恩’，我妈妈都叫我‘仙仙’，阿牛哥哥也可以这样叫哦。”

“嗯 ,仙仙 ,我记住了。”

男孩的嘴角噙起一丝微笑 ,夏风袭来 ,温度已凉爽得令人满足。



从此 ,这块小空地成了他们的秘密花园。

每当她又捡到不知名的花卉 ,或他去哪儿弄来了植株 ,他们便一起把花花草草种在这块小天地里。

有时候他们俩分别来 ,时间久了 ,两人渐渐生出一种默契 ,不约而同在星期六下午溜过来。

晴天时 ,她穿着小洋装 ,玩成像泥娃娃一样回家。

雨天时 ,她穿着小雨衣 ,淋成一尊水人儿。

而他 ,不论晴雨 ,清一色都是半旧的 T 恤和牛仔裤。

不论她捡来什么样的花种 ,状况再如何不好 ,阿牛哥哥总有办法把它们救回来 ,再度种成健康耀眼的花宝宝。

在她眼中 ,阿牛哥哥就像花草的守护神一样 ,简直无所不能。

“这是中轮种的玫瑰 ,我上次跟你说过的。这是孤挺花。这是茉莉花。这是玛格丽特。这是杂草 ,要把它除掉 ,不然会抢掉花的营养——唉唉唉 ! 仙仙 ,你不要

乱拔 ,那是西红柿的苗 ,不是野草 !”这是他经常性的台词。

“阿牛哥哥 ,我将来要开一间大花园 ,种很多花给人家看。”这是她小小年纪的宏愿。

而他 ,总是会咧开嘴 ,笑出灿亮亮的白牙 ,看起来像是不太相信她将来做得到 ,却又决心给她鼓励。

她一直以为 ,她会和阿牛哥哥 ,就这么养着花植着草 ,一直种到老。

她一直以为。

直到有一天 ,阿牛哥哥没有出现。

那个周六的天气并不好 ,雨刚下完 ,灌木丛滴滴答答地落着水珠子。她抱紧身体 ,窝在一荫小小的角落里 ,看着天空渐渐从浅灰到浓灰。

雨下了又停 ,停了又下。

她和雨一样 ,来了又去 ,去了又来。

而 ,不论雨下过几次 ,她来过几回 ,阿牛哥哥 ,一直不曾再出现过。

那阵子 ,雨量格外丰沛 ,爱阳光的玫瑰花都给浇得奄奄一息。

阿牛哥为什么不来了呢 ? 她该上哪儿找他去呢 ? 她只知道他叫“阿牛哥哥” ,她不知道他住在哪里。

他再不来，“仙仙”就要死掉了啊！仙仙是那株大轮种玫瑰的名字，还是他给取的呢！说是为了“缅怀”她捡到玫瑰花。

美丽的秘密花园，从丰盛，到颓靡，仿佛花儿草儿们也都知道，它们的男主人再不会来了。

而她，不久之后，爸爸调职，她也跟着搬家了。

搬家的前一天，她偷偷溜到花园里来，把事先写好的信装进一只玻璃瓶，埋在仙仙的旁边。

如果阿牛哥哥以后回来，他应该会挖到瓶子，看见她写的告别信，那他就不会找不到人，以为她偷偷跑走了。

阿牛哥哥：

你怎么突然不见了呢？我们要搬家了，不过我将来长大了，会跑回来看你的，也会来看“仙仙”的。你们要等我哦。

许久、许久、许久的光阴走过，小女生成为了大女孩，大女孩成了小女人。阿牛哥哥的形貌淡逝在六岁那年的夏风里，火灿的玫瑰，只成记忆里的一抹余影。

她一直不晓得——后来阿牛哥哥曾不曾回来过？“仙仙”有没有回复光彩？

这座秘密花园，是被别人发现了呢？或是一直静静

停滞在时光里 ,等候它的主人回返 ?

儿时的圣地淡进梦中 ,而她 ,只能在梦的轻波里 ,浅浅依回——

2

“这、这——这是怎么回事 ?”

张仙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她震惊地瞪着眼前的工地现场。

晨间她出门上学堂交报告的时候 ,天地间依然是和平的 ,而那才只是六个小时前的事情。

她家所在的社区 ,叫做“晚翠新城” ,是一个新型社区 ,落成才三四年而已。社区后半段大多是独门独户的透天厝 ,前方则有两栋五层楼的双并公寓。她家虽然不是什么豪门巨富 ,可是靠着已逝父亲的寿险理赔和抚恤金 ,社区刚落成时订了其中一户独栋房屋 ,再加上她的兄姐和母亲都有不错的工作 ,家里的经济状况扣除掉每月缴贷款的钱 ,仍然过得非常充裕。

目前为止 ,她是张家惟一的米虫 ,就读于 X 大植保系的三年级。而且她这只米虫可不简单 ,底下还跟了许许多多只徒子徒孙哩 !

话说这个规划良好、环境清幽的晚翠新城 ,除了游泳池、健身房、社区教室——等公共设施相当齐全之外 ,区公所还在社区出入口处规划了一个小公园 ,炎炎夏日里 ,透染着清新的凉意。

住在都市的人都知道 ,有公园的地方 ,就会有野狗。这几年下来 ,社区里陆续晃来几只流浪犬。她从小就对这些猫猫狗狗、花花草草的东西有偏好 ,后来征询了管理委员会的同意 ,并且保证她会定期带这些狗狗们去打预防针和洗澡之后 ,主委终于同意让狗儿们在晚翠新城落脚下来 ,成了社区共养的狗狗。

前几年 ,有些住户仍然不时发出异议之声。后来她的徒子徒孙们也真争气 ,替社区吓跑过几次小偷 ,发挥了警戒的功能 ,住户们才渐渐接受了它们。现在甚至有好几户的爱心妈妈陪她一起照养这些流浪犬。

张家说小不小 ,说大可也不大 ,要养五六只成犬确实难了一点 ,后来她相准了公园旁边的一块小空地。

说也奇怪 ,这里的地面照理说是寸土寸金 ,这块小空地若拿来盖房子 ,少说有一百七十四五十平 ,可以盖

上七八层楼 ,这一趟赚下来 ,钱可不少。

可 ,这块地就是这么空着 ,任野草儿长 ,野雀儿飞 ,野狗儿撒泼打滚 ,都没有人来干预。

后来有人问了主委 ,这块地划分在社区的围墙内 ,应该是属于社区的地吧 ? 主委也只知道 ,小空地的所有权仍然属于社区改建之前的原地主 ,旁人是没有权利去动它的。

既然没有人知道地主是谁 ,中国人又讲究地尽其利 ,这块地遂被社区中的人用来堆放杂物。

后来社区共养的犬口达到了八只 ,她便央家人和管委会出资 ,在空地上搭了个小小的遮雨篷 ,作为狗狗的新家。

而现在 ,遮雨篷被拆掉不说 ,一辆怪手横行在空地上 ,翻土掘草 ,把整块地挖得乱七八糟 ,一辆大卡车运来钢筋水泥 ,轰隆隆卸货在空地的边缘。

空气中都是卡车和怪手的噪音 ,呛人的尘埃把视野漾成一片灰雾。

这哪里是什么“狗儿安养的天堂” ? 根本就被挖成土坑了 !

“喂喂喂 !”张仙恩大叫 ,不管围在空地边缘的施工标志 ,冲向正在进行破坏的怪手。“停下来 ! 你们给我

停下来！”

她“人微言轻”，身高才堪堪一六〇公分而已，又继承了母亲娇细窈窕的身材，往巨无霸怪手前一站，简直就像脚踏车挡航空母舰。

司机对张仙恩的现身浑然不觉，怪手调整了角度，高高举起，往她的百会穴扑下来——

“啊！”

“啊！”

车内和车外同时惊叫出声！司机紧急拉住控制杆，怪手堪堪在仙恩的头顶上停住。

“小姐，你想惊死人哦？这里在施工你没看见哦？”司机操着闽南语气的国语对她大吼。

仙恩杵在轮子旁，两只手叉在纤腰上，一副准备吵架的样子。

“这里是我们的社区，你怎么可以随便挖我们的地？”

司机一看她非但不怕死，还一副来势汹汹的样子，登时好奇地多打量了几眼。

不过就是个普通的大学生嘛！蓝色牛仔裤，破旧的球鞋，白色的贴身棉T恤，及肩长发扎成了马尾巴。她虽然很努力地站成“大”字型，可是骨架子实在太玲珑

了,一点威迫效果都没有,连怒意爬上她清秀白净的五官上,都像是小女生在斥喝讨厌的男同学。

呵呵,哪里冒出来这么一尊水娃娃?

人长得秀美可爱还是有好处的,虽然她的态度不善,司机先生仍然气不起来。

“我们没事当然不会乱挖别人的地,是地主雇承包公司来盖房子的。”

“地主?地主是谁?”仙恩没料到这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居然有冒出来的一天。

“这我就不晓得了,你要去问我们工头。”司机耸耸肩。

明白他也是拿人钱财忠人之事,从他这儿实在问不出什么,仙恩的怒意稍微敛了一敛。

“原先住在空地上的狗狗呢?”

“都被抓走了吧!”

“抓走?”才刚收山的忿怒当场又爆开来:“你们凭什么把它们抓走?它们被抓到哪里去了?你给我讲清楚!”

“我们就打电话叫环保局的人来抓去野狗收容所啊,那些狗好凶,居然想咬我们,我们可是来办正事的!”司机见她气势凌人的样子,心火也旺了起来。

“收、容、所？”仙恩的心脏紧紧缩成一团。“那些狗狗是我们社区共养的！谁跟你说它们是野狗？”

天！小黄、小白、小黑、小花、小土蛋它们被抓到收容所去了。一旦送进去之后，七天之内没有人来领养，就会被注射毒针，送进焚化炉销毁的。

“可是——”他犹想分辩。

“我警告你，事情没弄清楚之前，不准你们再施工了。不然我就——我就——”她努力想找一些威胁的话。“我就带着整个社区的人来空地示威抗议。”

司机顿时张口结舌，其他几位工人听见了他们的争端，早就放下手边的工作，围过来探个究竟。

“喂，小姐，你不能这样，我们是合法的施工单位。”其中一个工人插嘴：“而且我们几个星期之前就已经知会过你们管委会，公布栏也贴了施工公告了，你现在不能来妨碍公务。”

前阵子她在赶报告，哪有时间去看公布栏呢？现在的她心急如焚，只顾念着那几只宝贝狗的下落。

“我不管，反正我们全部居民没弄清楚来龙去脉之前，不准你们再乱挖乱建，否则我就向环保署检举你们噪音污染。”她撂下霸道的宣告之后，转头冲回家搬救兵。

她妈妈是社区义工 ,又在区公所里工作 ,一定比她更清楚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呜——小黄 ,你们等着 ,我马上就来救你们了 !



暗夜。车声。机车与汽车。风声。青少年的叫嚣声。更凄厉的风声。

呀呼 ! 给它踩得稀巴烂 ! 阿海加油 ! 一块破田而已 ! 稀罕啊 ! 给他好看 !

味道。车烟。树木与青草。夜风。死亡。心的腐臭。

天地间 ,又静了。

所有亢奋的嘶吼 ,过激的肾上腺素 ,突兀地凝结了。

连风声 ,也冻结住。

他他他 ,他——他没气了——

雄壮的进口机车轮下 ,是一张灰败的老农脸孔 ,瞳眸圆睁 ,没有焦点——

畏惧与惊愤 ,都在这双沧桑的眼中。眸心的光芒 ,伴随着生命之火 ,渐渐淡去 ,最后剩余的 ,是无止无尽的不解和不甘——

夭寿哦 ! 你这个死孩子 !

啪！凄厉的咒骂完，一记热辣辣的耳光飞来。

活活一个人就被你这样辗过去，你将来会下十八层地狱啦！

阿池身后只剩下一个女儿，十岁都不到，他老婆早就死了啦！你教她一个人怎么办？

那样一条活生生的命，就这样停止在他们喧闹的叫嚷里，怎么办呢？

小女孩会如何？他会如何？他们害死人了，又该如何了局？

妈！妈！对不起——

母亲从来没有骂过他，从来没有。直到她死去那天，都没有。

只是，那潸潸不停的老泪啊，一路漫进他的心里，他的梦里——

你这个不孝子！十六岁就去坐牢，放你妈妈一个人在外面操劳。

你们钟家的脸都被你丢光了，连陈家的脸也给你丢光了！败家子一个！连自己的妈妈都害死了！

北部那块地留给你，迟早会被你败光！

你这个败家子！

败家子！

败家子——

沙发上的男人霍然张开眼。

一道金灿灿的光直射入他的眼底 ,像在审判什么似的。他只能再闭上眼 ,透过薄薄的眼睑 ,让自己习惯那一室的明亮。

啊 ,现在是下午。没有凄风 ,没有嚣叫 ;空气是干净的 ,漫着新鲜泥土的味道 ,远远的某一处 ,隐约传来卡车和机具操作的声音 ,不是机车的引擎在咆哮。

他抹了抹脸 ,坐直起来。

有一缕魂魄还盘旋在十六岁的那年 ,没有回来。另一缕遗留在母亲过世那年 ,仍在母亲的灵堂前无声哭泣。

他的头晕得厉害 ,强撑着 ,走到浴室里用力泼了几把清水 ,冷却那还在半梦半醒间躁动的神魂。

镜子里的脸孔 ,乍看之下 ,竟有几丝诡异的陌生。

这是一道平而挺的眉 ,凛冽煞黑。据一位“兄弟”的说法 ,他全身上下最名不副实的 ,就是这一道带着杀气的浓眉了 ,又平又黑的两笔 ,划在脸上 ,有如两把关刀。所幸他的眼神平良朴实 ,中和了浓眉的杀气。

二十岁那年 ,从少年监狱出来之后 ,他就不曾再把头发留长 ,维持着四年来的平头发式 ,五颜六色的花样

当然也早不复见。

他仔细端详着镜中的自己 ,三十岁的他 ,因为长期在太阳下工作而壮实了些 ,黝黑了些 ,块头大了些 ,已经达到少年时期的自己所期许的那副“勇健”了 ,然而 ,心境却苍老了这么多。

一切都改了。甚至 ,他都已经不叫“钟振毅”了。

甫出牢门的那年 ,母亲来迎接他 ,拖着蹒跚的步履 ,第一件事就是带他去万华一带找算命仙挑名字。

“我之前算过了 ,算命仙说你的名字带杀气 ,难怪会去坐监。”母亲兴冲冲地说 :“我们今天就来挑个新名字 ,改改运 ,以后你好好做人 ,一切都是新的开始。”

他对于这种命理术数向来抱持怀疑态度 ,即使到现在还是如此。为了老人家宽心 ,他同意了。

他从不曾真正听过几次母亲的吩咐 ,少年时期总是在叛逆中过日子 ,不断压抑自己去取悦朋党 ,做着不符合本性的事。

从步出囚牢的这一刻开始 ,一切都会不同 !他会听母亲的话 ,不再让她操心 ,不再让她斑驳的白发继续褪色。

于是 ,“钟振毅”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钟衡” ,取其一生不偏不倚、多思多量的意思。

然而 ,这个名字并没有保住母亲的年寿——
钟衡又用力泼了一把水 ,断然洗去纷乱的影像。
都过去了。

他已不再是那个茫懵无措的少年 ,他是一个三十岁、略有薄产、拥有一份事业的成熟男子。

他离开浴室 ,停在客厅的窗前。

“钟先生 !”几位建筑工人看见了他 ,爽朗地挥手招呼。

“你们好 ,辛苦了。”他隔窗喊回去。

这里是他的土地 ,正要盖起属于他的温室和房子 ,
他的花株与植草都将在此找到扎根之所。

“晚翠新城”几个石刻大字 ,在社区门口上凛凛盘距 ,母亲的名字正照看着他。

这天地间的一隅 ,该是他可以安身立命的吧 ?



仙恩不得不承认 ,情况比她预期的更棘手。

经社区主委解说 ,她才知道 ,不只即将改建的这块空地是属于地主的 ,连社区口的那块公园土地都是他的地。据说是区公所当初征得他的同意 ,将它整顿成小公园 ,让居民们平白享受了好几年。如今地主想把地要回

去了 ,任何人都没有置喙的余地。

“伤脑筋 !这可怎么办才好 ?”

她本来还想 ,空地被讨回去了 ,顶多以后把狗儿们放养到小公园去 ,这会儿连公园都不保 ,她的宝贝狗狗岂不是又要再度踏上流浪的命运 ?

她烦恼地在小公园里踱来踱去 ,一下子坐在石凳上 ,一下子又烦躁地跳起来踱步。

花钱向他租地是一定行不通的了。照主委所说 ,本社区改建之前都是他的地 ,那他一定是个大地主 ,光晚翠新城这个社区就让他赚饱了口袋。她这种小鼻子小眼睛的租金 ,他怎么会看在眼里 ?

“不行 ,我一定要试尽各种方法 ,绝不轻易气馁 !”

她摆出一向用来自我振奋的招牌动作——两脚大开 ,一只手叉在腰上 ,另一只握拳的手高高举起来。

“为晚翠新城的宝贝狗儿请命 !”口号一。

“打倒资本主义 !”口号二。

“三民主义统——呃——”树上有人 !

她愕然愣在原地。大热天的 ,这位老兄没事躲在树上做什么 ?乘凉吗 ?

慢着 ,这不就表示 ,她刚才的蠢样都被他看光了 ?

天哪——一张秀白的脸登时窘红得连耳朵都变色

了。

顶上响起窸窣窸窣的声音，不速之客正在攀下树，敏捷的身影往她身前站定。

哇！仙恩退了两步。

极短的一瞬间，她以为自己看到了一株仙人掌。

阳光从叶缝间透下来，在他脸上、身上筛成点点的光芒。强而有力的肌肉在短T恤下贲起，形成一股股充满力感的线条。壮硕的骨架，搭配着劲悍的血肉，看起来就像屹立在天地之间，即使接受烈日曝晒，环境考验，仍然不屈不挠的巨柱仙人掌。

她的视线缓缓上移，定在比她的头顶又高出一颗头的地点，才迎上一双深不可测的黑眸。

“仙人掌”面无表情，衡量的眼光近乎严苛。

她的视线再度下滑，移到他钵一样大的拳头，喉咙悄悄吞了口唾液。

他一头小平头根根似铁，全身黝黑犷悍，五官虽不俊美，却如刀琢般的刚硬深刻，脸上又一副要吃人的严肃样，从哪个角度来看都不似善类——他该不是什么黑社会的打手来找他们社区索保护费吧？

仙恩勉强挤出一个笑，不动声色，一步一步往后退去。

他扯开唇 ,也回了她一个笑。

然后 ,奇迹发生了。

什么黑社会、打手、不像善类、表情严肃、会打小孩——的印象 ,就在他这个简单的微笑中 ,很神奇地全都消失了。

黝黑的脸孔上 ,配着一嘴笑开的亲和力。笑意柔化了他充满杀气的眉宇 ,灿亮的牙齿还一闪一闪地替牙膏商打广告 ,非但不再像个“兄弟” ,还爽朗得像个人畜无害的邻家大哥哥。

她几乎看傻了眼 ,不敢相信自己的所见。

“小姐 ,你不要怕 ,我不是坏人。”

仙人掌除了笑容和气 ,还有一副出奇温厚的嗓音 ,很适合哄小孩的那一种。

“坏人都不会说自己是坏人 ,而且他们一定先叫好人不要怕 ,等对方不备就趁机下手。”仙恩仍然满心提防 ,随时准备情况一个不对劲就跑。

仙人掌哑然失笑。

“我真的不是坏人。”他往旁边树丛的方向指了一指。“我就住在公园旁那间小房子里 ,也算是这一区的居民。”

公园旁边？那是陈伯伯的小屋啊！主委说 ,那个地

主在房子盖好之前 ,先向陈伯伯租房子住 ,难道——就是他 ?

仙恩大着胆子 ,小心翼翼踱回他的跟前来 ,上上下下打量了几回。

其实这位仁兄大概一七八左右 ,还比她那超过一八0的大哥矮。不过他的体格实在太厚实了 ,称之为“虎背熊腰”一点都不为过。宽厚的胸臂肌肉犹如一堵墙 ,瞬间填满了她的视线范围。和斯文瘦削的大哥比起来 ,他的块头简直大了好几倍。

太不可思议了。她还以为这种大地主要不是尖嘴猴腮 ,就是脑满肠肥 ,没想到居然来了一个“酷蔓” ,Cool Man 是也。

“公园和空地的主人就是你 ?”她挑了挑眉 ,神色间颇为不屑。

“是的 ,你好。”仙人掌好脾气地向她伸出巨掌。

仙恩迟疑了一下 ,和他迅速一握。“嗯。”

虽然她一直念着要找地主“谈判” ,现在人就在眼前了 ,可是该如何谈法 ,她心中也还做不了准儿。

“我姓钟 ,叫钟衡。”

“中横 ?”怎么会有人用横贯公路来命名 ?

“不是那个‘中横’ ,是一见钟情的‘钟’ ,平衡的

‘衡’。”他极有耐心地解释。

“喔。”

现在的年轻女孩都习惯用虚词来讲话吗？面对这个二十出头，E世代的大女孩，钟衡觉得自己真像是遇上了外星人。

“你也住在这附近吗？”他用闲聊的语气问候。

“我住在晚翠新城北面那一区。”虽然他的表现很友善，她的心中仍有戒备。“你刚才爬到树上做什么？”

公园里，最威风的植物就属这株大榕树了，它起码超过两百岁，当年是从某个土地开发区移种到他们这里来安身立命的。如果这位地主大人要把公园收回去改建，大榕树又得另外找地方栖身了，更惨一点，说不定连老命都不保。

哼！这下子他除了“苛待动物”之余，又多了一条“残杀树木”的罪状。无论哪一款，看在她这个狂爱动物的植病系高材生眼里，都是惟一死罪。

奇怪，他以前得罪过这位小姑娘吗？钟衡纳闷地搔搔下巴。瞧她的眼神，活像他吃了她家的霸王面不付账。

其实他没有必要去受她的闷气，然而，这女孩儿身上有一种朝阳般的青春气息，笑与怒全写在那张脸上，

与他甫才培育完成的新品种玛格丽特很相似。

玛格丽特是一种具有向阳性的植物 ,花朵粉嫩而娇小 ,通常是没有香味的。后来经过他多次的研发 ,将它和茉莉的基因结合起来 ,终于成功培育出一款“香水玛格丽特” ,花形较为圆润 ,却迸放清冽怡人的芳香 ,明年春天就要正式推上国际花市了。

套句老友裴海的说法——“这些泥巴草叶居然也能让人海赚一票 ,真是没天理。”

或许因着这层缘故 ,她一直让他隐隐感觉到熟悉。

“我刚才爬上去检查榕树的枝叶。”他故意装作没有看见她的坏脸色 ,一径儿解说 :“社区把公园里的植物都照顾得还不错 ,可是这株榕树的老叶焦枯 ,生出一些紫红色的斑点 ,表示土壤里的磷——”

“这是因为土壤的磷——”

两个人同时出口 ,也同时听见对方提到“磷”的字眼。

咦 ? 他居然还知道问题出在“磷”上面。虽然这是植物中很常见的症状 ,多数的人们仍然以不清楚的居多。仙恩不禁对他另眼相看。

钟衡看她的眼光显然也很有同感。

“你先说。”他很有风度地退让。

仙恩顿了一下 ,眼中极快地闪过一道狡黠的光。

“这是因为土壤里的磷分不足 ,老榕树摄取不到需要的量 ,叶片才会变成暗绿色 ,下方的叶子更出现紫红色斑点 ,只要在土壤里面增加适量的磷质 ,应该可以改善。”说完 ,她盘起双手 ,有些得意地想瞧瞧他的反应。

钟衡替她抚掌赞赏。

“不错不错 ,你应该念过本科系吧 ?”

“X大植病系三年级 ,钦敬钦敬。”她拱拱手。

“可惜你只对了一半。”

“怎么可能 ?”她撇了撇嘴。

“是真的。”钟衡领着她来到树下 ,一一指给她看。
“你看 ,老叶虽然呈现暗绿色 ,却没有坏疽 ,这与磷缺乏症不符合 ,再者 ,新生的叶片有白化的倾向。”

“你是说 ,问题出在铁质摄取不足 ?”她用极度不相信的眼神瞄他。

他大摇其头。“铁质不足是不会出现紫色斑点的。问题是出在磷上面没错 ,然而不是‘不足’ ,而是‘过量’了。你继续往土壤里添加磷剂 ,那就是倒行逆施了。”

“哇 !真看不出来。”她把手背在背后 ,绕着他踱了一圈。瞧他一副庄稼汉的老实样 ,原来真的对植花种草有一套。

“磷分摄取过量 ,确实会出现一些类似含铁量不足的症状 ,这两者有时候容易搞混——”他的话声渐渐淡去 ,然后 ,对上她挑开了眉的明眸。哈 !他忍不住失笑出来。“你早就看出来了 ,对不对 ?你是故意说成相反的 ,想试探我。”

她的手又盘回胸前 ,仍然是那副得意又淘气的神情。

“我辛辛苦苦念到大三 ,如果连磷质摄取不足或过剩都看不出来 ,教授们最好去跳楼了。”

黝黑的脸上再度咧出亮丽的白牙。“现在我通过测验了 ,可以知道小姐的贵姓芳名吗 ?”

两人有了共通的交集 ,她心中对他的恶感和畏惧 ,登时化去了一大半。

“我姓张 ,张仙恩 ,请多多指教。”

张仙恩 ?

钟衡蓦然一怔。

这个名字并不多见 ,难道——

不可能 ,太巧了。

“很清丽的名字 ,我猜你的家人一定都叫你‘仙仙’ ,对不对 ?”他下意识地想要探询。

“真被你说对了。”仙恩爽朗地回他一个灿笑。“我

小时候被叫了好久的‘仙仙’，可是姐姐来了之后，习惯叫我小恩，时间久了，现在连哥哥和妈咪也都这么叫了。”

天下同样叫张仙恩，小名叫仙仙的女娃娃有多少？再细看她的眉目五官——是啊！是她没错。

莫怪他一直觉得她眼熟，只因一开始没有朝少年记忆去推想，也就没有立刻认出她来。

他们相识时，她才六七岁而已，当然已经认不得他了，可是，当年他已经是青少年，认住熟人的脸孔不是难事，更何况那扎着马尾巴、恰北北的小女孩，是他回想起年少光景时，惟一会嘴角泛起笑容的回忆。

竟然是她——

你还记得“仙仙”吗？有一瞬间，他想脱口而出。

可是，接下来呢？接下来就是彼此认出的欢乐大团圆，然后她说起自己这十四年来的成长历程，再问他，这些年来你都在做什么？

教他如何回答？

我后来飙车肇事，害死了一个人，吃了四年牢饭，所以没能再回去陪你种花，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大事。

教他这么回答吗？

钟衡恍惚瞧着她娇美的神情。印象中的那头长发，

渐渐缩短 ,粉红色缎带解下来 ,稚嫩的童颜化为纯秀的俏颜 ,过去与现在慢慢并融 ,终于结合成一体。

而成品 ,正俏生生地立在他眼前。

已经 ,十四年了——

当年她不是很喜欢小动物吗 ? 怎么后来没有念动物系或兽医系 ,反而学起植物病虫害来了 ?

是因为他们当年的那一畦花园吗 ?

“这附近一定有很多小猫和小狗。”他凭着直觉说。

“哎呀 !”被他这没头没脑的一问 ,仙恩才想起来 ,自己还没找他协商呢 ! “钟先生 ,我正好有关于狗狗的事情要和你讨论 ,请问你何时有空 ?”

两人现在变成道友 ,她又有求于人 ,态度不谦卑一点可不成。

“别叫我钟先生 ,叫我——”阿牛哥哥。“叫我阿衡就好。”

仙恩一愣。现在就直呼名讳 ,会不会太快了点 ?

“我还是叫你钟大哥好了。”先把称谓定妥 ,将来做小妹的要讨人情比较方便。“请问你何时有空呢 ?”

他仍怔怔瞧着她 ,尚未完全回过神。

“我随时都有空 ,你只要直接来敲我家的门即可。”

那她还客气什么 ?

事情露出曙光 ,她的心情登时大好 ,整张俏脸亮了起来。

“好。我晚上要跟大学同学聚餐 ,现在不陪你聊了。我明天再去找你 ,bye - bye。”

“bye - bye。”钟衡被动地挥手道再见。

他的视线一直没有离开她 ,直到雀跃的背影消失在转角为止。

仙仙 ,她变得不多 ,依然是那个神气活泼的小女娃娃。

已经 ,十四年了。

天地间竟有如许的重逢 ,他犹无法置信。

夏风不知从哪个风向 ,呼啸地吹着 ,一切仿如在梦中 ,而甜美 ,是梦里的光辉——

3

看看手表 ,还有七分钟。

看看天空 ,太阳花亮得刺眼。

九月明明是秋老虎的天气 ,今年却适逢热浪 ,高温

延烧到了九月末依然不放过人。

探完了庭院中的天色 ,他步伐一转 ,绕进主屋旁的小室。

小室的三面墙是透明玻璃 ,尽纳户外明光。

“撑着点 ,小宝贝。现在房子尚未盖好 ,只好委屈你窝在这个鸽子笼里。”

“你也乖 ,好好长大 ,要长得跟姐姐一样美。”

“你别淘气了 ,少喝点水 ,否则会生病的。”

从一个强壮的男人口中 ,吐出如此轻怜蜜爱的低语 ,包准羡煞所有心头怀春的少女。只可惜 ,接收这些关怜的主角是一盆向日葵、一盆新品的香水玛格丽特及一株花座型仙人掌。

小温室里显得有些拥挤 ,二十平米不到 ,却摆放了超过二十盆的大小盆栽 ,在未来两个月新家整建期 ,大家都要窝在这里一起共患难了。

这些盆栽不只是寻常盆栽而已 ,有许多株是他分枝栽培的母株 ,很有革命情感 ,就像他的家人一样。

约略整顿了几盆大型植物 ,再看看手表。嗯 ,已超过三分钟了。

他的眼睛开始往室外瞟。

手下又开始整理几盆正实验育种中的花卉 ,心神在

飘移——

最后 ,从牛仔裤口袋里掏出今早投进信箱的小纸条 :

钟大哥 :

我来了 ,早上八点 ,去上课前 ,你不在。

我走了 ,下午三点 ,下课以后 ,再来。

仙恩

真是言简意赅。

他不禁摇头微笑。

这娃儿是什么事这么急着找他呢 ? 弄得他跟着也毛躁起来。

不可否认 ,自己很欣喜于她的来访。她的一举一动总让他觉得说不出的可爱 ,很期盼每一段与她相处的时光。

她的可爱不是那种小女孩式的 ,毕竟一个二十出头的大学生如果还在装可爱 ,未免令人毛骨悚然。

她的可爱是一种很利落灵透的感受 ,犹如含露初绽的小野花 ,眉宇间总是藏着盈盈笑意 ,鲜活动人。

每当两人谈起天来 ,她时而调皮淘气 ,故意说一些他听不懂的新新人类语言捉弄他 ;时而正经严肃 ,对动植物的关爱令人深深动容。

因着她是他少年时期 ,惟一甜美的片段 ,他便格外对她另眼相待吗 ? 或许是吧。他自我解嘲地笑了笑。

又硬撑了几分钟 ,俏人儿尚未现身 ,他放弃了。洗干净手上的尘土 ,出门去。

他一如以往 ,舍门口的康庄大道 ,从侧面一排矮丛之间穿过去 ,绕过几株柏树 ,人未踏出小树林外 ,一声声怒气十足的斥骂便传入耳中。

“臭小孩 ! 臭小孩 ! 臭小孩 !”

啪 ! 啪 ! 啪 !

“呜——我要跟我妈妈讲 ,呜——”

“你还敢恶人先告状 ? 看我不好好教训你 !”

啪 ! 啪 ! 啪 !

“呜——对不起啦 ,我下次不敢了啦 ,呜——”

“跟小白道歉 !”

“为什么 ? 它只是一只癞皮狗 ,又听不懂。”

钟衡抬起头 ,无语问苍天。

这一幕还真是熟悉呀 ! 为什么十多年前和十多年后 ,他每经过公园 ,都会看见她在修理小男生 ?

“你还敢回嘴 ,好 ,再赏你几记无影神掌。”

“哇 ! 不要了啦 ! 对不起 ,对不起啦 !”

唉 ,再不去解救 ,要出人命了。

他叹了口气，慢慢踏出凉荫，朝公园中央的石椅子趑过去，五六只颜色各异的狗儿，或坐或站，散在四周的草坪上。

仙恩把调皮的男孩按在膝盖上。这小鬼刚才居然拿了锈铁钉想逼小白吞下去。小小年纪就这么狠毒，长大之后怎么得了？

“你下次再敢欺负小动物被我看见，我就去学校告诉你们老师。”

蓦地，一阵黑影挡住晒煞人的炽阳。

打人的人，与被打的人，同时抬头看看来者何人。

一道背着阳光的巨型剪影杵在他们身侧。来人一脸严肃，浓眉含着杀气，正“恶狠狠”地瞪住他们两人。

“你们——”坏人才刚说出一个发语词。

“哇——”小男孩倏地放声大哭，“妈妈，爸爸！救命啊！有坏人！坏人要绑架我！”

他猛然挣脱了仙恩的掌握，一溜烟狂奔而去。

坏人？绑架？钟衡不可思议地瞪着他离去的方向。

“我是来救他的。”居然这样回报他！

仙恩大笑出来。“你怎能怪他呢？连我第一次遇到你都被吓住了，你皱眉不笑的样子实在像极了角头老大。”

“真是多谢你了。”他干涩地说。以后要记得时时提醒自己 ,把笑容粘在嘴上。

“绑架犯 ,天啊 ! 果然很像。”她爆出很没气质的狂笑。

年轻鲜活的气息从她四肢百骸辐散出来 ,恍然间 ,竟不知是阳光照亮了她 ,抑或她染亮了阳光。

“每次遇到你 ,你总是在替猫猫狗狗主持正义。”他轻语。

“每次 ?”

他立刻回过神来 ,轻描淡写地带开话题。

“你今天不是有事来找我吗 ?”

“喔 ,对了。”她成功地被转移了注意力。“来 ,我先帮你介绍几个朋友。”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她宛如孩子王 ,回头向几只散开的狗儿召唤。

“小黄 ,小白 ,小黑 ,小花 ,皮皮 ,你们统统过来。”

几只狗儿早被太阳晒得眼花缭乱 ,隐到树阴下避暑了。一听到带头老大的招呼 ,精神大振 ,砰砰通通地全跑到他们跟前来 ,五只一字排开 ,犹如行军一般 ,直挺挺地坐下。

钟衡发现它们看起来不像一般家犬 ,脖子上却都挂

着预防接种的狗牌 ,鼻子湿润 ,眼睛明亮有神 ,看起来显然照顾得极好。

“小黄是四年前逛来我们社区的 ;小白两年前来的 ;小黑资格最老 ,社区还在打地基的时候 ,它就来了 ;小花是小黄带来的 ,皮皮是社区一户可耻的居民搬家时丢弃的。另外还有三只叫蛋蛋、豆豆和大福——”

“等一下 !”钟衡被一长串狗儿流浪史冲得头晕眼花。“它们和你今天想找我谈的主题有什么关联 ?”

说时迟、那时快 ,仙恩在狗阵容里东推右挤 ,陪它们一起坐在地上 ,当场他的身前眨着六双水汪汪的大眼 ,每双眼睛都满怀期盼地冲着他瞧。

钟衡被他们——呃 ,或是它们 ? 她们 ? ——总之 ,他被这群杂技团看得手臂泛鸡皮疙瘩。

“如你所见 ,小黄它们是一群被人类狠心丢弃的流浪犬 ,来到我们社区之后 ,重回了人类关爱的怀抱。”她两只纤手按在胸口 ,以着传教士的感性口吻诉说 :“这几年来 ,我们社区一直将小黄它们放养在出入口的空地上。”

“在‘我的’空地上 ?”他不可思议地叫。

六只动物一起瑟缩了一下。

他们六个就像童话里即将失去家园的小孩 ,而他

呢？负责扮演那个无恶不作的大地主。这太荒谬了！

“我们当然知道那块空地是‘你的’，我们也不会跟你抢，我们——只是——嗯，你知道的，这块公园的地也不小——”万般哀告变成一记乞怜的眼波。

根据她一个多礼拜的观察，对于钟衡，走软的绝对比来硬的有用。

“公园是我未来的温室，比我自己住的房子更重要，而你居然想打它的主意？”他的脸色阴沉无比。

她挺直了身体，两只小手恳求地握在胸前。

“我只是要求你分给我们一点点点点——”她的拇指和食指比出零点五公分的距离。“——的空地就好。”

“这一阵子，所有狗狗都住在哪里？”

“我家院子里，可是院子只有十平米不到，要收容八只成犬，空间根本不够，我只要求你分一小小小小点的地给我就好。”她连忙解释：“而且这座公园如此漂亮，你也舍不得把它全部铲平吧？”

“舍不得，不代表我愿意一群狗在我温室门口晃来晃去的。”

八只狗！不是一只，两只，三只，四只，是八只！想想八只狗聚集在他家门口的情景，想想它们的味道，整个环境——天！他又不是疯了。

他虽然对植物有极度狂热 ,对动物可完全没有推己及人的胸怀。

他不喜欢狗 ,不喜欢猫 ,从小就不喜欢。他甚至不太喜欢人 !

“你再考虑一下嘛 ,它们可以免费帮你生产有机肥料。”

“我不要免费的有机肥料。”他断然拒绝。

“可以帮你看门。”

“我有固定的保全公司。”他很固执。

“可以当你无聊时的玩伴。”

“我已经订了《花花公子》。”他毫不客气。

\$ % % ^ \$ % # ——若非顾及家教和形象 ,仙恩已开口骂脏话了。她此生还没被任何人气到想说粗口过。

“有钱人家还那么斤斤计较 ,会被人家笑的。”她声音不自觉大起来 :“不然我用租的总可以吧 ?你说个价钱出来 ,回去我和家人参详参详 ,总之一定让你满意。”

顿了一顿 ,他反问 :“谁跟你说我来自‘有钱人家’?”

“想也知道。”仙恩伸手朝周围一挥。“能够拥有社区这块地的人 ,还能是平民老百姓吗 ?你想欺我吃米不知米价。”

“那你就错了，”他绷着脸，面无表情。“我父亲早逝，母亲是个无一技之长的传统妇女，在我小时候只能当清洁工抚养我。从我有印象开始，我的家便清贫到可以领救济金。”

咦？仙恩心中冒着许多疑问的泡泡，看他的表情不像在说谎。

“那——这块地，是怎么来的？”她问。

“你真的想听吗？”

“你说我就听啊！”

“这块地原本是我外公的。”钟衡把故事背景告诉她：“他是南部典型的大地主，从小受教育不多，却深受保守的农村风气影响，他的女儿爱上一个身无长物的长工——”

“不用说，我自己猜。”她举起一根手指阻止他。“女儿最后和长工私奔，地主爸爸一气之下，和女儿断绝关系，女儿也很有骨气，即使后来生活陷入艰难，也不曾回家向父亲开过口。”

“大致上都对了。可是我母亲没有回家求外公，和骨气无关。”他仍面无表情。“我外公虽然未曾受过太多教育，却对门风、名节这些事格外看重，我母亲若回家求助，也只是自讨没趣。”

“后来你外公为什么把地送给你？”她换了个坐姿，索性舒舒服服地盘坐在草皮上，听起故事来。

“因为在我二十岁那年，我和母亲筹到一些小钱，跑到中部种花，这些年下来小有成就——”他续道。

“种花能有什么成就？”仙恩插口。

她没有贬低花农的意思，天知道她自己就是植病系学生。只是，在现代以商业和科技挂帅的市场里，其他产业都算边缘营生，极少有异军突起的大艺业。

钟衡停顿了一下。话题怎会跑到这方向来？

他烦躁地扒了扒小平头，只好再向她解说一下自己的事业。

“你听过A——alance’工作室吗？”

“学园艺或植物这行的人，如果连A——alance’的名头都没听过，顶好改行去卖炸鸡了。”她挥挥手。“A——alance’是一个闻名国际的植物改良技术团，拥有高度的专业和技术，成功改良了许多植物的DNA，完成许多甚至被国际植物学界视为不可能培育的新品种，事实上，他们的研究已经不单纯是植物界的盛事，更涉入了生物界的领域——慢着，你该不会是想告诉我，你替A——alance’工作吧？”

“我并不替A——alance’工作。”

“那你没事干吗提起他们。”

“我就是A——alance’。”

世界一片静默。

他——他刚才说——他就是“A——alance”？噢，她一定听错了。

仙恩甩甩头。“你再说一次。”

“我就是A——alance’。”他配合地重复。

“你就是A——alance’！”尖叫声爆出来。他就是她从大一开始崇拜到大三的偶像？老天爷！“你是说，A——alance’不是一群人？”

“我手下当然有其他工作人员。”但他才是A——alance’的头脑。

她火速回头，仿佛期盼一群穿生化衣的外星人会从哪个角落冒出来。

他叹了口气。

“我的实验室在中部。”这女孩绝对不适合当一个赌徒！

“喔，天哪——我的天哪——”她扶着额头，震惊地跌坐在草地上喃喃自语：“A——alance’的龙头老大居然就站在我眼前，还曾经跟我握过手，说过话？喔，天啊！请问大哥，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我有没有荣幸恰好是

你学妹？”

他的嘴角一抿。“我的学历只有高中肄业。”

“怎么可能？”植物改良是极专门的学问，绝非普通高中生可以掌握得来。

“不要太相信学历，你以为那些苦心改良水果品质的果农，人人都有一纸硕士或博士证书吗？”他语气中不自觉露出嘲讽。

“噢，对不起。”被他这一说，仙恩登时觉得汗颜。

“我在十六岁到二十岁之间，自修苦读，再加上几所国外函授学校的补习，学到不少专业知识。后来在中部成立工作室，在不断的失败当中，累积更多珍贵的信息。”他谆谆教诲，“有时候，经验法则比教科书重要多了。”

当你被囚在一个固定的空间里，每天惟一可做的事情只是如何挑衅别人，或避开别人的挑衅时，你会发现阅读成为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四年的时间足够你读完别人八年份的书。

“是，是，受教受教，钦敬钦敬。”她赶快拱手作揖。

虽然对他的说法仍然存有许多疑问，为了怕交浅言深又误触他的地雷，她很明智地避开学历的话题。

钟衡觉得她的反应很好笑，脸色终于松缓下来。

“总之 ,我的植物改良工作小有成就——”

仙恩闷哼一声。“这位先生 ,您真是太客气了。”

他是“A——alance”的大脑耶！培育出无数国际名株的植物改良专家 ,在园艺植栽界随便跺个脚都会地震的人耶！如果这样只能称之为“小有成就” ,她们这种未破壳而出的米虫学生都只能去堆肥了。

“九年前 ,我外公过世时 ,A——alance’还未打出如此响亮的名号。”他好笑地横她一眼。“他这一生都对我母亲极不谅解 ,但在寿床上 ,多少是感叹没能好好照料这个女儿的。因此 ,他将遍布在南部的几大片农地留给儿孙 ,却将惟一一块北部的精华土地留给了女儿。”

“他那些儿孙岂不是气死了？”

“岂止气愤？”他想到那延续数年的讼争、中途母亲的死亡 ,额侧就生起一阵涨痛。“我们的官司缠斗了好几年 ,土地才终于名正言顺地传到我手上 ,当时我手头很紧 ,所有资金全投入A——alance’里头 ,正好有建筑商找上我谈改建成住宅区的事 ,两方一拍即合。”

“当当 ,晚翠新城便诞生了。”她替他配乐。“好吧 ,就算你并非出身富裕 ,是自力苦学的成功人士 ,可是你现在腰缠万贯总是不争的事实吧？”

“所以？”

“所以你捐献一小块地方出来 ,回馈乡里 ,有什么不好?”

“有什么好?”

被他冷冷一堵 ,仙恩登时张口结舌。

“这位先生!”她从草地上跳起来。“我刚才顶着大太阳 ,陪你聊了几里长的血泪成长史 ,这就是你回报我的方式吗?”

软求不成 ,想来硬的了。他的心里其实觉得很好笑 ,脸上仍不动声色。

“原来你听完我几里长的血泪成长史 ,只是为了向我套交情、讨恩惠?”他慢条斯理垂下手 ,几乎是立即的 ,一根湿润的舌头舔上他的手指。

“小黄 ,退下。”仙恩被惹毛了 ,低斥他身前那只大狗腿:“你舔他有什么用?他非但不会同情你 ,还会反咬你。是为了套交情才过去舔他的。”

“我分得清谁是真心诚意 ,谁是另有企图。”

喜爱她归喜爱她 ,钟衡仍然有自己的原则。而他最大的原则就是——没有任何原则可以侵犯他的工作原则。

想把流狼狗放养在他宝贝的温室旁?门儿都没有!

“以前我老觉得看到你很有亲切感 ,现在才知道 ,原

来我是彻底看错了。”她拼命跺脚。

“亲切感？”他眼中有一抹神采飞快闪去。

“没错！后来我终于搞清楚为什么了，因为你长得像一头牛！”

那抹戏谑的笑不见了，眼中诡异的神采更盛。

“没错，不要怀疑，就是牛！就是那种走路、吃草都慢吞吞，任劳任怨，吃苦耐劳的大黄牛，我最喜欢的动物之一。”她用力吹开额前的刘海，小脸气得都红了。“可是我现在终于明了，你不只长得像牛而已，连脑袋都像牛！”

那抹光彩消失，戏谑的笑容跳回原位。

“大家都是在道上行走的，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既然你不肯与我方便，那——”她两手抱拳，忿忿一揖。“他日江湖相逢，另见真章。狗狗，咱们走！”

“汪！”

一人五犬同时行动，目标右后方，踩着戏剧性的脚步，浩浩荡荡退场。

道上行走？江湖相逢？他的小仙仙在这十四年之间，到底都读了哪些书？女儿家不都喜欢看一些少女漫画、罗曼史吗？她是金庸古龙看太多了吧！

钟衡噙着苦笑，无奈地摇了摇头。

看来他之前的想法是对的 ,现在的 E 世代 ,真的比外星人还要难以理解。

“必先辛苦播种 ,方能欢喜收割 ”才是他的人生哲学 ,用来律己与律人都一样。

他的人生是自己一路苦上来的 ,所有成就全靠自己这双手拼命争取 ,他做得到的事情 ,没有理由旁人做不到。

虽然没能帮上她的忙 ,心中有些过意不去。但她的年纪说大不大 ,说小也不小了 ,该是时候学一学“人情”与“义理”并非那般容易的事情。若只靠三言两语就能讨来一块价值不菲的绿地 ,天下间便处处是白吃的午餐了。

外表朴实是一回事 ,本质上的他是个精于计算的人。

他深呼吸一下 ,让叶绿素的味道渗透进肺脉里。风儿不知从哪个方向吹 ,拂弄得人心旷神怡。

他微微一笑 ,负着手 ,慢条斯理地趔回自家去。

4

五天之后 ,钟衡就发现自己笑不出来了。

“这是什么鬼东西 ?”他低声咆哮 ,指着工地里花花绿绿的标语。

“就是我上次跟你讲的那个小姐啊 !”工头操着闽南国语 ,苦着脸说 :“她昨天已经带一群欧巴桑来抗议过一回了。她们排排坐在地上 ,不让我们施工 ,还在各处插了一堆标语和牌子 ,噢 ,对了 ,她们放话说 ,星期天要再邀所有爱心妈妈一起来静坐抗议。”

钟衡气得七窍生烟。他才回中部视察五天而已 ,这小妮子竟然聚众到他的地头上造反。

瞧瞧那些标语 ,写得什么话 !

与狗争地 ,缺乏爱心。

黑心地主避不见面。

法理敌不过情理。

拒绝恶邻入侵。

支持社区共养制 ,还给狗儿一个家。

居然布条都拉出来了 ,接下来是不是要在他的脑袋瓜子套上一顶尖尖的帽子 ,推到广场前批斗 ?

还示威抗议呢 ! 这是他的土地 ,他的家 ,他就算想在这块地上埋棺材都不干旁人的事。

之前为了他要把空地和公园改建一案 ,邻里长、管委会全都来协调过 ,召开无数次的管委会 ,直到他信誓旦旦地保证 ,施工期间会兼顾社区安宁和环境整洁 ,也不会盖个七八十楼的巨无霸来影响观瞻 ,新家才终于能顺利动工。

种种折腾下来 ,他自认对“晚翠新城”已经仁至义尽 ,而现在 ,这小妮子软的不成 ,居然想来硬的 ,简直欺人太甚 !

“张仙恩住在哪一栋哪一号 ?”他气得牙痒痒。

“C 区十七号。”工头尽责地告知。

他掉头就走 ,登山靴底仍沾着中部的尘土 ,一路杀进 C 区去。

十三号 ,十五号 ,十七号 ,就是这一间 !

他站在矮小的围篱外 ,一群惊天动地的狗吠声登时齐放 ,甚至不必按电铃。

从落地窗看进去 ,一群中年妈妈正聚集在她家 ,吃点心喝红茶 ,高谈阔论 ,每位妇人看起来都很慷慨激昂

的模样。

狗叫声一响 ,里面的妈妈们动作一致地朝窗外看过来。

“谁?”主人喊着清脆的招呼 ,前来应门 :“是你。”

仇人相见。

“张小姐 ,麻烦你借一步说话。”他僵着脸 ,从嘴角挤出话来。

“原来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地主先生’。”她噙着笑 ,重重强调最后四个字。

“地主?”一屋子欧巴桑同时把红茶往餐桌上一顿 ,挤到窗前来怒瞪他。

单拳难敌四掌 ,好男不与女斗。他用力挂出最朴拙、诚恳、憨厚、老实的笑容。

“张仙恩 ,你只有这一次机会。”咬牙切齿。

最后通牒是吧?

“这位大哥 ,绝话不要说得太早。”她嘿嘿笑 ,完全摆出一副小人得志 ,有恃无恐的嘴脸。

他掉头就走。仙恩看他一副黑脸张飞的神情 ,也不敢嚣张太久 ,抓了钥匙便追出来。

十月初 ,天候终于真正进入秋凉时间了。

他走在前头 ,拐了个弯发现 ,C区位于社区另一个出

入口附近 ,平时她家应该是从这个后门出入居多。出口附近盖了一座凉亭 ,被几畦非洲堇簇拥着 ,环境甚是清
娴雅致。

他往凉亭里走去 ,硕大的身躯几乎填满了所有空间。

“你知不知道我可以请警察来逮捕你们 ?”

“知道啊 ,所以我们才会插那块标语 :法理不外乎情理。”她皮皮地赔着笑。

钟衡沉晦的脸色丝毫未见松缓 ,她的笑颜渐渐淡去 ,俏脸开始垮下来了。

“钟大哥 ,你真的很生气 ?”

“你还会怕我生气吗 ?”他嘲讽道。

仙恩瑟缩一下。“我知道 ,运用群众压力来使你屈服 ,确实是我不对——可是 ,我情有可原 ,你应该能谅解吧 ?”

“要别人原谅 ,最好的办法便是一开始就不要做会后悔的事。”钟衡仍面无表情。

他是吃软不吃硬的人 ,对他耍硬招 ,只会激起他体内那股不驯的蛮劲儿 ,这一次算她踢到铁板。

“我并不后悔 ,我只是很遗憾惹你生气罢了。”他是她崇景的对象耶 ! 被自己的偶像讨厌 ,天下还有更惨的

吗？

他冷冷横她一眼。

“明天之前把所有工地上的招牌全撤掉！时限一到，如果我的工人还未能顺利开工，我就直接报警处理。”说完，他毫不容情，拂袖而去。

“钟大哥，你真的一点情面都不留？”

她真的不希望为了狗狗的事情与他闹翻，运用人海战术，只是为了让他了解她们的迫切而已。

“你带了人来我的土地上闹场，又何尝替我留下情面了？”他甚至连头也不回。

“钟大哥！”她挫折地低嚷。

一群欧巴桑熙熙攘攘的，从转角处冒了出来，脸上俱是一副同仇敌忾的神情。

“小恩，小恩，你不要怕，我们来了，我们来了。”

“对对对，我们来帮你了。”

“大家一起来赶走这个坏地主。”

“陈妈妈，宋妈妈！”她连忙抢出凉亭。

那边厢，钟衡已经陷在女人堆里。现场每位妈妈起码大他十岁，矮他一颗头，一群女人围在他跟前叽叽喳喳的，大有誓不放人的意味。

“钟先生，我们大家也都是好邻居，我们社区养的狗

不就等于你的狗 ,你做人怎么这么小器 ?”

“对对对。敦亲睦邻一下嘛 !”

“陈妈妈 ,叶妈妈。”仙恩挤了过来 ,挡在他前面试着想掌控情况。“你们让我来跟他说就好 ,结果一定会给大家满意的答复。”

妈妈们放心的表情还来不及摆出来 ,他陡然冷笑两声 ,老母鸡全又火了 ,开始想继续炮轰。他眉一挑 ,冷肃地凝向身前众女人 ,众娘子军纷纷抽了口气 ,退开一大步。

好——好可怕 ! 他的眼睛锐利得像要把人吃掉一样。她们以前也在路上遇见过他 ,见到的都是好好先生和气打招呼的模样 ,没想到他生起气来有如威风凛凛的雷神。几位妈妈手捧住胸口 ,惊吓得连话都说不出。

他逐一巡视每双眼睛 ,直接射入她们的眼睛底。

“门口那块地是我的 ,你们若不满意 ,大家就法庭上见。”他斩钉截铁 ,毫不容情。

完了——仙恩默默在心底呻吟。事情怎会变成这样呢 ? 呜——她原来只是要闹一闹他 ,让他不得不从而已的 ,谁知打人海战术成了最大的失策 ,非但不能带来成效 ,反而引起了 he 事先无法预期的反弹。

妈咪 ,老哥 ,老姐 ,快来救我啊 !

“小恩？”

上帝听见了她的呼喊。

仙恩火速抬起头。喔，神哪，出现在后门的那道倩影，不就是她心爱的姐姐池净吗？

“姐姐，老姐，我在这里。”她用力挥手，只希望有任何一个人能帮助她脱离如今的困境。

“你们一群人聚在这里做什么？快要变天了。”池净一身典雅的套装，脆声曼语，朝妹妹的方向走来。

接近之后，才看到万红丛中有一抹绿。

仙恩隐隐感到身后的男人发僵，却不暇细想太多。

“姐姐！”她飞快迎上去，把始末与后续发展用最短的字句交代完毕，然后哀求：“姐姐快救我，我们现在骑虎难下了！”

池净白了妹妹一眼。“你总是这样，做事也不会瞻前顾后。”

“好啦，回去让你念到高兴嘛，快救命啦。”她晃着姐姐的手求饶。

姐妹俩窸窣窸窣完毕，池净脸色一整。

“钟先生，您好，我是小恩的姐姐。”池净礼貌地颌首。

“嗯。”他的视线瞥向其他方向，避开了她。

“舍妹替您带来困扰 ,真是不好意思。”她跨前一步 ,以方便两人交谈。

钟衡却陡然退了一步 ,拉开两人之间的距离 ,深黝的脸上是极度不自在的神情。

“没 ,没关系。”他清了清喉咙 ,眼神仍然没有对上池净。

仙恩看着看着 ,开始察觉有异。

他的表情好可疑 ,甚至可以称之为——手足无措。刚才不是还威风八面地冲着她发标吗 ?怎么现在就变成绕指柔的小绵羊 ?

“小恩从小就非常关心流浪动物 ,一天到晚捡小狗小猫回家。”池净清丽的脸庞泛起浅笑 ,柔声道 ,“这一次她为难了您 ,实在是情有可原 ,还希望您不要介意。”

“什么 ?啊 !噢 !嗯——呃——没关系 ,我——我会吩咐工头 ,把公园划出一半放养仙仙的流浪狗。”他胡乱挥挥手。

什么 ?

“待遇差太多了吧 !”仙恩爆出来。

“就这么办吧 !大家再会。”他排开众人 ,急急走了开去。

“耶 !”

“抗争成功！”

“还是我们小净有魅力。”一群欧巴桑用力欢呼起来。

池净自己都怔傻在原地，刚才发生了什么事？她只是希望钟先生别把事情弄大，惊动了警方而已，并未要求他捐地啊。

“仙恩，看来人海战术终究是敌不过美人计。”陈妈妈用手肘顶了顶仙恩，对她挤眉弄眼。

不会吧？仙恩呆望着他远去的背景。

他真的煞到她姐姐了？

话说回来，她姐姐本来就是社区里最热门的媳妇人选，性格温存善驯，容貌清丽难言，不知有多少户人家的未婚儿子、热心妈妈想上她家提亲。钟衡年纪也老大不小了，孤家寡人的一个，平时根本没见过有什么女人来找他。

他若看上姐姐，也是很正常的事。

她合上嘴巴，对上姐姐尴尬的表情。几位欧巴桑正围在这位美女救世主身边，恭贺她又多了一名裙下之臣呢！

“张妈妈，您们别再开我玩笑了。”现在轮到池净打SOS向妹妹求救。

仙恩恍若未见 ,仍陷入深思里。

钟大哥年岁与姐姐相符 ,称得上是郎才女貌。而且这年头 ,全球经济衰退 ,什么大企业家、有钱人二世子都靠不住 ,股市随便跌个几千点 ,资产就去掉一大半了。还是专业人士最吃香 ,到哪儿都受人景仰。

钟大哥是国际间叫得出名号的专家 ,所改良的名花异种在许多国家都拥有专利 ,每年光收那些权利金 ,只是跷着二郎腿坐在家里都会给钞票淹没。

他论人有人才 ,论钱有钱财 ,张家多了一个这样的女婿 ,也算是光耀门楣的事。

好吧！祝福他们！她用力伸展一下肢体 ,振作精神。

只是 ,噯！这可恶的怪风 ,不知是从哪个方向吹来的 ,竟吹了她满头满脸的灰——



“阿海 ,你上次说 ,你见到当年池家那个小女孩了？”

“是 ,她工作的画廊正好承办我的巡展。”话筒那端顿了一顿 ,慵懶的腔调忽然严谨起来 :“你为何突然问起？”

“——”他停顿了好久。“我今天也见到她了。”

“这是意料中之事 ,不是吗?”几乎可想见话筒那端的好友 ,挑起一边眉毛的粗犷模样。“你当初和建商‘勾结’ ,半卖半送地推销了一间透天厝给他们 ,早该有在社区里碰见她的心理准备。”

“有心理准备是一回事 ,一旦面对面碰上了 ,那种心理激荡是无法用任何心理准备来预演的。”

“我了解。”裴海想起一个月前的遭逢 ,那种众里寻她未果 ,却在蓦然回首间 ,发现她竟出现在自家玄关里。当时的他何只心理激荡 ,简直想找一把利斧或短刀砍自己一记 ,确定这不是在梦中。

“她长得真好——”他喃喃自语 ,“骨肉亭匀 ,体态健康 ,神情安详自然 ,一望而知是成长于一个充满爱与关怀的环境里。”

对端的话声倏然变得更审慎。

“牛仔 ,兄弟我把话说在前头 ,小净上个星期已经答应与我交往了 ,你——了解我的意思吧?”

“这位先生 ,你想到哪里去?”他抢白完才发现 ,自己居然学上了仙恩的口吻。

“没办法 ,情场如战场 ,这种事还是先说清楚比较好。”裴海又回复慵懒的语调。

“你了解我的意思。”

“没错 ,我了解。”

两端同时沉默下来。

十四年前的风声 ,从心灵深处吹刮上来 ,隐隐间 ,仿佛仍听见那风里的呼号。

阿池只有一个女儿 ,才十岁不到——

你就这样把他撞死了 !

你们这些飙车的人 ,会夭寿啦 !

十四年前 ,六月十三日夜里 ,一位姓池的菜农命丧于他们的车轮下。他们的年少轻狂 ,杀了一个父亲 ,破碎了一个家庭。

这个晚上 ,彻底改变了他和裴海的生命。

法官念在他初犯 ,心中早有悔意 ,年岁青涩 ,判了他十年刑。

他被移到少年监狱 ,在狱中完成他的高中学业。

而天之骄子裴海 ,侥幸有权势熏天的父亲庇护 ,连夜被送到国外去进修 ,从此浪迹天涯。

四年后 ,他假释出狱了。又过数年 ,被放逐在国外的裴海秘密潜回来 ,他们两人碰面之后 ,所做的第一件事 ,便是打探当年那个小女孩的下落。

“她在我们这里住了三年 ,之后被母系的远房亲戚收养了。”这是育幼院院长惟一知道的线索。

然后 ,在他们能更进一步调查之前 ,裴海回国的消息曝光 ,裴伯父暴怒异常 ,一连串的磨难紧随之发生 ,接着便是他母亲的意外横死 ,及裴氏父子的正式决裂。

他们没能追上那个小女孩的下落 ,直到裴海从英国拨了一通电话回来。

“我要向你买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你的房子。”裴海补充。

“哪间房子？”

“晚翠山庄的那间地主保留户。”

“为什么？”

“送人。”

送池净的家人。

裴海找到了她 ,而他 ,义不容辞。

新家在建商半哄半说之下 ,顺利以低于市价七成卖给张氏一家 ,而他 ,终于对自己年少时的错 ,做了一丁点弥补。

从来没有人曾告诉过他们——告诉这群飙车、打架、闹事便以为是快意恩仇的少年 ,原来在你十六岁那年的“英雄事迹” ,三十岁之后 ,将成为懊悔终生的遗憾。

他们都太年轻了 ,当他们领悟时 ,一切也已太迟了。

于是 ,六月十三日那夜的风 ,日日夜夜地呼吼 ,再不曾平息下来。

它们漫天袭地 ,狂卷而来 ,扫进他的心里 ,扫进他的梦里 ,而黯淡 ,成了梦里仅存的光辉——



敲敲打打了一个半月 ,钟衡的新居终于顺利落成。

平地起高楼并不容易 ,若是盖个单层楼的独立平房就快捷多了。完工那一日 ,他的资产上多了两栋比邻而居的房子 ,一间精密的温室。

房子他自己占了一栋 ,另一栋空着 ,要出租或当成仓库 ,他还未有定论。

十月中旬 ,选了一个有着柔和阳光与微风的周末 ,他开始将大小杂物从临时的租处往新家移进去。新买的家具直接运到新家去了 ,他自己的东西不多 ,一个人来回搬几趟也就差不多了。

“汪汪汪汪汪 !”他的身影一出现在公园里 ,几只和他已混得很熟的狗儿们便开始围过去 ,展开热烈的欢迎。

“小黄 ,皮皮。”他设法举起膝盖顶住怀中的箱子 ,腾出一只手来拍拍两只狗狗。

“唔——唔——”小黄在草地上打滚撒娇。老板，来玩一下吧！

“不行，我现在很忙。”他用脚尖搔了搔小黄的肚子，继续往前走。

一道轻俏的人儿转进公园里，正好与他面对面。

“仙仙，”他满脸笑容，望望她手上好几罐牛肉口味的宝路。“你来喂小黄它们了？”

俏脸上飞快闪过一抹怪异的神情。

“嗯。”她摸摸鼻子，绕过他身旁，走进狗群里。

以前她最爱遛过来找他闲聊的，最近这个月几乎不见她再跑到他家里来问东问西，她怎么了？

是上次为了狗狗栖身的事情，她心里还在生气吗？可是他已经屈从，狗狗也在新家安身立命了。他还顺便请施工人员在撤走之前，为狗儿搭了全新的遮雨篷。

罢了，待搬好了家，大事底定，再抓这丫头来问问。

他摇摇头，继续往新家走去。

这是第一趟。

接着他回来第二趟。

再度走向新家时，背后被她注视的感觉是如此强烈，他停下脚步，迎上她的目光。

她火速低头，跟两只扑上来的狗狗打闹成一团。

他摇摇头 ,继续往外走。

第三趟 ,背后又有那种被盯视的感觉了 ,他偏眸去看她。她迅捷地垂下螭首 ,这次是替皮皮翻找虱子。

他又摇摇头 ,继续往外走。

第四趟 ,他的背几乎快被她的视线灼穿了。

叹了口气 ,山不来就我 ,我来就山。

他放下满怀的盥洗杂物 ,往她和狗儿直直走过去 ,也不去管她现在又在假装做什么事。

瞧他一脸坚定地杀过来的模样 ,仙恩不禁有些心慌 ,赶快背过身去 ,帮小黑挖洞埋它的私房骨头。

她在她的右后方 ,盘腿坐下来。

好一会儿 ,两人都没有开口。

这样对峙下去实在太愚蠢了 !仙恩深呼吸了一下 ,回眸瞄他。

“你想不想过来帮我搬家 ?”他的眼神和声音都极和善 ,一副毫无芥蒂的模样。

“不要。”她摇摇头 ,继续回去盯她的宝贝狗。

“仙仙 ,你还为上回狗狗的事情 ,生钟大哥的气吗 ?”他试探性地问。

“没有啊。”揪起一把草扔在小黑头上。

“那你这几天为什么都不来找我了 ?”

“我学校很忙 ,快期中考了。”

才怪 ,她看也不看他一眼 ,故意装成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偏又不是很成功 !

“仙仙 ,你听我说。”他轻触她的手臂 ,直到她回眸过来 ,才垂下手。“我原本只是逗着你 ,不料后来和你闹得这样僵 ,你又避着我 ,我们才没能谈清楚。我那时并没有真心拒绝你的意思。”

骗人 ,明明是看在她姐姐的分上才答允的。见色忘友 !

可是 ,他眼中无尽的真诚 ,让她整颗心暖暖的 ,仿佛有一层屏障被吹开了。

“噢。”她垂首把玩手指头 ,表情没那么别扭了。

“来。”他绽开笑 ,一只大手伸到她眼前。

“做什么 ?”

“帮我搬家 ,我一个人搬得全身酸痛。”健康的白牙在阳光下闪耀。

仙恩愣望着那只掌纹深刻的大手。

“你知不知道我姐姐在艺廊工作 ?”

“知道。”他点头。她为什么忽然提起池净 ?

他怎么会知道的 ?特地打听过吗 ?半分钟前的好心情顿时消逝无踪。

“她虽然没说 ,可是我感觉得出来 ,她好像陷入爱河了。”先把话跟这二愣子说清楚 ,省得他到时候暗恋失败 ,学人家去跳淡水河。

“原来如此。”他慢慢点头。噯 ! 她干吗一直对他提起池净的事呢 ? 每回接触到这个名字 ,他的心头便一阵沉重 ,旧时的罪恶感重又包拢而来。

“你——很失望 ?”

“这并不干我的事。”他涩涩地说 ,开始想着如何转开话题。

还说不干你的事 ! 不干你的事你何必一脸如丧考妣的样子 ?

他若直接承认喜欢她姐姐 ,她还比较瞧得起他呢 ! 男人果然是不诚实的动物。

他现在跑来找她示好 ,多半和她姐姐脱不了关系 ,想从她这里探一点情报。哼 ,钟先生 ,这个如意算盘你可打错了 ,我的嘴巴紧得连蚌壳都自叹不如 ,你尽管去把自己的心吞掉吧。

仙恩猛然站起身 ,撇着嘴重重往外走 ,也不管这些罪名是她替他罗织的 ,或者人家心里真的如此想 ,反正一古脑儿全往他头上套。

“仙仙 !”他连忙唤她。

“干吗？”她头也不回。

“你——不是要帮我搬家吗？”他小心翼翼地问。

“那是你说的，我又没有答应。”她回头恶声恶气地说：“小姐我下午要去约会，没空！”

走人了。

她怎么又生气了呢？他反复寻思几次，还是弄不懂自己方才说错了什么。

她说要去约会，如此说来，是交了男朋友了。

这应该就是她的态度阴阳怪气的原因。女孩儿家陷入爱河里，极少有不患得患失的。

她也交了男朋友了——

说不来心中是什么感觉，隐约有一股父亲见女儿即将出嫁的难舍，却又不全然是如此，还有其他的，更隐晦的，无法诉诸于言词的——

他的小玛格丽特，已经找到赏花人了——

钟衡吁了一声，认命地挺直腰杆。几只狗儿竖起了耳朵冲着他瞧。

“看什么看？你们的宝贝主人约会去了，难道还指望我帮你们抓虱子？”

他吼了这群无辜的狗狗一顿，抓起地上的牛皮纸箱，大步往新家走去。

5

铃——铃——铃——

凌晨一点 ,电话铃声爆起。他陡然从深眠中醒来 ,神志仍处于蒙眬状态。

“喂 ?”他用力抹着脸 ,口齿缠绵不清。

背景是一阵极端吵杂的引擎声 ,轰轰隆隆的 ,从话筒那端传过来的细音都几乎被吞灭。

有一瞬间 ,冷汗从背脊窜出来 ,让他误以为 ,纷扰了十四年的梦境融进了现实里 ,他仍然是当年那个无助的飙车少年。

“钟大哥——”轻细的叫声努力想穿透重重噪音。

“仙仙 ?”他的心揪得更紧 ,睡意全然无踪。“你在哪里 ?背景为什么如此吵杂 ?”

“我和同学在一起 ,正在 DH 大道——”侧旁有一个少年的叫声插了进来 ,不知在叫嚷些什么 ,移走了她的注意力。不一会儿 ,仙恩的声音重新回到话筒上 ,“钟大哥 ,有人要找我们麻烦 ,你可不可以多带几个人过来帮

我们？我不敢打电话回家，我老哥会剥了我的皮！”

DH大道。他闭了闭眼睛，或许他的设想没错，十四年前的梦，仍然跑进了现实里。

“你们现在安全吗？”他用平稳的声音安抚她，尽管自己已心焦如焚。

“应该——还好吧！”她的声音充满不确定，“我们已经偷偷报警了，可是这一带看起来很荒僻，不晓得警察何时才会找上来。你快点来啦！喂——”

话声突然中断。

摔上话筒，他匆匆换上衬衫和牛仔裤，抓起车钥匙。

上天，祈求，千万莫让当年的憾事重演。



“你们到底想怎样？从五股开始就一路跟着我们，跟到这里来。还摔坏我的手机！”仙恩大着胆子，仗义执言。

抢走她机子的少年跨回自己车上，七个未成年的骑士催着改装过后的引擎，轰！轰！轰！巨响，围着四个大女生来回骑走。

四个女生被一路逼到路边的泥土地上，困在圆圈中心，两辆小绵羊比起对方的七骑大野狼，真是畏缩可怜

得紧。

几个少年故意开动后轮 ,扬起漫天的尘沙 ,呛得她们拼命咳嗽 ,眼眶里都是泪。

“你后面那个女的刚才为什么一直瞪我们?”

“谁瞪你了?你以为自己长得很帅?”同学小绿探出脑袋来应话。对方眼睛一瞪 ,她赶快躲回仙恩后面去。

“小姐 ,你们很勇敢哦!”几名少年说着风凉话。

“反正井水不犯河水 ,我们兜我们的风 ,你们飙你们的车 ,谁都别去理谁。”

“可是我们很想理你们咧!”另一名少年痞痞地停在她们前方 ,车屁股吹起一阵尘灰。

咳咳咳!四个大女生抱在一起 ,呛得话都说不出来。

“我们刚才已经报警了。”小绿说。

“我也打电话给我兄弟了。”仙恩恐吓。

“你们识相就躲远一点。”四个大女生齐齐出口。

飙车少年当然没那么容易就吓走 ,尤其今天不知道哪些国际名流来本市拜访 ,警力全调去支持了。他们就是事先知道风声 ,才趁着今天晚上出来放风。即使她们真的报了警 ,等交通警察过来逮人也是一两个小时以后的事了。

少年嘻嘻呵呵 ,像猫抓老鼠一样 ,逗着她们好玩 ,两方人马又僵持了几十分钟。

“仙恩 ,怎么办 ? 这里人烟稀少 ,他们就算想毁尸灭迹都不会有人来救我们。”小绿凑上来咬耳朵。

“早知道吃完饭就乖乖回家 ,别多事地出来兜风了。”另一位同学眼眶中已噙着泪。

“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 ?”仙恩心中后悔莫及。

今晚是她心情不好 ,拖着朋友骑车出来绕绕。她一直听说 ,经过警方大力取缔 ,DH 大道上已经鲜少有飙车族出没了 ,没想到今天运气这么烂 ,给她们碰个正着。

呜——钟大哥 ,你赶快带人来救我们。

“喂 !”

说时迟 ,那时快 ,两盏吉普车的大灯杀入重围。车门打开 ,一道硕壮的人影跳下车来。

怎么只来了一个 ? 仙恩暗暗叫苦。不是叫他多带几个人来吗 ? 还是他的人缘差到连朋友都没有 ?

“哎唷 ,真的有救兵来呢 !”带头少年咋咋舌 ,骑至他身前。

钟衡眼神稳定 ,动也不动。

“这位大哥 ,来英雄救美喔 ?”一看见有男人现身 ,少年们冷笑连连 ,停好了车 ,倾向往车侧一捞 ,木棍或球棒

纷纷抓进手里。

钟衡的肾上腺素分泌 ,喉咙紧缩 ,全身僵硬。

风 ,呼啸 ,机车 ,引擎声 ,震耳欲聋的巨响 ,尖锐的叫器——一切的一切都与当年的情景一模一样 ,甚至连地点与时间都如此近似。

他确实怕 ,很怕。并不是畏惧眼前这群少年 ,而是深怕过去的记忆会将他吞没。

那道濒死的眼神突然出现在他眼前 ,瞪得大大的 ,中心点的生命之火渐渐淡去——那双眼里充满了无奈和不甘——

他用力甩了甩头 ,甩去缠绵于过去的梦魇。现在的情景不容他失去控制 ,他必须好好应付。

“你们平常都飙这一区吗 ?”他的神情煞冷。

“关你什么事 !”少年们渐渐围拢了过来。

“怎么 ?有胆子出来混 ,却没胆子报自己的‘管区’吗 ?”他撇出淡淡的笑。

几名少年往地上吐了口口水。“不然你是想怎样 ?找兄弟来干架吗 ?也好 !今天跟你讲清楚 ,让你当个明白鬼。如果待会儿还有命回去 ,记得到三重来找陈康四那一挂 ,我们等你报仇。”

“混三重的 ?你们是老四的手下 ?”

少年们顿时停下脚步。听他讲得一副很熟的样子——

“你认识四哥？”其中一位试探性的问。

“岂止认识。”钟衡冷冷一笑。“你不妨回去问问，老四还记不记得十年前跟他同一寝的‘小钟’？我们很久没见了，最近也该约他出来吃个便饭。”

四哥八年前才吃完公家饭出来，这个人居然和他是“同一梯”的？几个小朋友霎时面面相觑。

“真的假的？你形容看看，四哥长什么样？”他们犹半信半疑。

“太久没见，老四相貌变成什么模样，我也说不准儿，倒是他左眉上的那道蜈蚣疤，走到哪里都是注册商标。”他淡淡回道。

“原来您真是四哥的朋友！大家伙绕来绕去，都是一家人。四哥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朋友，大家不打不相识。”带头少年哈哈笑了几声，打个圆场：“这位大哥姓钟？”

他随便点了个头。“这几个女孩儿是我妹妹和她朋友，有任何得罪的地方，我代她们向几位小哥道歉。”

“好说，好说，说来还是我们莽撞了。”几个少年连忙摇手。

“小姐 ,以后不要这么晚了还跑出来骑车 ,很危险的。”带头少年使了个眼色 ,所有少年一起翻身跨上座驾 ,“钟哥 ,那今天晚上就不打扰你了 ,有空来找四哥喝个酒。四哥看见以前一起吃公家饭的老朋友 ,心里一定很高兴。”

场面话交代完 ,少年骑士们迅速离去。

炫眼的机车大灯一一离去 ,四周少了引擎的怒吼声 ,突然显得闷顿沉寂。

仙恩惊魂甫定 ,悄悄摸到他身后去。

“钟大哥 ,你认识他们的老大 ?”

那少年还说什么“一起吃公家饭” ,这个意思 ,该不会是她想的那样吧 ?

钟衡倏然转身 ,深冽的眼中有着骇人的怒气 ,及漫天翻涌的黑潮。

仙恩倒抽了一口气 ,悄悄退了一步。

“你——”铁掌如紧箍一般 ,狠狠扣上她的肩臂。

“啊 !”她痛叫一声 ,连眼泪都逼出来了。

懊恼之色飞快掠过他的眼底 ,他松开了手 ,大步走向吉普车去。

“你们还不回家 ,想惹上第二波麻烦吗 ?”

四个大女生霎时回过神 ,纷纷跳上小绵羊。仙恩迎

上他狠厉的眼神 ,硬着头皮 ,跳上吉普车前座。

两部小绵羊 ,在一辆吉普车的护送下 ,慢慢骑回市中心去。



“钟大哥 ,你听我说——”

“进去 !”

钟衡将吉普车停妥在自家门口 ,跳下车 ,理也不理她 ,直直冲进家门里。

仙恩踌躇地在原地徘徊。

好可怕 ,他整程路上 ,半句话都不吭一声 ,额角的青筋隐隐爆动 ,一副要杀人的样子。现在已经半夜三点多了 ,她还跑到他家去 ,会不会有危险 ?

“进来 !”门内传来一记闷吼。她跳了起来。

“马——马——马上来。”她不敢怠慢 ,即使心里怕得要死 ,局局促促的 ,往屋子里挨进去。

心里有一个角落知道 ,他不会真的伤害她。只是——她总觉得今晚的钟大哥不太对劲 ,原有的和气温柔都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无形的暴戾。

她害怕这种感觉。

挨进了厅里面 ,满室漆黑 ,他并未开灯。就着月光

一看 ,吧台前有个厚实的人影 ,仰着头 ,咕嘟嘟狂饮一瓶伏特加。

砰 !酒瓶重重往台面一敲。

怦 !她的心跟着重重一跳。

他突然握着酒瓶 ,大步往她面前杀过来。

“你到底有什么毛病 ?你嫌自己活得不耐烦了 ?为什么三更半夜跑去飙车族出没的地段看风景 ?”他烈声咆哮。

一阵浓重的酒气直直冲进她的鼻端。仙恩从未见过这等阵仗 ,她父亲在世时是个好好先生 ,大哥张行恩是斯文尔雅的新好男人 ,在她周围的异性从来都是客气而文明的 ,哪里曾与一个浑身酒气的暴怒男人如此接近过 ?

“我——我——”她吓得连话都讲不出来了。

钟衡猛然握住她双肩 ,剧烈摇晃。

“你知道那些飙车的年轻人会做出什么事吗 ?他们逞勇好斗 ,把打架、闹事当成英雄事迹 !他们不知轻重 ,不懂得懊悔 ,凡事只讲求那一时的痛快 !你知道每年有多少条人命断送在飙车族手中吗 ?”

“你不要这样——我很害怕——”

“你怕 ?你确实该怕 !你怎么会不怕呢 ?”

钟衡和抓住她时一样突然地松开她，任她瘫软在地上，他自己则回头掀起酒瓶。

“钟大哥——”

“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笨蛋，什么都不懂，只会拿自己的生命安全来开玩笑！”他仰头又灌了一口酒。

“你——你为什么会认识他们的老大？”她惊魂未定，整个人蜷在地板上发冷。

“你想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倾下身，恶狠狠地瞪着她，“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我以前坐牢的时候，和他们老大是室友！”

“坐——坐牢？”她惊得呆了。他竟坐过牢？

“没错，怕了？想知道我为什么坐牢吗？”他近乎狰狞地逼视她。“因为我十六岁那年，飙车害死了一个人！”

仙恩两手紧捂着嘴唇，震骇得说不出话来。

她惊吓的眼神有如一桶冰水，瞬间浇醒了他。

天！他在做什么啊？他竟然把他十四年来的懊悔和挫折，发泄在她的身上！他造的孽还不够多么？

钟衡颓然躺靠在椅背上，盯住天花板。

“这些小鬼！成天骑着机车在深夜的路上呼啸，却自以为多帅、多英勇——以为一票人混在一起，看人不

不是她 ,而是一个叫“良知”的东西。

“这些感受 ,我都懂 ,我还为此坐了四年牢 ,最后才因表现良好 ,提早假释出狱——可是 ,同样是一帮飙车的年轻人 ,受了人挑拨前来找我寻衅——我母亲就这样被他们误杀了——”他展着沉痛的眼。“我手上犯了两条命 ,你懂吗 ? 不只是当年那个陌生而无辜的男人而已 ,还包括我自己的亲生母亲 ,你懂吗 ? 你懂吗 ?”

匡啷 ! 他猛然一扬手 ,将酒瓶往对墙上扔去。酒瓶碎裂声是如此的惊天动地。

“喝 !”

陡然而来的恐惧让她倒抽一口寒气。

现在的他好可怕 ! 一点都不是她认识的那个钟大哥。她不知道他还会做出什么事 ,说出什么话来——她害怕这样的他——

惊惧的泪水进出眼角 ,她不暇细想 ,夺门而出 ,使劲往家门的方向冲过去。暗夜的躁动惊醒了几只狗儿 ,跟在她身后汪汪叫地跑着。她浑若未觉 ,直直往前跑 ,跑 ,跑。

堪堪抵达家门口 ,家中一片漆黑。她事前跟母亲说过 ,今天晚上要在小绿家留宿 ,所以没人替她等门。

这漆黑的家园 ,与方才他漆黑的住所 ,看起来一模

一样——

怎么 ,她就这样丢下他不管了呢 ?

心中忽然涌起一阵懊悔。

他一个人在家 ,心情不好 ,又喝了酒。喝闷酒是最容易醉的 ,如果他出了什么事 ,怎么办呢 ?

该不该回去看看 ?

她在家门口来回徘徊 ,举棋不定。蓦地 ,指间有一阵湿濡的触感。

“唔——”小黄睁着发亮的眼眸 ,轻舔着她。

“你也觉得我该回去看看吗 ?”她哑声轻问。

“唔 !”小黄努了努她的手心。

又踌躇了好一会儿 ,终于 ,她下定决心 ,在小黄的陪伴下 ,往来时的路走回去。

他的家门仍然如她适才飞奔而去时一样 ,大刺刺敞开着。

她鼓起了勇气 ,踏进阴暗沉寂的屋子里。

她不敢开灯 ,怕惊扰了他 ,双眼在黑夜中慢慢搜视。

沙发上已经杳无人影。她继续往室内走入更深 ,猛然在吧台旁的地上觑见一具人体。

“喝 !”她努力按住双唇 ,才制止自己惊叫出声。

人体一动也不动 ,她也跟着浑身僵硬。好一会儿 ,

几不可闻的呢喃从他口中吐出来，她才松了一口气。

“钟大哥——”她轻唤，蹲到他的身旁去。

他双眼紧闭，一阵浓到几乎呛死人的酒味从他身上窜出来，身边还多了两个空瓶子。

天！她瞄了一眼夜光挂钟。从她冲门而出再回返为止，才不过四十多分钟，而他居然已经灌掉一整瓶伏特加了，怎么可能不醉？

“钟大哥，你快起来，在地上睡觉会着凉的。”仙恩努力想扶起他，无奈他的身材起码是她的两倍半，要只身撑起如许庞大的重量，谈何容易。

勉强摇得他有些神志，半昏半醒地被她搀扶到长沙发里，再轰然倒下。

是谁呢？

那淡淡的香气，是个女孩儿。

他神志朦胧地眨开醉眼。呵，是仙仙呢！

仙仙——

“仙仙——你别怕——我会把你——呃——种成又大又漂亮的玫瑰花——”他口齿不清地念着，眼睛紧紧闭上。

“什么玫瑰花？”她轻问，脑中有某样东西被触动，但瞧不真切。

不对不对 ,仙恩长得像他的香水玛格丽特 ,怎会是玫瑰花呢 ?他迷乱地想着。

仙仙是人 ,不是玫瑰花——

仙仙是人——是了 ,她是池净的妹妹——

池净 ,那个可怜的小女孩——那个 ,父亲被他和阿海害死的小女孩——

“池净——”他紧闭着眼 ,喃喃轻唤 :“池净——你好吗 ?你过得好吗 ?——我没忘记你——从没忘记过——”

仙恩一阵心酸。

他真的这么喜欢姐姐吗 ?连在梦里都叫着姐姐的名字。

“败家子——我是败家子——我是——”他还在含含糊糊地说着醉话。

“不是的 ,你不是败家子。”她在他嘴唇轻轻印下一吻。“伯母如果还活着 ,一定会深深以你的成就为荣——当年那位先生若知道你如此内疚 ,也一定不会再怪你的——你已经知错了 ,已经悔改了啊 !”

她的言语仿佛穿透了层层迷雾 ,抚慰了在恶魇中的他。他又嘀咕了一些听不清楚的梦话 ,然后 ,沉沉睡去。

“白痴。”印下一吻。

“蛮牛。”再来一吻。

“姐姐已经有喜欢的人了——你就这么喜欢姐姐吗？”她俯首抵着他的唇，泪水凝滴在他的脸颊上。“我，不行吗？”

他突然张开唇，含住她的樱口。

她轻抽了口气，过了好一会儿才意识到，他仍然漫游在醉梦里。

有了暗夜的保护，她仿佛多了劈天破地的勇气，再也无所顾忌，巧舌主动探入他的唇内。

他尝起来有伏特加的酒香，和红酒的甜意。

她轻吮着他，也让他吸住自己的唇舌。

而后，他的身体仿佛有自主意识，双手紧紧扣住她的娇躯，舌头探进她的唇里。

她的泪和入吻之中，尝起来甜意中混着涩意。他的手推开她的衣服下摆，在裸背上游移。粗厚的茧滑过细致的肤触，引起一阵轻微的战栗。

她轻吟了一声，继续吮咬着他的唇。

“仙仙——”他瞑目轻唤着。

她中止了吻，定定凝视他沉睡的容颜，末了，叹息了。

“钟衡——你到底要我，还是要姐姐呢？”

6

终于 ,池净要结婚了。

她和新郎官只认识短短数月 ,便决定携手同伴一生 ,此举在张家掀起不小的震撼。

“姐姐怎么看都不像是仓卒行事的人。”姐姐把姐夫带回家来的前一晚 ,仙恩踱到哥哥房间里咕哝 ,“哪有明天带他回来见见我们 ,下个月初就要结婚的。”

“你既然明白小净不是仓卒行事的人 ,对她的抉择便要有信心。”行恩微笑 ,扯了扯小妹的头发。

自父亲去世之后 ,大哥的沉稳镇定向来是支持他们一家的基石。苏洵的那一套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 ,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 ,讲的就是他这种人。

准姐夫前来家聚之后 ,张家人果然心折。

他们家算是那种比较“奇怪”的人家。寻常父母在意的“对方经济状况如何”、“会不会赚钱” ,在他们家看来还是其次 ,才华方为重点。

姐夫固然是个世界知名的艺术大家 ,但真正让她和

家人喜爱的 ,是他才气坦露的风华。

于是 ,姐姐要结婚了。

婚前一周 ,她踌躇良久 ,不知该如何将手中的请帖交到钟衡手上。

他那样心醉于姐姐 ,连醉梦中都喊着姐姐的名——不知情的妈咪还硬要邀他来观礼 ,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仙仙？”钟衡一推开家门 ,便望见在门外徘徊的俏人儿。

“钟——钟——钟大哥。”她结结巴巴。

“仙仙 ,你有事找我吗？”他偏头打量她。

“嗯。”她定了定神。“钟大哥 ,我有份东西交给你 ,我们进去谈好吗？”

“请进。”他侧身让开门口 ,含笑邀她进入。

自从上次那个尴尬的夜晚后 ,这是她首度踏入他的家 ,也是他们第一次独处。之前几次若非在公园里 ,就是在社区里碰见 ,四周都有其他人在。

她的眼神扫过客厅中央的沙发 ,仿佛还看到他醉躺在上头的模样。

虽然知晓他曾经撞死过人 ,还因而坐牢 ,充斥在她心中的却并非畏惧 ,而是怜惜。

她深深明了 ,即使现实中的钟衡已经出狱许久 ,心

灵部分的他仍然被自囚在一处深牢里 ,不曾解脱。

他记得那天发生的事吗?他——知道她偷吻了他吗?

红焰猛然烧上她的俏颜 ,她低着头 ,局促着手脚 ,选中一张单人沙发坐定。

“仙恩 ,你有什么东西要交给我?”钟衡眼中有一抹奇异的温柔。

她抬头正欲开口 ,猛不其然对上他深黑难测的眸 ,一颗心 ,登时又飘远了。

日后将要发生的事情这么多 ,她要先告诉他哪一桩呢?

“我要出国去了。”她垂下螓首 ,露出一截粉嫩无瑕的颈项。

“出国?”钟衡一怔 ,在她对面坐定位。

她轻轻点头。“校方之前向美国一间姐妹校提出交换学生的邀请 ,已经通过了 ,我是其中一个。”

能够当上交换学生的人 ,成绩都相当优异。他油然感到骄傲起来 ,即使她并不是他的什么人。

“要去多久呢?”

“一年。”她低头把玩手指。“我下个学期升大四 ,课程比较少 ,所以最后一年在姐妹校就读 ,只要成绩通过

了 ,可以直接报回来扣抵学分。”

“你要去一整年——”他看着她露出的那截粉颈 ,别有一种不胜娇弱的韵味。

“不是一年。”她抬起头 ,脸上挂着微弱的笑容。“我大哥说 ,如果我还想继续深造 ,干脆留在那里申请研究所 ,费用方面他会支持我。”

“连研究所也要留在美国念?”他愕然 ,这一去 ,要多久?

“嗯。”她无力地歪垂着小脑袋 ,嘴唇轻咬。

他不由自主顺着她咬啮的地方望去。

啊 ,那红艳美丽的唇——别再咬了 ,再咬就受伤了。

那一夜 ,就是这双唇贴在他的唇上 ,辗转吸吮。也是这一双唇 ,温存地抚慰着他 ,让他在睡梦里得到救赎。

是的 ,他都记得 ,只是没让她知道。

你到底要我 ,还是要姐姐呢?他脑中 ,仿佛还回旋着她那一夜的轻喃。

唉 ,仙仙 ,为何这么问我?莫非 ,你对我生出感情了?

他曾旁敲侧击过 ,才发现她并不知道姐姐池净的身世。可能是池净刚被张家收养时 ,她年纪还太小 ,大人觉得向这样一个小小人儿诉说太多悲伤的事情 ,没有意

义 ,因此就略过不谈。

她只知道姐姐的生母很早便过世了 ,父亲死在一次交通意外中。

仙仙 ,为什么要爱上我呢 ? 你并不知道我的过往 ,是如何影响了你挚爱的姐姐——

许多感情 ,他终于能够体会了。

为何裴海明明知道爱上池净 ,极可能是悲剧收场 ,仍奋不顾身地涉下水去。

有时候 ,情势是半点不由人的 ,就像他一样。

他这一生 ,不曾领略过多少情爱纠葛。即使亲情 ,也是缘分淡薄。

少年时期的嬉嬉闹闹 ,青年时期的蜻蜓点水 ,爱情在他生命中 ,一直是缥缈虚浮的部分。

而她 ,一个二十出头的大女孩 ,原本只因她是他年少时的甜美记忆 ,想多疼她一点 ,多看她一点 ,只是如此而已——

谁知 ,竟让这女孩儿在不知不觉间 ,在他心田深处攻占了一块领域。

她还是一个这样年轻的女孩呵 ! 如一朵清致美丽的小玛格丽特 ,种植在清静无华的温室里 ,他怎忍心沾染她呢 ?

他和裴海终究是不一样的。裴海那如狂火猛涛的性格,说爱就爱,义无反顾,无论结局如何,仍执意孤行。

而他,他的顾忌太多。他不能不考量到她的年轻纯美,她有权利出去看看这个世界,不该早早便被情爱所束缚。

他们的缘分,不在这个时候。

“仙仙,答应我,如果将来有任何需要,一定要打电话告诉我好吗?”钟衡倾身,拂起她颊鬓的几丝垂发。

她紧咬着唇,不敢抬头,生怕他的温柔,会让她无可制止地放声大哭。

她深吸了口气,从外衣口袋掏出一张红色的信笺。

“这个——是妈咪要我送来的。”递出去的手,有些迟疑。

“府上有人要办喜事吗?”他笑着,接下来,努力转换情绪。

“姐姐要结婚了。”她抬眼,试探性地打量他的神色。

“原来如此,恭喜她了。”他淡淡微笑,扫视着喜帖上的名字。

“钟大哥——”看着他“强作”镇定的模样,她终于落泪了。

“仙仙 ,你为什么哭呢 ?”他讶然轻问。

“你都不会难过吗 ?”她哽咽着。

“难过什么 ? 只要你姐姐过得幸福 ,我就很开心了。”

“骗人 ! 我知道你很喜欢姐姐——”她不知道自己噙着嘴的模样 ,有多么委屈 ,又多么可爱诱人。

他心中一动 ,随即强迫自己镇定心神。

“我岂止喜欢你姐姐 ,我也喜欢你啊。”

“那是不一样的 !”她瞪着他。

“确实不一样。”他微笑点头。至于不一样在哪里 ,只有他自己明了。

听见他承认了自己的推测 ,仙恩心头又是一酸。

“你会来参加婚礼吗 ?”

他沉吟了一下 ,终于摇头。

她并不意外他的答案。没有多少男人 ,可以无动于衷地目送心爱之人投入其他男人的怀抱。

仙恩忽然觉得 ,这个空间局促得让她待不下去。

“总之 ,喜帖我是送来了 ,妈咪说很感谢你慷慨收容狗狗 ,又常常帮社区活动做义工。如果你愿意赏光 ,我们一家人都会非常开心的。”匆匆背完母亲交代的台词 ,她站起身来。“我走了 ,bye - bye。”



婚礼那天 ,钟衡终究是去观礼了。

他对这种家族式的聚会最是没辙 ,能不出现就不出现 ,但是三天前 ,裴海亲自光临他的狗窝来拉人。于情 ,这是死党的婚礼 ;于理 ,他代表男方惟一的亲属 ,前后交相攻 ,他都不能不来。

尽管如此 ,他们两人都没有太张扬彼此的关系 ,只是在敬酒时 ,淡淡地互相点头微笑 ,彼此知道对方的心意就好。

这场婚宴订在社区的交谊厅里举行 ,场面小巧而温馨 ,除了亲戚朋友之外 ,并没有发出太多张贴子。

照理说 ,这样精小的场面是很不符合裴海身份的 ,可是裴海只有孤家寡人一个 ,性子又狂狷惯了 ,本来就不拘泥于仪式礼俗。只要心爱的人挽在手里 ,悬在心上 ,他也就满意了。于是 ,他依从行事低调的张家人 ,并未将婚娶的消息让媒体知晓。

酒过一巡 ,钟衡借故向同桌的人告了罪 ,起身离开了会场。

临出门前 ,他最后一瞥 ,寻找的那个人挽着新娘 ,进休息室换礼服 ,准备送客了。

今天真是忙坏她了！又要帮姐姐张罗大小事，又要客串招待到门口安排客人入座。整个晚上，就见她淡黄色的身影里里外外飞舞，像只忙碌的小工蚁。

噯！如果被仙仙知道，他把她比喻为工蚁，她不知会如何跳脚。

他摇头哂笑，转身走出去。

一月了。寒风摧树木，风里已夹带着毫不容情的霜意。

他是劳动惯了的人，身子健实硬朗，上身只套了件薄外套，便挡去朔风的刺骨。

浓云遮蔽了天，间或从缝隙里探出银月盘的脸。几乎整个社区的人都上礼堂吃喜酒去了，茫茫天地间，竟然有几分万径人踪灭的味道。

他深吸一口冷空气，让心情渐渐沉淀下来。

“钟大哥。钟大哥！”一声清脆的叫唤追着他身后而来。

他回眸。呵，是她，小工蚁。

仙恩气喘吁吁地追上来。伴娘的礼服太长，好几次裙摆绊住了她的双脚，险象环生。

待她跑近了，绊到最后一下。啊！还好扑进他怀里，安全上垒。

“钟大哥 ,婚宴还没结束 ,你怎么就走了?”

“趁现在先走 ,免得待会儿散场人太多。”他拂开飘落她颊畔的一缕细鬟。“你急呼呼地追我出来 ,有事吗?”

仙恩红着脸 ,从他怀中撑起身。

其实没事 ,只是方才一转眼 ,瞥见他形单影只地走出厅外 ,远望有一种苍凉的情致 ,仿佛这一去就不会再回头 ,她不暇多想 ,便追了出来。

“我只是——只是想问你——”她绞尽脑汁地找理由。“想问你 ,明明说了不来 ,怎么忽然又来了?”

“一时无事 ,就来了。”他扯扯她的小鬟发。“你穿礼服的模样很好看。”

仙恩俏脸又是一红 ,别扭地拉拉衣摆。“裙子太长了 ,好几次都差点跌倒 ,还好姐姐和姐夫扶着我。”

“裴海看起来是个值得托付的人 ,你姐姐嫁给他 ,会幸福的。”

仙恩默默瞅着他。

“那你呢?”她忽然问。

“我?”他先是不解 ,倏然又明白了。她还是以为他在暗恋池净。

钟衡失声笑起来。他摇了摇头 ,仍然没有解释什

么。

一切太复杂了 ,不知从何说起 ,有时 ,“误会”反而是最好的脱身之道。

“你不喜欢姐姐了?”不然他摇头是什么意思?

“你姐姐是个令人钦慕的好女人 ,也就这样了。我对她并没有进一步的幻想。”他轻描淡写地带过。

仙恩傻傻笑了起来。“原来你这么看得开。”

迎上她眼中如梦似幻的神采 ,他心中一凛。

都已打定了主意要放手 ,现在还与她闲扯这些做什么呢?

他退开了一步 ,状似不经意地拉开两人之间的距离。

“仙仙 ,你何时要飞到美国去?”

她一愣。

“还早 ,六月底才考完期末考 ,大概七八月出发吧。”此刻 ,月光下 ,幽径上 ,世界里只有他和她。她不愿想及分离的事。

“嗯。”钟衡慢条斯理地点头。“那么 ,我可能会比你先离开一步。”

仙恩愕然对上他的眼。“什么意思?”

“A——alance’一直筹划着 ,到日本开分据点 ,最近

事情有了眉目 ,我必须先飞过去打点一下。”他解释道。

“你要去多久 ?”她揪住他的前襟 ,心头的结 ,与手上的拳 ,揪得一样紧。

“起码要半年以上 ,日本的站点才会步上轨道吧。”他淡然说 ,迎着她失望到了极点的眸光。

“半年 ? 这么久 ?”仙恩急了。他一定赶不及在她去美国前回来的呀 !

“不要这么伤心嘛 !”他终究不忍 ,笑着拭去她滑落的泪。“半年一下子就过去了。”

“可是半年之后 ,我已经离开了。”她连连顿足。

“你还是会回来 ,又不是从此定居在美国了。”

“等我回来也是好几年以后的事情了 !”

“才两三年而已 ,即使再加上博士 ,也不过四年的光景 ,我们总会见面的。”他柔声安慰。

听着他云淡风轻的口吻 ,仙恩渐渐觉得不对劲了。

她退开一步 ,静静瞅着他看 ,泪珠挂在眼眶里 ,悬而未落 ,闪烁闪烁 ,仿佛将她的眼与她的心 ,包围在遥远的距离之外。

原来 ,她终究是无法取代姐姐的。所以 ,四年的分别 ,对她而言是长长的“永远” ,对他而言 ,却是短短的“而已”。

她猛地打了个寒颤 ,已经弄不清楚自己是被夜风吹寒的 ,或是被心念冻僵的。

她的每一丝反应 ,都让钟衡心如刀割。他努力禁忍着 ,终于还是克制不住 ,紧紧拥住了她。

“小丫头 ,别伤心——”别哭了 ,求你 ! 别在我面前落泪啊。

仙恩用力埋在他的胸前。

她没有哭出声 ,只有一声声细细的呜咽 ,每颗泪都沁进了他的心坎底。

“你知道我的地址、电话 ,到了美国之后 ,可以写信给我 ;没有人陪你的时候 ,可以打电话给我 ;我有空 ,也会飞过去看你的。”他轻轻吻着她的发 ,她的鬓 ,她的颊。

“真——真的 ? 你——你会来看我 ?”她哭得抽抽噎噎的。

“会的 ,一定会。”他温柔允诺。

“还要替我带小黄它们的照片来。”

“好。”

“帮我带肉干回来给它们吃。”

“没问题。”

“我不在的时候 ,要替我照顾它们。”

“呃——”

“好不好？”很凶！

“好。”他勉为其难地同意了。

她深呼吸了几下，让情绪平抚下来。“你什么时候要去日本？”

“后天。”

“这么快？”她有些慌措不及。

“事情来得突然，我也没有办法。”他松开她，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手帕来。“看你，哭得妆都花了。”

“啊！”仙恩惨叫。她忘了今晚脸上有妆了！“你现在不要看我！”

已经来不及了。

她接过手帕，还来不及抹脸，就打了一个重重的喷嚏。薄纱礼服的观赏性质本来就大过实用性质，也难怪她会冷。

“我很想发挥英雄本色，将外套脱给你穿的，可惜我外套底下只有一件汗衫，待会儿若是遇到夜归妇女，会把我当成变态色情狂追打。”他用力摩挲她的双臂。“趁着没感冒之前，你快点回屋里去吧。”

仙恩仍依依不舍。“你出国之前，记得先通知我，我到机场送你。”

“好。”他含笑点头。

她叹了口气 ,终于拖着沉重的脚步返回宴客处。

又是这样的场景。

钟衡望着她的背影 ,怔怔出神。

他们以后会不会总是如此 ? 一个人留在原地 ,而另一个人 ,总是走出对方的生命。



扶桑七月 ,热辣的程度不亚于远方的小海岛。算算时间 ,他居然已经在异地停留半年了。

起身来到屋外 ,触目所及是近千平米的植地 ,和二百平米左右的实验区。A——alance '工作室成立于东京近郊 ,夏天的东京苍翠碧绿 ,充满勃勃的生命力。

目前温室、冷房 ,及相关的建筑物都已搭盖完成 ,只等植土铺设好之后 ,便能正式耕种 ,开始量产他所研发成功的几种新品。

窗户一推开 ,热空气立刻透进来。他本来就不喜欢人工空气 ,索性把办公室内的所有窗扇都打开。

“钟先生 ?”

一声轻唤响起 ,他才想到室内并不是只有他一人。

“什么事 ?”他倚在窗前 ,并未回过头。

会议桌前的几位手下面面相觑。怎么老板才接完

一通来自故乡的电话 ,整个魂魄便飞走了 ?

“我们还要继续开会吗 ?”几名日本干部有些无措。

钟衡终于回过神。

是了 ,他刚才在开会。

一股淡雅的花香从窗外飘进来 ,是 A——alance '刚在国际间发表的香水玛格丽特 ,他便是被这股馨香引走了注意力。

细看之下 ,香味原来不是来自鲜花 ,而是清洁人员搁在窗台上的干燥花。这些人真细心 ,知道他喜欢玛格丽特。

“抱歉 ,我们方才进行到哪里 ?”钟衡坐回办公桌前。

那一瞬关于玛格丽特的遐想 ,淡成灰烟。

“方才您接了一通电话 ,会议便中断了。”有一位跟着他过来的干部 ,大着胆子问 :“您在想什么 ?是不是那里有事 ?”

“我在想什么——”钟衡也喃喃自语。

刚才那通电话是仙恩打来 ,说她已经国际机场 ,即将出发了。

“我一直在等 ,结果你还是没有赶回来 ,我不理你了 !”她控诉完 ,忿忿挂上电话。

他拿着话筒发呆 ,下一秒钟便被花香勾引 ,整个人

陷入思想的黑洞里 ,没有任何声音或语言。

“没事 ,我们回头工作吧。”他平淡地答。

干部们收到讯息 ,知道闲聊时间结束 ,不敢再造次。

报表纸翻动声再度响起 ,间或夹杂几句公事上的对答。

过了几分钟 ,干部们不得不再停下来 ,直到钟衡发现 ,自己又失神了 !

见鬼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懊恼地想。脑筋突然斑驳掉 ,茫茫然的 ,像少了点什么东西。

是弄丢了什么吗 ?

7

“老哥。”

“嗯。”

“老哥 ?”

“嗯 ?”

“老哥 ,我要跟你说话 ,你不要一直看书好不好 ?”

叹息。“你要谈什么 ?”

“我要跟你谈男人。”

“男人？”这下子书终于合起来了。

“老哥，如果有一个男人，感觉起来好像很喜欢一个女的，却又没有说得很清楚，那他到底算喜欢她，或是不喜欢她？”仙恩盘腿坐到床上去。

“这要看‘她’是谁。”

她顿了一顿。“好啦！是我啦！”

“接着还要看那个男人是谁。”

“想都别想，我不会说的。”她才不上当。

张行恩把书往床头一摆，竖立了枕头坐起来。

“客观因素的影响很大，举例而言，如果那个女孩子，也就是你，今年才二十出头，连二十一岁都不满——”

“我下个月满了。”她插嘴抗议。

“而那位男士比她稍微大了一点，”他似笑非笑地看着妹妹，毫不意外一撇红晕蹦上她的俏脸。“那么他的顾忌就很多了。”

“有什么好顾忌的？”她咕哝。

“面对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儿家，男人要如何确定，她二十岁时期的爱恋，就是她这一生所要的爱恋？”

“我抗议！为什么所有人都认为年纪小的人感情动

向就绝对不稳定？有人三四十岁才恋爱结婚，千挑万拣最后还是以离婚收场，这种例子比比皆是。”

“是没错。”张行恩冷静地指出：“重点在于‘千挑万拣’四字。这些人该看的已看过，该经历的已经历过，最后择他们所爱，即使不成功，终也是自己的抉择。可是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子，连天地的一小角都尚未瞧过，如果匆匆被绑进婚姻或感情里，将来成功则已，若不成功，是该怨自己投入太早，或当时脑袋不清呢？”

“谬论！谬论！”仙恩认觉这番话问题重重，却又无法说出具体的理由来反驳。

“这是不是谬论不重要，重点是，多数人是这么想的，那个人也是这么想的。”

仙恩愣愣地瞧着大哥，半晌，她灵光一闪，终于抓到重点。

“所以，你的意思是，我应该到外面绕一绕，堵住他的嘴，最后如果选择不变，他就无话可说了？”

“答对了。”

行恩承认自己是有私心的，这番话，与其说是那个人的心思，毋宁说是他自己的。仙恩才二十岁而已，未来仍然充满各种可能性，值得好好探索一番，他不希望她太早囚陷在感情里，固步自封。

一个无法自我成长的女人 ,即使能一时握住男人的心 ,也不可能长久。现阶段 ,她需要的是更多机会 ,而非一个绊锁。

“如果我在赏玩世界的期间 ,他先被别人追走了怎么办 ?”她忧心忡忡。

风险太大了 !三十岁适婚龄 ,事业成功 ,相貌堂堂的好男人 ,随时有可能被其他识货人的筷子夹走。

“这就是亲戚朋友好用的地方。”行恩漫不经心地应道 ,顺手翻到下一页。

“什么 ?什么意思 ?说清楚一点 !”她精神大振 ,一把抽走碍手碍脚的书。

行恩无奈地抬起头。

“你在外面跑来跑去的时候 ,他能上哪里去 ?不过就在这个社区里 ,妈妈是管理委员 ,晚翠新城是她的辖区 ,谁动得了他一点脑筋 ?”

呃 ,呵呵 ,呵呵呵呵 ,呵呵——对喔 !她怎么没想到 ?还是她老哥奸诈 !虽然这代表老哥猜到她喜欢的人是谁了 ,可是比起美好的远景 ,这种枝节一点都不重要。

“不对。”她倏然凝眉。“他还有国外和中部的窝。那些地方 ,处处有漂亮妹妹。”

“他若有心 ,全世界都是漂亮妹妹 ;他若无心 ,漂亮妹妹就只在一户姓张的人家里。”行恩抢回书 ,懒洋洋地继续翻看。

有道理 ,非常之有道理。仙恩频频点头。

若是一切顺利 ,她的学业、爱情皆丰收 ;若是中途出了岔子 ,顶多不婚族增加一口人。

好吧 ! 放长线 ,钓大鱼。



于是 ,她离开了 ,而四年就这样过去了。

四年 ,四个春绽、夏放、秋收、冬残的信期。

仙恩挽着裙摆 ,拉开落地窗 ,赤足踏入阳台的冰凉里。远方 ,费蒙特公园的景致 ,幽然映入眼帘。

费城是美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街上处处可见古意盎然的建筑物。

她深呼吸一下 ,让四月的冷空气泊进她的体内 ,冷却她的急躁。

过去四年来 ,对仙恩最大的震撼 ,当属池净和裴海的离异。

初闻这项消息时 ,她几乎无法置信。

她的眼前仍放演着他们婚礼的情景 ,姐姐脸上无法

藏匿的幸福 ,及姐夫对姐姐毫不掩饰的蜜爱。如此的天作之合 ,竟然在结缡一年半之后 ,劳雁分飞。为什么 ?

“我们太爱对方了。”她想起姐姐淡然而感伤的轻语 :“有时候 ,爱情来得太突然 ,太猛烈 ,你会除了‘爱对方’之外 ,忽略了许多事 ,包括生活 ,包括相处 ,包括了解。”

她心中有一些些领悟。

“姐姐 ,你后悔吗 ?”她在电话中问。

那端沉默了很久。

“如果你是问我后不后悔结婚 ,我是后悔的。”池净的轻语 ,在她耳畔宛转低回 :“如同我方才所说 ,我们之间 除了爱 ,其他的东西便不多了。我们缺乏了解和体会 ,便匆匆踏入婚姻 ,造成了后来的失败 ,连带毁了日后所有的可能性。”

她听了 ,心下怆然。

原来爱得太深太浓 ,也是失败的原因之一。这是她以前一直无法了解的事 ,而现在 ,却从姐姐的遭逢中体会到。

“然而 ,如果问我后不后悔爱上裴海 ,我并不后悔。”池净平静地说 :“若一切重头来过 ,我仍然愿意和他相逢 ,再爱上他一次。我们之间缺乏的 ,从来不是爱——”

为了姐姐的事 ,哥哥也曾委婉劝告过她——不要一古脑儿的 ,就把爱情往人家身上倒 ,爱还是一点一点的来 ,比较好。

而后她想起了他 ,那个姓钟名衡的大蛮牛。

他们的关系向来暧昧难明 ,没有明确的影子 ,只是一点一滴 ,形成浅浅的渍痕。但 ,这痕迹印在她洁白的心上 ,却是如此鲜明。

她决定了。什么生离死别 ,什么抛头颅洒热血 ,她不要那些 ,统统不要 !

或许二十一岁的她仍然太年轻 ,二十五岁的她却已明白自己要什么。悠悠别经年 ,她由这四年的漫长和寂寥 ,来肯定自己的心意。

她不要姐姐、姐夫那样狂涛骇浪的爱 ;却也不容任何时间、年龄、或过往阴影 ,来冲突她的爱情。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的爱情像海深 ,我的爱情浅。

她只要一份浅浅的爱。

钟衡 ,她爱他 ,她要他 ,淡淡浅浅的 ,却明晰无比。

她回身返入屋内 ,站在落地穿衣镜前 ,墙上的钟指在六点上 ,而镜中的女人已全副武装。

她微微一笑 ,上场的时间到了。



钟衡望着脚底下的灯火。

费城 ,没想到 ,他竟然真的来到了此地。

斜阳冉冉春无极 ,然 ,费城的春天却是亚热带的寒冬 ,冷得让人发冻。

他的手脚也是僵硬的 ,心里却很清楚地知道 ,不是因为冷——

是因为一千四百多个日子。

终于 ,在漫长的千日之隔 ,他即将看见她了。

足足四年 ,他们不曾相会 ,只通过短短的电话 ,接过几张她的近照 ,以及他从她母亲家人处得到的密切信息。

原本 ,他还不是那么确定自己该来看她。到了纽约 ,心想 ,人都已近在咫尺了 ,打个电话吧。

“来看我。”她只说了三个字。

像是中符咒一样 ,他迷迷糊糊地就跑来了。待回复意识 ,他已站在旅馆房间里 ,等着晚间七点的相聚。

她变成什么样了呢 ? 他不由自主地遐想。从那少少的几通电话中 ,她说起来话 ,依然是唧唧格格的清脆 ,感觉和四年前那个小女娃儿差不了多少。

六点五十 ,时间已近 ,他踏出房外 ,下了电梯 ,来到两人相约的饭店大厅。

四月并非观览的旺季 ,旅馆内人潮不丰 ,几乎是电梯门一打开 ,他便看见了她。

那 ,是仙恩吗 ?

讶然充斥于他的心中 ,还有一种不知如何说的五味杂陈。

一道娇丽的情影 ,倚坐在沙发上。佳人发现了他 ,眼波含笑 ,亭亭站起身 ,朝他的方向走来。

暗红色长裙包裹着她的纤腰与玉腿 ,软丝的质料在她足畔迤逦舞动 ,珍珠色的上衣服帖着上身 ,腰际以一方丝巾围系住 ,更添流动的光彩。

天 !他的脑中仍停留在四年前的仙恩 ,及肩长发 ,爱穿牛仔裤和 T 恤 ,一天到晚在他跟前吱吱喳喳 ,像只小工蚁一样的野丫头。

而眼前的佳人 ,红唇软柔 ,眼波婉转 ,长及背心的青丝在身后曼妙飘动。

这 ,真的是她吗 ?

他脑中恍然浮起“女大十八变”的句子 ,意识上仍然不太能接受——

仙恩的心几乎在见到他的第一眼就停住了。

四年过去 ,他竟然一点也不显老。

他的小平头依旧 ,煞气的浓眉依旧 ,只有皮肤比以前更黝黑 ,眼角与嘴角写着长期暴露在户外的痕迹。他仍然喜欢简便的衣着 ,一件合身黑色长裤 ,同色系衬衫与薄外套。

待两人距离拉近 ,她渐渐找出他身上更多的改变。

以前的他微笑起来 ,总是憨憨实实的 ,一副老好人的模样。而现在的他 ,挂上微笑 ,却显得神秘而深远。

他并不是那种五官俊美的男人 ,但他身上有一种引人注意的魅力 ,似乎看深了之后 ,可以挖掘到更多。

仙恩必须很努力克制自己 ,不去把旁边那些金毛女人的眼珠子挖出来 !

“嗨。”走近他身前 ,她拉起长裙悠然转了一圈。“好不好看 ?我跟同学说 ,今天要和老朋友碰面 ,她硬是抓着我去买了一身新衣服。”

看着她甜美爱娇的笑靥 ,又是他熟悉的仙恩了。他捺下心头的万般复杂 ,微笑起来。

“好看。”

“谢谢。”她开心地挽起他的臂。“我们今晚要去哪里吃饭 ?”

呃 ?

“你有没有任何建议？”他问。

“你订了哪间餐厅？”她也问。

然后，两个人面面相觑。

“你没订？”

“你没订？”

异口同声。

仙恩撇开他的手臂跺脚。“你好没有诚意哦！是你请我吃饭的，当然你要负责订餐厅。”

话是这么说没错——

“你是老江湖，费城的餐厅你比我熟，不应该尽一下地主之谊吗？”

也就是说，两个人都以为对方已经订好位，自己是受邀的那一方。

他们互相瞪视一阵。

噗哧！仙恩笑出来。

“算了算了，现在出门也太晚了。”她想了一想。“我们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到我的公寓里，叫披萨来吃，另一个是上到你的房间去，叫客房服务，主随客便，你选一个。”

两个都不妥当，他顿了一顿。

“快点啦！我饿死了！”仙恩已迫不及待地咕哝起

来。

呵 ,这禁不住饿的小丫头。

“你都喊饿了 ,我还能如何 ?到我房里去吧 !”他无奈摇头 ,推了她额角一记。

仙恩吐了吐舌头 ,重新挽着他 ,风姿绰约地步向电梯里。



阳台的纱门拉开 ,一张小圆桌摆在门前 ,摇曳的烛光呈在圆桌中心 ,点点闪闪 ,在相对而坐的两人身上、脸上 ,洒下忽明忽灭的星辉。

橙色的光线 ,深红的酒 ,娇美的鲜花 ,喷香的牛排 ,刀叉交错间 ,伴杂几段闲适自在的杂谈。这顿晚餐 ,吃得两个人心满意足。

一阵冰风撩进门槛里 ,钟衡注意到她的薄衫。

“你会冷吗 ?”

“有一点。”她摩挲上臂。

钟衡遂起身 ,关起阳台门 ,并将桌上的餐盘放回餐车上 ,推到走廊上 ,让服务生来收取。

他返回房间时 ,她慵懒地半躺在长沙发里 ,两只脚跷到扶手外 ,闲逸舒适地轻啜着红酒。

他走到沙发前 ,拍拍她 ,待她挺起身挪出一个空位 ,自己坐好之后 ,让她再躺回他的腿上。

“一条花手巾呀 ,旧年用到今 ;日来擦汗夜洗身 ,分外惜入心。阿哥送妹里一条花手巾 ,情意值千金 ;手巾上面绣等七个字 ,万古千秋不断情——”她漫哼着不标准的客家山歌 ,两只脚晃唷晃的。“给你 !”

酒杯塞给他。

他顿了一下 ,接过来 ,将最后一口酒饮进 ,随手放在肘旁的茶几上。

眼前的气氛如此暧昧 ,却又不会令人不自在 ,仿佛他们经常共处于这样的氛围里 ,彼此都觉得非常习惯。

“你去哪里学来的客家山歌 ?”他的手指卷着她的头发。

“其他留学生教的呀。”她皱了下鼻子 ,很是俏皮。
“我还会唱其他的唷。像是——

月光无火恙恁光 ? 井肚无风恙恁凉 ?

阿妹今年十七八 ? 身上无花恙恁香 ?

云彩系一出天就光 ,好花系一开满园香 ;

六月介天时 ,热过火 ,

阿妹系一来 ,心就凉。”

他哑然失笑。“谁教你唱的这些客家情歌 ?”

仙恩先不答 ,一个劲儿瞧着他 ,瞧得他莫名其妙。

蓦地 ,她翻身坐了起来 ,水眸逼到他的鼻尖前。

“咦？这是吃醋的迹象吗？”

“怎么说？”钟衡的视线凝聚在她的红唇上。

“如果我告诉你 ,是一个男同学一天到晚在我窗前唱情歌 ,你有什么感想？”她的笑容狡黠得好可爱。

“我会认为 ,他的肺活量一定很惊人 ,才能让歌声传上十七楼 ,钻进你的窗户里。”他捏住她的俏鼻。

“噢！”仙恩拍到他的手 ,龇牙咧嘴地瞪他一下 ,忽然又笑了起来。“你怎么知道我住在十七楼？”

“你妈妈告诉我的。”

“我妈常去找你？”

岂止她妈妈？还有社区里每户有独身爱女的妈妈们。可能是他表现出来的疏礼 ,及明显的不感兴趣 ,那些妈妈们极快便打了退堂鼓 ,只有她妈妈 ,每每前去公园喂狗狗时 ,他会主动出来帮忙 ,顺便串串门子。

许多仙恩的消息 ,便是从她妈咪的口中听来的。

“你会不知道吗？”他白她一眼。

可以想见 ,张妈妈不会只是他的眼线而已 ,女儿那方铁定也受惠不少。

仙恩又噗哧笑出来。

她一笑起来 ,鼻子皱皱的样子好可爱 ,他紧紧盯着 ,几乎看痴了。

“喂 ,钟衡 ,我长得这么好看 ?还让你看呆了 !”她调皮地坐到他身上来 ,面对着面 ,一点也不避讳。

他已记不起来 ,从何时起 ,她开始直呼他“钟衡” ,而不再是以前的“钟大哥”。

“你真的越变越漂亮。以前是小家碧玉的玛格丽特 ,现在已变成娇艳丰润的玫瑰了。”他诚心说。

“你也变了。”她仍鼻尖触着他的鼻尖 ,波光渐渐转柔 ,“以前是不解风情的蛮牛 ,现在是知情识趣的水牛。”

怎么都还是牛 ?

他笑了起来 ,想问她 ,她的樱唇却在几公分之外 ,而 ,这个距离 ,渐渐在缩短当中——

终于 ,他启唇 ,迎住那送上来的芳美。

老天 ,她尝起来好极了 ,带着酒的醇香 ,与淡淡的甜味——

这个吻不是他的本意 ,真的不是他的本意 ,可是——喔 !这种感觉该死的好 !谁还管它那么多呢 ?

最后一丝坚持 ,纷飞落散 ,坚实的臂膀箍住她的纤腰 ,紧紧按住怀里。他从被动转为主动 ,含住她的唇与舌 ,也把自己送进她的心里。

一切出乎她料想之外的顺利。仙恩情醉朦胧地想。

她原以为 ,还要再加一点说服 ,一些保证 ,今天晚上才能“得逞” ,却不料他犹如渴切万分的兽 ,在一开始便放弃所有矜持。

他也和她一样想通了 ,知道他们是彼此相属的吗 ?

她满足地更钻进他怀里 ,和他交换相濡以沫的甜蜜滋味。

她的唇突然钻进他的唇里 ,在他要吮住她时 ,调皮地缩回来 ,等他撤退 ,她又溜进去 ,如此一而再 ,再而三 ,直到他发出挫败的低吼 ,翻身将她压进沙发里 ,如狼似虎地攫取她的领地。

仙恩被他吻得气喘吁吁 ,神魂不属 ,唇和齿仍不住与他纠缠着。

钟衡稍微蹙足 ,突然松开唇 ,凝着煞黑的眉。

“你从哪里学会这样接吻的 ?”

突兀的问题好一会儿才溶入她的脑袋里。

她缓缓眨开眼帘 ,眸底尽是醉人的波光 ,波光里还有一抹狡黠。

“如果我说 ,是教我唱山歌的那个人呢 ?”

钟衡瞪着她 ,久久。

“他是谁 ?”

她使劲一推 ,让他再坐靠回椅背上。

“我同学。”她爬上他的大腿 ,重新占回上风 ,

他脑中有一千一万个问题想问 ,却不知该如何问 ,以及该不该问出口。最后 ,一千万个问号凝聚成一句。

“他对你很重要吗?”

“嗯哼。”仙恩开始动手解他的衬衫钮扣 ,一颗 ,两颗 ,三颗——

随着暴露出来的古铜色肌肉越来越多 ,两人的呼吸也随之急促。

她的纤手贴上他的裸胸时 ,他浑身一震。

“仙恩——”

她拒绝接受任何阻挠。

“闭嘴!”她凶恶地覆上红唇 ,堵住他的抗辩。

在这样香艳的攻击下 ,任何有血有肉的男人禁受不住。他有满腹的疑问和顾虑 ,却只能眼睁睁被欲火吞噬。

衬衫很快地离开他身上 ,皮带得到同样命运 ,而她折磨人的小手还想往下。

“仙恩!”他用力按住她 ,火涨的脑颅几乎充血。

“嗯?”她软绵绵地长哼 ,几乎溺死人。

“你先听我说——”

“说什么呢？你究竟要说什么？”她叹了口气。“你看着我！我已经不是那个天真无知的小女孩了，现在，在你手下的——”她握起他的手，诱惑地，勾魂蚀骨地，滑过自己。“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女人，她很清楚自己要什么，你还有什么好顾忌的呢？”

“我不再是天真无知的小女孩，把崇拜误认为爱恋。我已经长大，亭亭玉立，这不是你一直在等的吗？”她在他唇上呵气，啄着他的嘴角轻笑，“这也是我一直在等的。”

钟衡敢拿生命肯定，今夜绝对是一场预谋，他则是最轻易入手的瓮中鳖。

噢，承认吧！他对自己闷吼。你今日来看访她，不也存着试探的心意吗？

若经过长长的四年，她蜕变成熟之后，准备飞往更辽阔的方向，他只会默默退开来，绝不再多说一句。

但她不是。她仍然爱他，仍然要他。

他实在无力抗拒，也不想再抗拒了。她说得对，她知道自己要什么。如果，他就是她要的，除了顺从心中的渴望，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如何做。

“仙恩，我没有准备。”他抹着脸警告。

仙恩顿了一顿，抽回手，继续解自己衣衫。

“仙恩！”他呻吟。老天，他快爆炸了！

“你已经三十四、快三十五了吧？”丝上衣飘然落地。
“此时才当父亲，已经算晚了。”

她横过一条玉臂，护住自己的重点。将露欲露的情景，比全裸更诱人。

该死！这一点都不公平！他脑中还有一堆问题。
那个同学的身分，还有他们该与不该，以及——

天啊，眼前又是如此这般的美景，他的大脑根本无法运作。

这哪里是单纯天真的仙仙呢？她根本就是一朵浑身带着毒刺，又引人想尝上一口的妖花。

“不行！没做预防措施，停住！”他努力压抑自己，守住最后一道防线。

仙恩稍稍退开来，瞪他。

两人僵持不下。

她神情妖艳，正在寻思要不要硬上。

突然，她嘴角绽起一抹坏坏的笑，眉一挑，既勾人又勾心。

“哈啰。”她探手拿起茶几上的话筒，接了总机的分机。“这里是 1910 房。”

等方应声。

她眼睛直盯着他，眨也不眨。“我需要客房服务。”挂断。

钟衡发出类似呛住的声音。

她竟然——完了！他的小玛格丽特完了，已经被曼陀罗附身了！

“接下来——”一阵如兰的浅笑拂上来。“我们进行到哪里了？”



他竟然被霸王硬上弓了！

钟衡被榨干最后一丝精力，仰躺在床上喘息。

他被六岁的仙仙崇拜，被二十一岁的仙仙钦慕，却被二十五岁的仙恩给强了去。

一阵隆隆的声音在他胸腔里转动，转到最后，冲口而出，变成低沉豪放的大笑。

“你好吵——”仙恩从他身上抬起头，睡意朦胧地抱怨。

这下可好，施暴者一逞兽欲之后，非但不反省，反而埋怨他太吵。接下来他是不是该撩起被角，开始嚶嚶地啜泣？

他的大掌懒懒在她的裸背上游移，思绪漫移。

他喜欢这种感觉 ,像最细致的玫瑰花瓣。

“你不该误导我。”

“嗯 ?”仙恩原本已埋回他胸前 ,继续昏睡 ,闻言又抬起头来。

“你方才的话误导我。”他指了指沙发上。

她的“同学说” ,让他误以为她已经有过别人 ,刚刚才会太狂野了一些。结果 ,她没有 ,而他很肯定 ,自己一定让她不舒服了。

“我没说谎 ,山歌和技巧都是我‘女同学’教的。”仙恩下巴顶在他胸前 ,窃笑。

他的脸上撒过一抹古怪的神色。

“喂 ,先生 ,你想到哪里去了 ?”她用力捶他一拳。
“教山歌只需要出那张喉咙 ,教‘技巧’只需要出一点钱——租片子 !”

片子 ?她 ,看 A 片 ,学技巧 ?

钟衡手掩着眼睛 ,头疼地呻吟。这些学生出国来 ,到底都在做什么 ?

“这位先生 ,你是受惠最大的人 ,我认为你是没有什么资格抱怨的。”仙恩戳了戳他的胸肌。

钟衡叹了口气。起码她没有学到吸毒、滥交那一套 ,他应该感到庆幸了。

“你何时要回来？”

“四月我会把论文交出去 ,接下来就等成绩了。”她娇慵地在他胸膛上画圈圈。“最快七月 ,最晚九月吧 !”

他的嘴角 ,浮起模糊而满足的笑。

两人又恢复了沉静。在宁谧中 ,恬淡的春风从纱门里透进来 ,晃漾着满室的迷蒙。

意识模糊 ,逐渐睡去。

风不知道是在哪一个方向吹着 ,两人沉浸在梦中 ,她的温存 ,他的迷醉——

8

如果世上真有月下老人 ,此刻他一定指着“仙恩”及“钟衡”两个娃娃 ,笑呵呵说 :“来 ,仙恩来这边 ,钟衡去那边 ,咦 ? 仙恩跑到那边去了 ,那钟衡来这边 !”

为什么两个不能排排坐 ?

“因为我喜欢 ,呵呵呵。”

去他的呵呵呵 !

她花了一年的时间当交换学生 ,又花了一年的时间

把破烂的英文念到好 ,再花两年的时间去修硕士学位 ,苦熬四年 ,终于把钟衡那只牛给吞了 ,她这个媳妇儿准备要回来 ,变成“婆”字辈——老婆的“婆”。

返国之初 ,凭着植病系和生物系的高材生 ,第一时间她自然是被“A——alance”挖角过去。近期 ,钟衡迷上了传统的接枝栽培 ,她也乐得换上胶鞋 ,随着他一起进温室、下田去 ,当一对快乐的农家人。

这些年来 ,A——alance 的事业规模越是宏大 ,从原本专业的植物改良部门 ,更拓展出亲民的路线。他们在日本、泰国开辟有机花田 ,大量生产平价花卉 ,并且往干燥香料及花茶的行业侵进。目前旗下已拥有自己的花茶品牌、经销商。

一些拥有专利权的特殊花种 ,A——alance 也挑选了几款栽培成本不高的 ,大量栽植 ,走平价路线 ,让名花异种不再只限于达官贵人能赏玩。

当然 ,高价位的花种依然是公司营利主力之一。每年A——alance 皆会在国际间发表几款新兴花种 ,这种平民、贵族双向通吃的做法 ,让钟衡近几年的身价也水涨船高。

可惜 ,在她回返的第二个月 ,日本那头便出了状况。

“仙恩 ,我得立刻赶去日本一趟。”他接了求救电话 ,

匆匆找到温室里的她。

两人的关系转变之后,他也同她当年一样,自动转换了称唤对方的方法。她不再叫他“钟大哥”,他也不再称呼她那个可爱有余的小名“仙仙”。

“发生什么事?”看见他紧蹙的黑煞眉,她跟着紧张起来。

“花田里出现茎线虫疫情,目前石蒜科 A 区的土壤已经被感染了。我已吩咐了主管,尽快将受感染的地区加以隔离,可是不太放心,最好亲自过去看看。”

她悚然一惊。茎线虫感染,那是植病界中的重大疫情啊!

茎线虫是一种对作物危害相当严重的植物寄生虫,在欧陆地区较为常见,属于温带的植物传染病,如果脱离了宿主,可以在土壤里存活一年以上。幸好温度超过三十六度时,茎线虫便会进入休眠状态,因此在亚热带较难生存,日本也不是非常常见。

被茎线虫寄生的植物,根部膨大,叶片变形,非常容易腐烂死亡,因此曾经在欧洲的郁金香、水仙等培育区,造成重大的灾情。这可不是好玩的!

“我跟你一起去!”她即刻反应。

“不行,我去日本的期间,这里的植物和实验室还要

麻烦你打点。”钟衡点了点她额头。“不然我聘你回来做什么？”

就这样来回几句对谈 ,然后 ,他一转头去了日本 ,又是八个多月了。

“去你的月下老人 !”她用力扯起一把杂草 ,忿忿揉碎。

“去你的茎线虫 !”就是这种大害虫搞的鬼 !

“去你的钟衡 !”你为什么还不回来 ?可恶 !

“汪 !”一千狗群狗党围在她的周围 ,同声声讨。

八个月耶 !久别四年 ,已经是她最大的限度 ,她可没想到连返家之后 ,两人都不得聚首。

认真算算 ,他们从认识开始 ,便聚少离多 ,这五年下来 ,真正相处的日子还不满六个月。

莫非好事尽皆多磨 ?

浓雨方歇 ,叶缝里筛下来麻麻点点的水珠 ,每一颗都冷透她的四肢百骸。

潮冷的周日清晨 ,她好端端的被窝不蜷 ,却蹲到他的宝贝植土上来 ,替他拔野草、摘杂叶。平时还得中部、泰国两地跑 ,替他去监控各国分公司的进度 ,而他呢 ?他此刻又在做什么呢 ?

日本女人的招子最亮了 ,他这种口袋麦克麦克的男

人 ,长相又非鼠牛虎兔、牛鬼蛇神一流 ,一旦被她们相中了 ,铁定像灯笼草捕苍蝇一样 ,教他来得去不得。

虽然情知钟衡对她情义深重 ,可她的脑袋瓜子不由自主地越想越偏 ,手上的劲道也越拔越狠辣。

“啊 !”仙恩倒抽一口凉气。

她掩着唇 ,看着手上那一丛香水玛格丽特的尸体。

呜——“仙恩” ,姐姐对不起你 !我不是故意要杀害你的 !

她万般心痛 ,把依着自己命名的植株重新埋回土里去。方才扯得太猛 ,茎断了一大截在土里 ,希望它会活回来——

慢着 ,钟衡以她命名的植物 ,如今一命呜呼 ,恰巧又是在她正想着他可能被别人捕获的时刻——这会不会是一种预兆呢 ?

犹豫片刻 ,她蓦然下定决心 ,踩着出征的步伐回返他的屋子里 ,拿起电话就拨。虽然是假日时分 ,钟衡那个爱花成痴的工作狂 ,最有可能待在工作室里陪它们度周末。

根据国际剧情片通则 ,她拨的虽然是钟衡的私人专线 ,现在又是下班时分 ,但那一端通常会响起一个甜腻诱人的女声 ,娇滴滴地说——

“摸西摸西？”

!!!!!!

“月下老人 ,你知道的 ,”仙恩抬起头 ,平静地进行灵学沟通 :“我刚才只是随便想想 ,你不必应验我的每一个想法。”

“摸西摸西？”那端甜美地重复。

她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女人。她成熟有自信。她不会学那些神志错乱的女人 ,不分青红皂白先来上一顿泼妇骂街。

那太没有气质了。

心理建设完毕 ,她漾开平和的微笑 ,把话筒送回耳边。

“你好 ,请问钟先生在吗？”她以英文冷静地应答。

对方一听见她说英文 ,感觉上有一阵短暂的失措。半晌 ,结结巴巴地回询终于响起。

“钟不在 ,你是哪里？”

你是“谁” ,或你在“哪里” 。仙恩默默在心里纠正她的文法。她当然可以介绍自己是钟衡的“合伙人” ,然而所有 A——alance 分部 ,惟有日本她还未露过面 ,也不知道钟衡平时在外头是如何提及她的。

“我是他私人的朋友——很重要的私人朋友！”她强

调最后一句,想让对方心里先有个底。“请问他何时会回来?”

对方停顿了长长一阵。

“钟和我父亲去喝酒了,下午才会回来,需要我帮你留话吗?”

是她的错觉吗?日本女孩的声音益发甜蜜了。

喝个酒当然不算什么,即使喝酒的时间是一大清早,对方又有个嗓音如蜜的俏女儿。那个女孩的父亲可能只是他的工头而已。

“无所谓,我改拨他的手机好了。”她说完就要挂断。

“且慢,”甜美女孩唤住了她,“钟的手机现在都是我在用,你拨不通的哟。”

这一切绝对有合理的解释。

钟衡的手机很多,送一支给别人也无所谓。或者,日本女孩的手机恰好坏了,她在等她朋友的重要电话,因此先向钟衡借手机。

没错,正常得很!

不!这一点都不正常!仙恩心里狂吼。

一个男人没事把自己的手机扔给年轻美眉去处理,从哪个方向来看都和“正常”这两个字遥遥无关。

承认吧！仙恩，这男人背着你乱搞！

深呼吸——

吸！吐！吸！吐——

她是一个二十一世纪新女性，她不会只听一面之词，就定了钟大牛的死罪。一切要讲求情、理、法。

“请问，钟的手机为什么会在你身上？”

“我男朋友的手机给我用有什么不对？”甜美女孩听起来有些不耐了。“总之，你以后别再胡乱打电话来，我不喜欢旁的女人缠夹他不放。”

喀！通话中断。

她被挂电话了？她被挂电话了！

仙恩不敢相信地盯着话筒，她没有修理那个野女人已经算客气，对方居然还摔她电话。

冷静！冷静！

仙恩，想想你刚才说的，一切不能只听一面之词。

这个女孩可能只是钟衡的仰慕者之一，经过他办公室时，听见他的电话响起，好心进来帮他接。

对，就是如此。她真该为自己拍手鼓励。面对此种难堪，她竟然还能如此冷静。

玫瑰他个向日葵！百合他个野姜花！她圈圈叉叉

地一点都不想冷静。

她想狂吼！她想发怒！她要血、血、血！

仙恩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

转头匆匆出了钟宅，险些与迎面而来的姐姐撞上。

“仙恩，你急急躁躁的，在忙什么呀！”池净惊魂甫定，抚着胸口轻叫。

“我——”她涨红了脸，哪好意思承认自己是打翻了醋坛子。

“快回家吧，才九点多，你早餐都没吃呢！”池净淡淡说。

“姐姐！”她突然抓住姐姐的双臂。

“有事吗？”池净又给她吓了一跳。

“姐姐，我问你——”

不对，姐姐已离婚，问她感情的事，岂不是在伤口上洒盐吗？

而且，最近媒体报导得沸沸扬扬，古刀剑铸造大师裴海正展开五年一轮的世界巡展，结束日本的展出后，下一站便是这里了。姐姐离婚之后，仍然留在艺术圈里工作，不可能没听说。

前任姐夫要来，对姐姐已经是一种折磨，她怎么可以拿自己的感情问题来增加姐姐烦扰？

仙恩气馁地松开姐姐。

“怎么了？”池净微笑，纤指支起妹妹的下颚。

“姐姐——”她有些迟疑。“当初你和姐夫定情之时，两人有没有交换过任何明确的信约？”

池净的笑容淡去，随后又渐渐浮现。

“你心里觉得彷徨吗？”姐妹俩手挽着手，缓步走上返家的小径。

早春的雨有着晚春的温度，晚春的花遗着早春的姿妍。林阴下，姐妹俩相伴双行，花与人都出落着一色的清艳。

“有一点。”仙恩拾起一株落地的芳菲，在手中转玩。“我们虽然在一起，却没有说清楚、讲明白的约守，教人心里总缺乏几分实感。”

“你为什么不跟他提起呢？”

“姐姐，我们在一起已经是我提的，连誓约都要我来提，我也太没有行情了吧？”仙恩抱怨。

池净是过来人，自然明白，这种嗔恼其实是蕴含甜意的。

“为什么你一大早忽然心有所感？”

仙恩把方才的电话大略说了一遍。

“看，他身旁若冒出来什么阿狗阿猫，我连声张的权

利都没有。”

她承认 ,真正让她在意的 ,是“名不正、言不顺”这一点。至于那些突然冒出来、自称是他女朋友的家伙 ,其实她并不太看重。

“他对你不也如此 ?”池净斜睨妹妹一记。

“我身旁才没有阿狗阿猫 !”她抗议。

“你的‘阿狗阿猫’才多呢 !”池净哧地笑了出来。

她再想一想 ,好像是喔。

已数不清有多少次 ,他总是向她抗议 ,她花在小黄它们身上的精神 ,比他还多。

思及此 ,她不禁好笑起来。

“尊严固然是重要的 ,但不要错把傲气当成尊严了。在爱情里 ,不能放弃自己的尊严 ,却不妨降低一些作梗的傲气。”池净温柔看着妹妹。

仙恩蓦地止步 ,沉思良久。

“好 !我这就去找他 ,把事情谈清楚。”

她展开笑颜 ,用力抱了姐姐一下 ,冲了开去。

“喂 ,你——钟先生人还在日本哪 !”池净瞠目结舌。

银铃般的笑声迤邐开来 ,远方的人儿摆摆手 ,迅速消失在社区大门内。



“钟桑 ,刚才又有一个奇奇怪怪的女人打电话来了 ,我问她是谁 ,她不说 ,只自称是你‘很重要的私人朋友’ ,一听就是樱子妈妈桑那里的小姐打来的 ,我已经帮你打发掉了。”

午后三点 ,钟衡返回东京的行政办公室 ,身旁伴着远道而来的友人。

“谢谢你 秋纱子。”钟衡含笑 ,拍了拍假日总机小妹的头。

“所有来电留言 ,我都放在你的桌上 ,窗台上的干燥花 ,我也帮你换好了。”十七岁的大女孩笑咪咪地弯了九十度腰。“钟桑 ,还需要我做什么吗?”

“不用了 ,你做得很好 ,谢谢你。健志在玫瑰 C 区里等你 ,快去赴约吧 !”

秋纱子是一位主管的女儿 ,假日时和小男朋友一起在行政区及植栽区打工 ,赚点儿外快。

上个月他推托不过 ,被几名主管硬拉到银座去喝酒 ,惹到一身粉味回来 ,事后几位热情过度的银座小姐及妈妈桑 ,全是两位轮值的总机小妹替他拦的电话。

他先招呼友人坐下 ,径自拿起一叠回条 ,细细审阅。

其中一张留言 ,让他胸口一跳。

“秋纱子 !”他及时冲到门边 ,将雀跃而去的小妹给叫了回来 :“这位小姐来电时 ,有没有说些什么 ?”

那张留言卡上只写着——

下午一时 ,池净小姐 ,请你回电。

若非出于要事 ,池净是不可能打电话给他的 ,他们没有那样的私谊。

秋纱子歪着脑袋想了一下。“嗯——好像没有耶 !”

“你再想想 ,之前还有没有其他特殊的来电 ?”

“嗯——除了我方才说的陌生电话之外 ,就没有了。”

“电话里是怎么说的 ?”

“我问那位小姐是谁 ,她用英文说——对了 !她是说英文 ,不是日语呢 !”秋纱子为时已晚地想起。

不妙。

“那位小姐说了些什么 ?”他连忙问。

“她说——她是你的私人朋友——”她的语气开始忐忑不安。

完了。

“那你怎么回她的 ?”

“我——我——我为了打发她 ,就说 ,你陪女朋友的

父亲喝酒去了。”秋纱子面红耳赤地低下头。她可不承认 ,话中的“女朋友” ,恰好是她本人！

钟衡用力按着脑袋。这下可好！扯都扯不清了。

他烦乱地拿起话筒 ,迅速拨回张家。

“喂 ,池小姐吗？我是钟衡 ,仙恩在家吗？”

一听见“池小姐”这三个字 ,他那来自远方的友人——裴海 ,火速挤过来 ,要听听他们在说什么。

你让开！他以眼神威吓死党。

借听一下会死？裴海用同样凶恶的眼光回敬。

趁着这两个大男人眉来眼去 ,以眼神杀死对方 ,秋纱子飞快溜了。

“钟先生 ,仙恩还没抵达吗？”那端 ,池净柔如秋水的声音沁透了线路。

裴海乍闻爱妻——虽然是前妻——的声音 ,心都化了。

你这颗大头给我滚远一点！钟衡用力把话筒抢回来。

“仙恩来找我了？我不知道这件事。”

“她早上九点多匆匆出门了 ,算算时间 ,应该抵达了日本才是。”池净软软解释。

日本时差快一个小时 ,早上九点就是本地的十点。

她九点出门 ,花半个小时到机场 ,到日本的机位不难买 ,假设一个小时内上飞机 ,再加上四个小时的航程——他东加西减。

喔！老天 ,她现在人已经在机场了。

“给你。”他把话筒往裴海怀里一扔 ,抓了车钥匙就出门。“记住 ,待会儿若仙恩打电话来 ,告诉她我已经到机场接她了 ,请她改拨我的手机。”

出门。

裴海呆望着好友的背影。

“喂？喂？”那一方 ,浑不知发生何事的池净 ,频频呼唤着。

裴海紧紧将话筒按在耳上 ,不敢吭声 ,又舍不得挂断。

直到那一声声的“喂”终于放弃 ,笑叹了一声 ,轻轻挂上。

他无法言语 ,只能把话筒紧紧按在心口 ,仿佛如此 ,便将远方的伊人也拥在怀里了——



准四点整 ,他出现在成田国际机场。方才办公室里有人拨了他手机——但不是裴海——说张小姐在北区

出口等他 ,他停好了车 ,怀着忐忑的心 ,往约定地点走去。

在附近绕了一圈 ,仍不见她的人影 ,他着急了。

仙恩不会说日文 ,能上哪儿去呢 ?

他以约定的地点为中心 ,往左右两侧找开来 ,一心要寻到那抹阔别了数个月的情影。

人呢 ? 人呢 ? 佳人何在 ?

他忧急如焚。日本治安虽然良好 ,仍然有宵小之徒出没。而她这样一个俏生生的美人儿 ,言语不通 ,举目无亲 ,会不会被人给拐带走了 ? 她临时跑来日本 ,他的资料不知带得齐不齐全。如果她忘了带他的公司电话 ,或者东京住址呢 ? 她弄丢了手机怎么办 ? 钱包会不会被人扒走 ?

虽然她不是第一次离开国门 ,可是之前去美国留学时 ,当地的同学会从接机到安顿 ,一路打点到好。日前替他到治安更差的泰国巡查时 ,当地分部的人也早已守在机场接驾 ,一路护送到旅馆去 ,惟有日本是她完全陌生的领域。

日本不比欧美 ,她语言难通 ,方向感又不好 ,即使迷了路都无处可问。

他跑进跑出 ,探完了东边探西边 ,里面找不到找外

面。

如果一直没接到她 ,该如何是好 ? 他以前便有类似的恐惧 ,他们俩总是一个静 ,一个动 ,随时都在走向对方——

啊 ! 行李区那道娇俏的人影 ,不就是害他心脏病差点发作的小女人吗 ?

她竟然蹲在一堆箱箱袋袋里 ,陪缉私犬玩起来了。

强烈的释然 ,让他几乎瘫软在地上。

“仙恩 !”他大喊 ,排开重重人海接近她。

“钟衡 !”她发现了他 ,笑容绽放更灿烂。

在她投入怀中的那一刻 ,他的整个世界被填满了 ,一直盘旋在心头不去的空寂感 ,顷刻间烟消云散。

“你这个可恶的丫头——”他紧埋进她的浓发里。
“你害我担心死了 ,你知不知道 !”

仙恩被他吼得一阵委屈。“人家看见一只好可爱的缉私犬 ,找它聊聊嘛 !”

他为她天翻地覆的时候 ,她正在陪狗儿玩。他同时想大笑 和发怒 !

最后 ,他选择猛烈地吻住他。

一个火速的想法闪进他的脑海——

他爱她 !

很爱、很爱她！

前四年的分别，只是让他确认了自己对她有着异样的感觉，却是直到此刻，几乎被她吓得中风之时，他才深深明了，那是一种无法抹去，更无法被取代的爱意。

他埋进她的密发里，深深嗅闻在午夜魂牵梦萦的馨香。

“可恶——欠教训——小笨蛋——”他反复轻骂，直到沙哑了，仍然不停。

此刻的她仿佛是急流中的巨石，被他紧紧攀附。若她的香味是解药，她的名字便是灵咒，在在都是救他脱离沉痾的秘方。

“人家好想你，你却一见了我就骂人。”她委屈地红了眼。

他深呼吸一下，稍微拉开一点距离，仔仔细细端详她。是胖了、瘦了？快乐了、忧郁了？

婷婷的倩影依旧，女性化的曲线依旧，灵动光彩的眼眸也依旧。

“你为何会临时起意，跑到日本来？”

“我耐不住相思呀。”她的食指在他胸前画圈了。

“我来，你不高兴？”

他长长一叹。

“如果没有刚才那段惊吓 ,我会更高兴。”

“我不是故意的。”她撒娇道 :“今天早上出来得匆忙 ,我衣服都没带 ,好冷哦。”

钟衡这才注意到 ,她虽然穿着长衣 ,在四月的东京仍然稍嫌单薄 ,尤其她又向来怕冷。

“我先陪你去买几件衣服。”他吻了吻她。“不必买太多 ,日本的疫情已经控制住 ,再过几天 ,我们就回去。”

仙恩眼珠子一转 ,还未来得及发话 ,另一声怯怯的叫唤陡然拉住两个人。

“钟桑——”

两人一齐转身 ,满脸愧疚的秋纱子 ,以及拎着女儿前来谢罪的藤田先生 ,一起站在身后。

“秋纱子 ,藤田先生 ,你们怎么来了 ?”钟衡讶然道。

“钟桑 ,方才经裴先生和秋纱子一说 ,我才知道小女闯了祸 ,我生怕您的未婚妻张小姐误会了 ,赶忙带着秋纱子前来接机 ,顺便代您解释清楚。”藤田先生百般鞠躬哈腰赔不是。

钟衡回眸朝她俏颜溜了一圈 ,似笑非笑的。让藤田父女俩用结结巴巴的英文去向仙恩说清楚。

当此情势 ,仙恩纵使有满腹牢骚也不可能发作出来 ,更何况与爱人久别重逢 ,她的心情正翻上云霄。

“秋纱子的声音听起来如此年轻 ,我只以为是小朋友开玩笑 ,没有误会的。”她含笑点首 ,态度雍容而得体。

看在现场人多的分上 ,饶了你一条小命 !

日本人最重视职场伦理 ,秋纱子无意间得罪了未来的老板娘 ,一路上已经被父亲训斥得满头包 ,眼下仙恩如此轻易便宽谅她 ,她不禁感动得哭了出来。

“张小姐——”秋纱子抽抽噎噎的。

仙恩温柔把她揽进怀里 ,轻拍她背心。

“傻瓜 ,哭什么呢 ?我本来就预定今天要到日本来 ,不信你问钟桑。”下次再敢开这种无聊的玩笑 ,当心我把你吊起来鞭打 ,洒盐风干。

仙恩替她拭去了泪 ,再抱抱她 ,像个宽容的大姐姐。

钟衡迅速出来掌握大局。“好了 ,天气很凉 ,我们回市内去吧。仙恩应该也饿了。”

仙恩的笑容越娇柔 ,钟衡的寒毛便耸得越高。

他有预感 ,再不速速脱身 ,他的老命不保。

9

“送郎送到大树下 ,劝郎早去早回家 ,路上野花你莫采 ,家中还有牡丹花——”

仙恩漫不经心地哼着客家山歌 ,停下来翻动一排打折的春装。

而随侍在侧、中规中矩陪着她逛街的钟衡 ,有很合理的原因怀疑 ,这首山歌是唱给他听的 ,但聪明人都知道何时该住嘴不问。

周末假日 ,又正值换季打折期间 ,逛街人潮几乎挤翻了整片高岛屋时代广场。他们俩有别于日本人匆急的步调 ,手挽着手 ,悠闲晃入高岛屋百货公司内。

钟衡瞄了眼腕表 ,五点半了。待她选妥几件保暖的衣物 ,该去吃晚饭。

专柜里 ,仙恩依旧懒懒地挑动几件羊毛衣。

“好不好看 ?”她取过白色的那一件 ,往身前一比。

“好看。”他点头。

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履行为人男友必服的义务 :陪女

朋友出来逛街买衣服。

仙恩到穿衣镜前 ,摆弄一下。嗯——普普通通啦 ! 她露出兴致缺缺的表情 ,又把衣裳放回去。轮到另一个女人拿在手上 ,而他身旁的某个男人重复他刚才的表情和语句。

他这才发现 ,专柜外已站了一排男人 ,每个人的眼光游移 ,都锁定店内的特定倩影。

当女人们拿起衣裳在身上比划时——

“好看。”男人们点头。

“还可以。”男人们耸肩。

“你看了那么久 ,到底有没有喜欢的 ?”男人们催促。

店里的女人或者白他们一眼 ,或者开心地在他们眼前展示 ,继续钻回店里和其他同类厮杀。

如果爱情有一个具体实践的方式 ,这就是了吧 ?

和心爱的她约会 ,做一件其实很浪费时间的事 ,花一笔会让你接下来三天缩紧裤带的钱 ,替她买一件可能只穿两次就束之高阁的衣服——而且 ,你还觉得甘之如饴。

“走吧 ,换季的衣服都没有太好看。”仙恩杀出重围 ,挽着他的手臂往电梯的方向前进。

在这个楼层里 ,有多少男人听过相同的一句抱怨

呢？毫无来由的，他胸口涨满了幸福感。

“楼上是男饰馆，我们去看看。”仙恩站在电梯口，瞄了一眼楼层简介。

“我不缺衣服。”

“看看嘛！”仙恩不由分说，拉着他更进一层楼。

踏入男饰馆，他再度发现一个“异象”。

前几楼的女饰馆，看衣服的是女人，站在旁边等的是男人。然而，进了男饰领域，看衣服的居然还是女人，站在旁边等的仍旧是男人。所不同的是，这回女人把衣服往男人的身上比，而男人还是一样满脸不耐却纵容。

“喂，那件外套很好看。”

仙恩把他拉到一个知名的休闲服饰专柜前，打量模特儿身上的宝蓝色风衣。

“对。”他被动地附和。

“我们进去瞧瞧。”

在衣架上，仙恩找到外面那件展示风衣。她取了下来，蓦地发现还有另一件同款式的墨绿色系。

她两件都拿在手中，左手，右手，两件轮流看了几眼，委决不下。

“来。”拉着他来到穿衣镜前，先在他身前比了比宝蓝色的，“喜欢吗？”

“喜欢。”他温顺地点头。

再比一比墨绿色的。“这一件呢？”

“很好。”

“真没建设性！”她白他一眼，把宝蓝色那件塞给他。

“你把外套脱下来，穿穿看。”

钟衡偷眼一瞄，现场任人摆布的同伴着实不少。同志们都很认命，所以他也跟着认命。

他在试穿蓝色风衣时，一位专柜小姐看出他们这一对颇有成交可能，漾着满脸笑迎上来。

记起她不会说日文，他开始正要帮忙，仙恩顶了他一下，他立刻住嘴。

“你会讲英文吗？”仙恩甜笑。

一听见女客口操洋文儿，专柜小姐立刻倒退三大步，一脸惊惶地行了个礼，火速去换来另一个年纪大些，但能够和客人沟通的小姐。

“May I help you？”专柜小姐毕恭毕敬地弯腰。

“除了宝蓝和墨绿，还有没有其他颜色？”仙恩边问，边察看镜中他试穿后的效果。

“只有这两个颜色，这是今年最流行的颜色和款式。”然后专柜小姐开始滔滔不绝，向她解释该品牌今年的主打色系，以及风衣的材质。

虽然以后穿衣服的人是他 ,但是没有人来试着说服他 ,或加以劝诱。

店员们深谙“毋枉毋纵、绝不错杀”的原则——男人旁边的那个女人 ,才是她们销售的重点。

从头到尾 ,两个女人自行商讨哪一种衣领比较适合他 ,是小翻领、大翻领、直领 ? 或宝蓝色、墨绿色、卡其原色 ? 而他一径以温顺的表情 ,站在一边旁听。

“好吧 ! 就这件墨绿色的。”仙恩终于打定主意 ,慨然递出最后的结论。最后 ,她似记起了什么 ,转头问问他 : “你觉得呢 ? ”

“墨绿色好看。”他驯善地附议。

“嗯。”她满意地点点头。

他贡献出皮夹 ,她也毫不客气 ,抽出一张金卡交给专柜小姐。小姐刷完卡回来 ,也是恭恭敬敬先交给她 ,她再转给他签名。

在账单上签名时 ,他的眉宇间凝着温柔的笑意。

整间百货公司里没有男人置喙的余地 ,而他们都觉得理所当然无比。

上下几圈逛了下来 ,钟衡手上的战利品开始累积。他也开始同其他男人一样 ,口中多了催促。

“这种包包你刚才看过了。”

“我已经有很多袜子了。”

“改天再来看吧 ,我肚子饿了。”

最后 ,他终于劝动兴致高昂的女友 ,两人的晚餐才有着落。

无论在初期的等候 ,后期的不耐 ,他心中始终没变的 ,是那股浓浓的满足感。

原来 ,平凡也能如此幸福。



“我姐夫为什么会在你的办公室里 ?”

夜里 ,两人软卧在床上。她的螭首在他臂上 ,他的手环在她腰际 ,两人浓沉在欢爱后的慵懒里。

她的浅询 ,让他脑中的困懒烟消云散。

“你怎么知道他在我办公室 ?”他问。

“我下午打电话到你办公室 ,请你来机场接我 ,就是姐夫接的电话。”仙恩拂弄他的短发。“我不知道你和姐夫认识。”

他还以为 ,接到电话的人是藤田先生——

“我们小时候曾经同过班。”他淡淡道。

她轻喔一声。

“你是在姐姐的婚礼上看到新郎官 ,才认出他的

吗？”

他的手无意识地游滑在她裸背。

该不该告诉她呢？

说，与不说，两方在他心口激烈争斗。

如果情境转变，他是裴海，而她是池净，他说什么都不会坦露。

因为人对于自己的痛苦，往往容易沉陷其中，无法自拔。对于别人的苦难，即使亲如手足，也能稍微站开来，以“关切第三者”的角度来衡量。

他所无法确定的是，她的反应会是什么？

钟衡垫高背后的枕头，突然坐起来。

“仙恩，你知道我曾进过少年监狱。”

“嗯。因为你撞死过一个人。”她直言不讳。

“那个人姓池，是个菜农，在 DH 大道旁有一畦的菜田，我就是误闯了他的田，才会发生意外。”他缓缓开口。

“姓池？”她一怔，随之坐了起来。

“他是一个鳏夫，妻子过世七年了，身后只留一个女儿，当时她才不到十岁。”

卧室内的气氛，渐渐沉重起来。

她终于意识到，他心头一些从未诉诸言词的阴影，今晚，将要让她一窥究竟。

“那个小女孩名叫池净。”他轻声说。

仙恩的眼眸圆睁，哑口无言。

“池净？”久久，她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我姐姐池净？”

“嗯。”

“我不懂——”她心头一片混乱。“你是后来才查出我们住在晚翠新城，或者一开始就知情？”

“晚翠新城里的独门独户，每栋的市价是一千四百万。”他维持不变的坐姿，话声平静。

仙恩翻身下床，随手拉过他的衬衫往身上一披，快速地来回走动。

他们家只花了五百万。当初去看房子时，建商说，他们是第十个订户，正好赶上建商的促销案——第十位大放送，所以只花了五百万就买到手。初时母亲还不敢相信有这种好事，以为遇到“假促销、真诈财”的集团，直到律师、会计师都出来做见证，建商再三保证，才敢真正下订。

“原来是你做的手脚。”仙恩支着额，无法停下折返的举动。

“我无颜面对池净，又不知该如何面对你们家人，只好以这种方式来稍做弥补。”

“无颜面对？也包括我吗？”她倏然停下步伐。

生命安全起见，他立刻摇头。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呢？你可以不说的。”她回去继续踱步。

空气间的氛围，停滞了许久。

远方隐隐有车子呼啸而过的声音，对映了他曲折冲突的心境，一声声，一阵阵，速度锐利如刀。

“如果你是池净，我不会说。”他疲累地扒过短发。

“为什么？”

“我不希望你日日见到我，心里痛苦。”

“但我是她妹妹。”

“而我爱你。”他静静说。

呃？

步伐僵住。

他刚才说——？

“你爱我？”她极缓极缓、极慢极慢地转身，垂下颈，迎住他的目光，瞪视。

他毫无表情，只有眸底，转着丝丝缕缕、几不可见的情意——及忧惧。

她明白过来。他在担心。他在害怕。怕她的拒绝，怕她更进一步明白了他的过去，便会在下一秒钟拂袖而

去。

噢！这个白痴！而他爱她。

她的笑意逐渐明显，从眉眼到嘴角，从脑里到心底。

她猛然一跳，跪坐在他的大腿上。

“你真的爱我？”亮闪闪的目光，让人无法逼视。

“嗯。”他拂过她的嘴角，盛住那一抹笑。

“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

“无论我何时说，你都会问：‘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他无奈道。

呵，聪明。她用力吻他一下。

这代表，他的赌注下赢了吗？他的心仍悬着，却轻盈了许多。

“裴海会认识姐姐，是因为你吗？”她忽然想到。

话题继续，而且进入更危险的领域，他放松的心弦又绷紧了一些。

“他一直知道我有这个心结，便也时时注意池净的下落。遇见她之后，更进一步爱上了她。”钟衡谨慎地用字遣词。

决定让仙恩知道，是钟衡自己单方面的事，却不能牵扯到裴海那方。阿海的人生，必须由他自己去做主。

虽然，他们两个人，从少年时期开始，生命轨道就已

奠下密不可分交接点。

“没想到他们会因为相处不善而分手。”她有些感伤。

其实他们会分手，他心里是有数的。池家父女不只是他心底的结，也是裴海心底的结。只要这个心结未解，他们两人便不会有幸福可言。

于是，今晚，他坐在这里，解他心底的结。

“你告诉我这件事，是希望我怎么做呢？”仙恩偏着小脑袋打量他。

什么都别做，仙恩，什么都别做。只要继续爱我就好，求你！他默默祈求。

“我应该勃然大怒，拂袖而去吗？”她很认真地在思索。“或者，甩你一巴掌，用力践踏你一顿，立刻打电话跟我姐姐告密？”

他的心跳几乎停止。

“不好，那太洒狗血了，我不喜欢演文艺片。”她自己否决了。

他的心随即落地。

“或者，我应该把你绑起来，所有地产房契搜括出来，全部贡献给我姐姐。”

“如果此举能弥补万分之一，我早就做了。”他静静

说。

“你说得对。财富 ,权势 ,名利 ,地位 ,都不会让姐姐更快乐。惟一能让她快乐的——”她慢慢吐露 :“是抛开以前的一切 ,找到一个真正爱她的人 ,幸福地过完后半生。”

他深呼吸一下 ,点头同意。

“钟衡 ,这不也是你需要的吗 ?”她偏望着他 ,眼中漾满温柔。

他怔怔对住她的眼波 ,无法言语——

仙恩俯首吻住他。

她终于懂了。五年前 ,她遇上飙车族的那一晚 ,他发了一顿脾气 ,喝个酩酊大醉 ,还在睡梦中叫着姐姐的名字——原来 ,他并不是暗恋姐姐。

这可憎的罪恶感 ,不断在他心头作祟 ,年复一年。

“你这可恶的家伙 ,也不把话讲清楚 ,害我一直误会下去 ,吃了好久的飞醋 !”

“当时 ,我不知该如何告诉你。”他的眼神流转着困扰。

她了解 ! 如果是当年那个冲动、满怀热血、向往着轰轰烈烈的仙恩 ,一定会觉得天崩地裂 ,不知如何与他相处下去才好。

现在的她不同了 ,她更了解人情世故 ,与世间无法避免的种种遗憾。

他已悔 ,不敢怀梦 ,那样小心 ,近乎虔诚地守在他们家后头 ,默默赎罪。

除了早逝的池伯伯 ,她不知道还有谁 ,有权站出来 ,对他丢出第一颗石头。

她铁定没有。

仙恩细细抚过他的眉眼口鼻 ,像母亲抚慰孩子的所有伤痛。

“告诉我 ,二十年前那夜的风 ,还在你的梦里哭吗 ?”

他猛然望住她。

她知道 ? 她竟然明了——

他不知道自己的眼眶湿润了 ,直到她倾身 ,吻住他沾湿的睫毛 ,他才发现胸中欲涨的情绪 ,正在找一个渲泄的出口。

“钟衡 ,我爱你。”她突然退开 ,眼神严肃得近乎冷酷。“我全心全意地爱你 ,所以 ,你必须回报我同样的全心全意。”

他蠕动着唇欲开口 ,她却用食指按住他。

“你欠姐姐一个幸福 ,如果没能把姐姐的幸福还给她 ,你这一生将无法全心全意地爱我。可是姐姐的幸福

并非掌握在你的手上。如同你无法改变过去一样 ,现在的你也必须接受这一点——在这个世界上 ,有些事情 ,我们就是无能为力。”

他眨了眨眼 ,唇仍被她的纤指制住。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结论 ,那我很抱歉。可是 ,现在我掌握了你的秘密 ,所以我决定用勒索的。”她的手指增加力道。“惟有这么做 ,你才会真正认为自己已经对姐姐 ,或她关爱的人付出绵薄之力 ,你才能释放你自己 ,我们的爱才有公平性可言。”

勒索？他再眨了眨眼。

“我可以保密到家 ,不向我的家人揭发你黑暗的秘密 ,只要你答应我三个条件。”

“哪三个？”他的唇终于得到自由。

心中一个个气泡正在绽裂 ,释出令人通体舒畅的快慰。

“嘿 ,嘿 ,嘿。”她扯出一抹邪恶快意的微笑。

“这就是你的三个条件？”

“这是笑声！你连笑声和说话都不会分？”她低吼。

“对不起。”

她伸出第一根手指。“第一 ,我要你答应我 ,永远放下池老伯的事 ,不准再把它悬在心中。”伸出第二根手

指。“第二 ,要非常、非常爱我 ,永远、永远爱我。”

“我以为你是在帮池净开条件。”他温柔仰视她。

“她是我老姐 ,不会介意把债权转让给我。”她得意地笑起来 ,睥睨自得。

“第三个条件是什么 ?”他非常勉力克制自己 ,才没将她压在自己身下 ,尽情地爱遍她。

他爱她 ! 无法用世间的任何语言来传达。

仙恩停顿了一下。

“晚一点再告诉你。”她一副收工的样子 ,翻开被单 ,快乐地躺回他身畔。“好了 ,睡觉睡觉。”

前一秒钟关于爱与伤感的念头 ,此时全都蒸发 ,他的心情马上从缠绵中警醒过来。

“现在就说 !”

“你还不困吗 ? 那好 ,我们来——”诱惑的玉腿钻进被单里 ,腻着他的腿侧游移——

美人计 ? 他疑心更盛。

“仙恩 ,把话说清楚。”

连她美丽无瑕的肉体都失败 ,看来她需要多多培养自己的女性魅力了。

“书上说 ,这一招对男人通常有用的。”

“仙恩 !”语意危险了。

“好嘛好嘛。”她叹了口气。“第三个条件 ,每年多收养两只狗。”

“仙恩 ,你已经养七只了 !”他几乎跳起来。

“喂 ,先生 ,你给我搞清楚状况 !”她秀眉一挑 ,恶声恶气地戳他胸肌。“这不是请求 ,这是勒索 ,OK ?”

他啼笑皆非。

该死 ! 若早知坦承的结果 ,会给自己扯上这么麻烦的后果 ,当初他便一个字都不说。

“两年一只。”

“一年两只。”不接受讨价还价。

“一年一只。”

“好。”

“你必须答应帮它们找主人 ,定期送养几只。”

“——好吧。”她臭着俏脸。反正他们家附近也缺少足够的空间只纳不送。

“现在可以‘睡觉’了。”他终于露出安心的笑意。

仙恩把被单里的毛毛手按住 ,扔回他身上去。

“你 ,想 ,得 ,美 !”

她翻身 ,拉高被子 ,各睡各的。

钟衡瞪着她的背 ,满腹委屈——和欲火——无处可诉。

无奈之下 ,他长声叹息 ,翻身也睡倒。

可是 ,她还在嘀嘀咕咕的 ,哼着她的客家山歌 ,分明也没有睡意啊。那为什么不和他一起“排遣时光”呢？

“仙恩——”他可怜地轻唤 ,“仙恩？”

“别吵 ,我睡着了。”她把被单拉得更高 ,不理他。

这就是天下夫妻将过的生活吧？白天你给她气受 ,夜里便换成她胜券在手。

情欲忽尔淡去了 ,他挨近她的背 ,嗅闻着她的体香、发香。

细听之下 ,她正哼着歌儿——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的爱情像海深 ,我的爱情浅。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眉来又眼去 ,我只偷看你一眼——

幸福的一隅 ,在他眼前坦现。

满足和暖意 ,形成一个安全的茧 ,将他承接住。临睡去之际 ,他深深明了——

那吹啸了二十年的寒风 ,已经止息。

注 文中引用之“不爱那么多”一词 ,为李敖先生所作。

10

多年后

“小花 ,你的饭。”

艳阳下 ,一个轻快的小身影“咚咚咚”跑进公园里。

他今天负有一个神圣的使命 ,替仙恩阿姨送饭给公园里的狗狗们。

这间公园本来被钟叔叔买去做花房了 ,只剩下旁边的一块小草坪给狗狗们住。可是仙恩阿姨嫁给钟叔叔之时 ,她要求的“聘金”就是更旁边那块空地。钟叔叔为了不让已经挺着一肚子球的仙恩阿姨跑去嫁别人 ,只好把它买下来 ,改建成一座新的公园。所以晚翠新城现在既有花房 ,又有花园 ,狗狗也有更大的地方住了 !

六岁的小男孩把狗碗送到一只正在喂小狗的狗妈妈旁边。

咦 ? 不对 ! 他又走了回来。

窝在小花胸前吃奶 ,四头攒动中 ,竟然冒出一对尖尖的耳朵。

“我没有弄错吧？”他越看越惊奇，脑袋都看歪了。

是猫猫耶！呵呵，是一只小猫猫哦。

他飞快跑进公园的游戏区。

“苹苹，苹苹！”俊秀的脸颊兴奋得红扑扑的。

一群有男有女的小朋友站在球场上，正在选队友打躲避球。

“剪刀石头布！我赢，”一个穿着牛仔装的小女孩往队伍中的某个人一指。“我挑阿虎。”

“不行啦，你们那一队有你又有阿虎，我们这一边根本不用玩了。”和她猜拳的男生抗议。

“愿赌服输，谁教你猜拳猜输我！”女孩的双眸炯炯发亮，小脸蛋儿红润润的，一副精力充沛的模样。

“对嘛对嘛！”她身后一群子弟兵纷纷出声支持。

“苹苹！苹苹！”尖锐的叫声一路兴奋地飘过来。

吼！又来了！又是裴洋那个娘娘腔。

苹苹脸色一板，招来副手。“阿强，你来接手。”

“苹苹，不要理他啦，他又不会打球。”每次被球轻轻碰到一下，就坐在地上哇哇大哭，实在有够胆小的。

“叫你接手，你就接手。”苹苹白他一眼。“我马上回来。”

池净阿姨和裴海姨丈出国参加巡展，还要一个多月

才会回来。临出国前 ,一如以往 ,把独生子裴洋托给外婆照料。

她爸爸和舅舅一家都住在同一个社区里 ,所以家里没大人时 ,小孩子们就猴子称大王了。

一开始她还觉得当大王蛮威风的 ,可是 ,遇到裴洋这个跟屁虫兼娘娘腔 ,再有耐性的人顶多只撑得了五分钟。她今天算破纪录了 ,先听他扯了七分钟的樱桃小丸子 ,才把他丢给妈咪。

奇怪 ,裴海姨丈高大威猛 ,英武神勇 ,怎么生的儿子这么不济事呢 ? 七岁的钟苹撇撇嘴。

“干吗 ? 没看见我要和朋友打球。”待他跑近身来 ,钟苹抢白。

“苹苹 ,你来看。”裴洋不由分说 ,扯了她就往外头的狗狗区跑。

“这有什么好看的 ? 不就一窝小狗吗 ?”钟苹只想快快打发掉他。

两个月前刚来的小花 ,上个星期生了。等它身体复原 ,妈咪就要带它去结扎 ,顺便注射芯片 ,正式加入“晚翠之家”。

“你看 ,里面有一只小猫。”小男孩讨好地说。

“笨 ,那是狗狗啦 !”钟苹自认已经尽完做表姐的义

务。“你自己慢慢看 ,我要去打球了。”

裴洋急了。

“你再看仔细一点 ,最旁边那只真的是猫猫。”

“裴洋 ,你这个癞痢头 ,我说是狗就是狗 !”钟苹拍了他后脑一巴掌。

踉跄了一步的小男孩顿时泪眼汪汪。

“我才没有癞痢头 ,而且那明明是一只猫。”

钟苹再瞄几眼 ,好像真的有一只小猫混在小狗堆里吃奶 !老妈一天到晚捡些弃犬弃猫回家 ,确实有可能把失母的小猫偷偷塞进狗妈妈的窝里喂养。

她不肯认输 ,立刻转移话题。

“外婆说你洗澡都不喜欢洗头 ,不洗头就会变成癞痢头。”

“乱讲 ,我自己不洗 ,可是妈妈会帮我洗。”裴洋含着眼泪 ,用力吸鼻子 ,不让鼻涕流下来。“等我爸爸回来 ,我要跟他讲 ,你欺负我。”

钟苹抬高下巴 ,飞扬的短发在午后太阳下闪闪发亮。

“你去讲啊 !谁怕你 ?姨丈最疼我了 ,他才不会相信你。”小气鬼 ,告密鬼 !

“乱讲 ,他是我爸爸 ,他当然相信我。”

“不信！”

“信！”

“不信！”

“他信啦 ,信啦 ,信啦 !”小男孩放声大哭。

喔！又来了 ,爱哭鬼！

钟苹学她老爸的标准姿势——两手往胸前一盘 ,困扰地摇摇头。

一辆厢形车在公园旁边暂停一下 ,车窗摇下来。

“苹苹 ,你们在做什么 ?”正义之声出现了。

她老爸那揪着眉的审视眼光霎时让她五脏六腑全移位。

呜 ,老爸不是说要到中部去 ,晚上才会到家吗？

“爸爸 ,你回来了。”钟苹赶快把爱哭鬼搂进怀里 ,用力拍拍拍 ,一副友爱手足的乖模样。

“你又欺负小洋了？”钟衡沉下脸来。

遗传果然是一件惊人的事 ,当年为娘的成天在公园里欺负小男生 ,现在连做女儿的都尽得乃母真传。

话说回来 ,仙仙当年恰归恰 ,外表还长得十分女性化 ,长长的马尾巴 ,漂亮的小洋装 ,可爱逗人极了。而他的宝贝女儿呢？虽然也是五官端秀 ,灵动可爱 ,却是那种野孩子型的活泼。瞧 ,她牛仔裤的膝盖不又磨破了一

个新口？

再瞄一眼泪涟涟的小裴洋，他不禁觉得好笑。

人家说父债子还，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儿。

当年狂妄霸道的裴海，老是占他这个老实头的便宜，偏偏生了一个儿子性格温温软软，当场被他女儿克得死死的。

“小洋来，给叔叔看看。”他打开门想下车。

“不用了，不用了，爸爸，你赶快去把车子停好，等一会儿要吃饭了。”钟苹死命把裴洋往身后拖。怎么可以让他过去告状呢？

钟衡想到后面满车的苗种和植物，急待处理，只好点点头。

“你们两个小朋友不要吵架，好好玩，知道吗？”他谆谆叮咛，临开走前，又探出头来警告女儿一句：“你是做姐姐的，要玩就带小洋一起去，不准把他撇下来。”

吼！她就怕听见这一句。苹苹登时垮下脸。

“讨厌，你又不会玩躲避球，每次都一进场就被打中了，我带着你怎么玩？”她臭着清秀的小脸蛋嘀咕。

无论她如何念，裴洋都赔着一张小笑脸。只要她肯陪他玩，他就满足了。

叽！离去的厢形车突然倒车回来。

“呸，老爸耳朵没这么利吧？随口嘀咕两句他都听得见？”

“苹苹，过来。”钟衡摇下车窗，向女儿使个眼色。

看样子不像要骂人哦！钟苹扯着表弟，好奇地跑到老爸身旁。

“老爸？”

“待会儿爸爸先不回家，直接进花房，五点以前，如果妈妈来叫你们回去，先别告诉她爸爸回来了。”钟衡神秘莫测地交代。

“老爸，你要做什么？”她的眼睛闪闪发亮。

“晚一点你就知道了。”他含笑，轻敲了女儿额头一记。

“噢。”钟苹按着被敲的地方，一脸机灵相。“如果妈妈五点以后才来叫人呢？”

“那就叫她直接到花房来找我。”噯！女儿嫩嫩的脸蛋好可爱，极似当年仙恩的样子，害他忍不住一直想捏。

“好啦好啦！我要去玩球了。”钟苹赶快退离老爸的魔爪。

简直是虐待儿童！



“苹苹，小洋，回家梳洗一下，要吃晚饭了。”

五点整 ,钟家怀胎五月的女主人出现在公园门口。

游乐区响起一阵好响亮的“唉——” ,两道小影子就在众人失望的叹息声中 ,步出场外。

看见女儿满头满脸泥沙 ,牛仔裤又多了几道口子 ,仙恩按照惯例 ,先倒抽一口气——

唉！算了 ,她该习惯了。起码女儿今天膝盖上没伤 ,算不幸中的大幸。

女儿这种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呢？她小时候虽然也很皮 ,却没有皮到几乎过动的地步。

应该是钟大牛的错 ,他年轻时不是飙车族吗？爱冲爱玩 ,好勇善战 ,对！这铁定是他的遗传。

推卸完责任之后 ,她心里顿时轻松不少。

“小阿姨。”裴洋跑过来 ,甜甜地唤上一声。

和苹苹相较之下 ,同样满身沙、脸孔却干干净净的他就像天使一样。

“好乖 ,我们回家吃饭。”她一手牵起一个小孩 ,嘴里犯嘀咕：“你爸爸也真是的 ,要出门也不说清楚何时回家 ,晚饭都不知道该不该煮他的份。”

钟苹赫然想起自己的重责大任。

“妈咪 ,爸爸已经回来了 ,他在花房等你。”

“什么时候的事？”仙恩讶然道。

裴洋想插嘴。“就是下午三——”

啪，一个大锅贴往他嘴巴盖上去。

“我刚刚才看见他的车子往公园外面过去。”钟苹赶紧赔笑。

仙恩瞄了女儿及泪眼汪汪的小男生一眼。

“好吧，你们先回家洗澡，不准再绕到其他地方，知不知道？”

“是。”钟苹乖巧地应。

看着母亲走快捷方式，穿过小树林，消失在层层叠叠之间，她的小脑袋又开始转起念头。

“小洋，我要跟上去看看，你自己先回去。”

“我也要跟你去。”裴洋完全不需要多想。

“不要，你每次都笨手笨脚的，弄出一堆声音。”

“我要去啦，我要去啦！”他又闹起来。

钟苹头疼地按住额角。

蓦地，一道灰色的身影飞快从树枝间窜过去，吸引他的注意力。

“苹苹，你看，树上有一只老鼠。”

“那不是老鼠，是一只松鼠。”也好，骗他去追松鼠，免得跟上来碍手碍脚。

“是老鼠啦！”

“是松鼠！”她勉强自己有耐心。

“可是它长得毛灰灰、鼻子尖尖的，明明像老鼠。”男孩坚持。

“裴洋，你这个笨蛋！你见过老鼠会长膨膨的大尾巴吗？”钟苹两只手叉在腰上。

裴洋愣了一下。

“哇——你又欺负我，你又欺负我！我要去跟小阿姨说，呜——”他放声大哭，往仙恩消失的方向追过去。

喔！都已经跟他讲别发出太多声音，他还给她一路哭叫跑过去。

超级告密鬼！有一天她一定要趁着大人都不在，好好教教他“长幼有序”的道理。



“钟衡？”仙恩推开温室的玻璃门。“钟衡？”

这间温室后来又经过扩建，占地超过三百平米，隔成好几区。有些部分栽种专业的植株，另有一部分是居家休闲、种着好玩的植区。花架及玻璃隔板形成重重的屏障，花影与叶影悠哉晃摆着，教她无法一目望到底。

另一端有些窸窣窸窣的声响，似乎有人在翻动植土。

“钟衡！”她一路巡了过去。

经过专业区时，“仙恩”玛格丽特向她晃影招呼，这是两人初识那年，他推出于国际间的新种，算算有十二年了。

经过专业二区，新品种的茶玫瑰，这是他们婚礼上的布置主花。

经过休闲区，苹苹出生那一天，他种下一株苹果，年年都会结果。

经过休闲二区，她和兄姐共三个家庭，为了庆贺裴洋满月及各自的小孩满周岁，一起种下的三种诞生花。

别人用笔、用相机写日记，他们用植物写日记。每个植区里，种的不只是植物，而是她和钟衡的人生。

七年来的恩爱生活，点滴流逝。她意随境改，悠然逛过去，感触和欢喜绵绵不绝地累积。

离丈夫越近，他制造的翻土声也越发明显。

在最后一个转角前，一样不该出现在温室里的东西，让她突兀地停下步子。

脚踏车。

而且是一台超级破烂的脚踏车。把手与车款还是二三十年前才看得见的那种。

仙恩愕然盯着它，脑中有些什么东西，极快速地飞

过去 ,她却记不真切。

下意识地 ,她蹲下来 ,在脚踏车座垫下方 ,找寻一个船锚型的贴纸。

有 !

她不知道 ,是“找到”这个贴纸较让她惊讶 ,或者是“不意外”自己会找到。

她见过这台脚踏车。在哪里呢 ? 是什么情况下呢 ? 她怔怔出神。

“仙恩。”转角处响起丈夫的呼唤。

她回过神来 ,继续往下走。

一个迸裂漏底的小水桶 ,在转角处等着她。

仙恩瞪着这个玩具型的小塑料桶 ,黄色的 ,里头还有一根同色系的小塑料铲。

我今天带水桶和铲子来哦 ! 阿牛哥哥 ,我帮你挖土。

恍如脑中的薄纱刹那间被人撩开 ,下一秒钟 ,一个纯稚的小女孩声音 ,清脆响起。

她倾身 ,拾起小塑料铲。

你那个桶子太小了 ,根本装不了多少泥土。

她转首 ,看着身后的脚踏车。

阿牛哥哥 ,你的车车怎么不见了 ?

坏了 ,修不好了。

这些——这些是她的童年啊 !

仙恩细细审视这些旧物 ,看起来虽然陈旧 ,却被擦拭得异常干净。寻常人早该扔进垃圾堆里的杂物 ,他上哪儿去找回来的呢 ?

她机械似的转过弯拗 ,那一区是三个家庭的“共享院子” ,有一片粗犷的泥土地 ,让几个小朋友随意去种他们喜欢的植物。

在歪七扭八的花草矮树之间 ,有一畦新翻的泥土 ,地方不大 ,仅供两人转身——而且 ,不是两个大人 ,是两个小孩。

或者 ,她该说 ,一大一小 ?

新土的中央 ,一株大轮种玫瑰花 ,亭亭玉立 ,向她灿烂着花颜。

我们把玫瑰种在这里吧 ! 你上次说 ,你叫什么名字。

我妈妈都叫我“仙仙”。

嗯 ,仙仙 ,我记住了。

前方那个男人俊朗地站着 ,撑开了天与地 ,含笑的双眼形成日月星辰。她的眼神仿佛穿透了他 ,落在一个大男孩身上。

男孩蓄着及肩的长发 ,一忽儿是金色的 ,一忽儿是红色的 ,努力想在朴拙的脸上写满不逊的线条。

我的外号叫“牛仔”。闽南语的“牛仔”就是“阿牛”的意思。

啊 ,她的阿牛哥哥 !原来“他” ,是他——她竟忘了他 ,而他 ,一直记着。

她怔忡而立。丈夫走上前环住她 ,她的鼻尖前立时钻满了他熟悉好闻的味道。

钟衡抬手抚过她脸颊 ,她才知道自己落泪了。

“我——”第一次的出声不成功 ,她又试了一次。
“我不知道‘仙仙’还活着。”

“她一直活着 ,活得很好 ,很快乐。”他温柔地盯着爱妻。

“你回去过 ?”她眨出一个泪汪汪的笑。

他从上衣口袋掏出一张黄而陈旧的小纸条。

她不需要看 ,她知道上面写了什么。

她只是不知道 ,当年这封拙稚的信 ,终究送达了收件人手中。

岁月是最好的邮差。

“我出狱的第一件事 ,就是回旧家去 ,但是你们已搬家了。听社区管理员说 ,张伯伯调职到北部去。”他低沉

的声音 ,有如岁月里的一首诗。

“什么张伯伯 ,要叫‘爸爸’。”她眼瞳微湿 ,嘴边是一抹深情的笑。

钟衡轻吻她一下 ,心满意足。

“我立刻到秘密花园去 ,因为我就是知道 ,你一定会留下讯息给我。”他的眼神显得悠远。“当时 ,‘仙仙’的状况很不好 ,水分过多 ,根部几乎腐烂。但是它仍然顽强地撑着 ,固执地扎进土壤里 ,搜寻每一丝可以活下去的机会。一股无论如何都要救它的念头 ,让我把它带回去。”

“你和仙仙 ,都在那里重生了——”她轻抚丈夫的脸。

“我在中部消沉过一阵子 ,求职处处碰壁 ,学业又高不成低不就 ,有几度 ,我险些要放弃一切。”他吻了吻她的眼睫。“可是 ,每当我心情不好 ,去院子里探望仙仙时 ,我都会看到它正努力为了自己的生命 ,苦苦挣扎。即使许多园艺店老板都摇头叹气 ,断定它救不活了 ,可它从不放弃每一丝生机。是它给了我勇气 ,以及去钻研植物生命的契机。”

“你是说 ,‘仙仙’才是 A——alance 真正的鼻祖 ?”她破涕为笑。

“没错。”他低头，深深望进妻子的眼底。“还有那个留话给我的小女生。我常想着，那个小女孩承诺，将来长大了会跑回来看我，也会来看‘仙仙’。如果我就这样撒手放弃，她以后找不到我们，不知会有多伤心。”

她紧紧埋回他怀里。

“讨厌，我是来叫你去吃饭的，你却害我一直掉眼泪——”

他的脸也埋进她的发内，深深吸嗅她令人安心的香气。

“仙恩，我一直忘了告诉你一句话。”

她用力眨着眼睛，想把所有的泪水眨回去。

“什么话？”

他挑了挑眉，露齿一笑，眉眼间跃上极不搭轧、却又无比熟悉的耍帅表情——这个表情不属于他，是少年时期的牛仔。

“嗨，仙仙，我回来了。”



“小阿姨为什么又哭又笑的？他们在干什么？”

“我怎么晓得？我又没有千里耳，可以隔着玻璃听见。”

“他们不是你爸爸妈妈吗？你应该猜得到啊。”

“奇怪了，他们也是你的小阿姨和叔叔，怎么你就猜不到？”

“唔——”

“走吧，我们先回家去，免得待会儿被活逮。”

“苹苹，等一下，我刚才追老鼠的时候，捡到一样东西。”

“是‘松鼠’！”顿了一顿。“这是蝴蝶兰呢！你去哪里捡到的？”

“我追到大路上，在路边捡到的。我要把它种起来。”

“兰花很难养的，你可不要把它给养死了。”

“那——那给你，你帮我种！”

“喔！每次捡到什么东西都要扔给我——”

远天的晚霞浓成一道影，树梢的微风淡成一首歌，男孩和女孩手挽着手，归家的路漫漫往前延伸，终点，通向一个缘。